

☆正式授權台灣中文版☆



BLACK ONIX

隱形戰士 黑水晶

STEALTH KILLER
FIGHTER

石川考

[Illustration]

長澤克泰

◆譯者／許嘉祥◆書號／00185741◆售價／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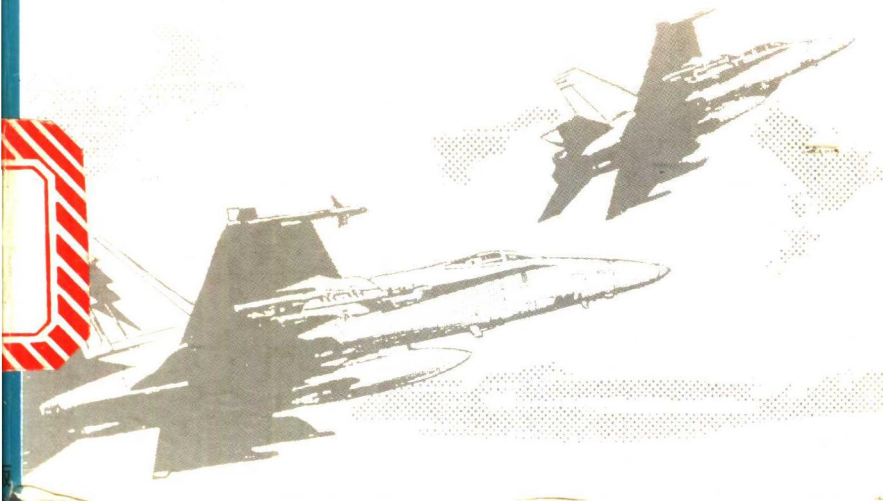
ISBN 957-712-768-1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STEALTH KILLER FIGHTER

BLACK ONIX



☆正式授權台灣中文版☆



BLACK ONIX

隱形戰士 黑水晶

STEALTH KILLER
FIGHTER

[Novel]

石川考一

[Illustration]

長澤克泰

隱形戰士

黑水晶

著 者／石川考一

作 畫／長沢克泰

譯 者／許嘉祥

負 責 人／黃鎮隆

發 行 人／陳希芳

出 版 者／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新店市復興路45號6樓
T E L : (0 2) 2 1 8 1 5 8 2
F A X : (0 2) 2 1 8 2 0 4 6
劃撥：0562266-3號

文字編輯／謝怡苓

美術編輯／陳湘琴

版 權 室／許麗容

總 經 銷／農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T E L : (0 2) 9 1 7 8 0 2 2
F A X : (0 2) 9 1 5 7 2 1 2

法律顧問／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5號9樓

印 務／尖端印務組

印 刷／長倫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
2段327巷11弄4號1F

出 版／1995年3月初版
新聞局登記版台業字第2680號

BLACK ONIX by Koichi Ishikawa,
illustrated by Katsuhiro Nagasawa
Text © 1994 by Koichi Ishikawa,
Illustrations © 1994 by Katsuhiro Nagasaw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4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Taiwan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劃撥未滿200元者請加附34元郵資

先自我介紹，敝姓石川。一開始，我想對

購買這本書的讀者說聲「謝謝」！

讀過這本書，卻沒有買的人，求求您去買

一本吧！（當然，還是得感謝您用心看過了。）

話說從頭，這本小說，原本是二年前在

「JUMP NOVEL」上連載的作品。這

兩年來，敝人仍然繼續在用功，這本單行本，

或許算得上是用功的成果吧？有些讀者說：

「以前連載時我就看過了。」那麼，就請您對

照著這本重新淬練過的「黑水晶」再看一次吧

。有沒有寫得比較棒呢？（嘎？沒有？這……這

太傷……）。希望各位菩薩、大德能像以前一

樣，繼續心胸寬大的愛護敝人。

當然，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就是希望讀者

您在看完這本書後，把您的希望（希望看到哪

POSTSCRIPT

方面的小說：）、感想、批評等寄給敝人。這些都會變成我下一本小說的原動力。

其實，我本身並沒有想到，這個作品竟然會入選小說獎。真是讓我感動得痛哭流涕呢。

真的是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回想起來，我這一生（其實也只有二十三年）受過太多人物質上、精神上的各種幫助。

我也想藉著這片空間，「謝謝各位曾經不厭其煩的支持我、養育我……謝謝。」

最後，希望各位讀者往後能繼續支持我。

這是一個供需的社會，有了各位的迴響，我以後才能常常和各位見面：下次再見囉！（糟糕！超過規定字數了。）

一九九四年二月

石川考一



中 售 發 評 好 大

完殺者真魅

爲了追殺異形物而從地獄前來的少女！

鳴海丈◎鶴田洋久



聖戰 I、II

在沙漠的風暴中，爭奪耶路撒冷的聖戰就此開始！

定金伸治◎山根和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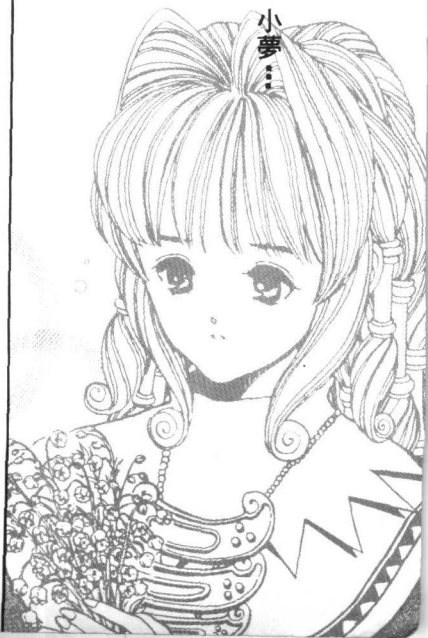


中大發評好大

讀

電影少女

極樂錄影帶店的電影少女，小愛、小優、小夢……
桂正和◎富田祐弘



隱形戰士 黑水晶

一場男人的戰爭，正在廣大的空中搏命上演！

石川考一◎長澤克泰



V
BOOKS

漫畫＋小說 就是
勝利文庫

暗黑的破壞神 I、II

暗黑破壞神與四天王一步步朝命運的大決戰前進！

岸間信明 ○ 萩原一至



城市獵人

在喧鬧的大都會中，獠與阿香又回來了！

北條司 ○ 外池省二





漫畫＋小說 就是
勝利文庫

黃龍之耳

擁有傳說中的「黃龍之力」，也就擁有「金運」與「女運」……

大澤在昌◎原哲夫



古靈精怪

在那個夏日之後……小光、阿圓、恭界……「成人版」的續篇！

まつもと泉◎寺田憲史
(即將出版)



**BLACK
ONLY**

隱形戰士黑水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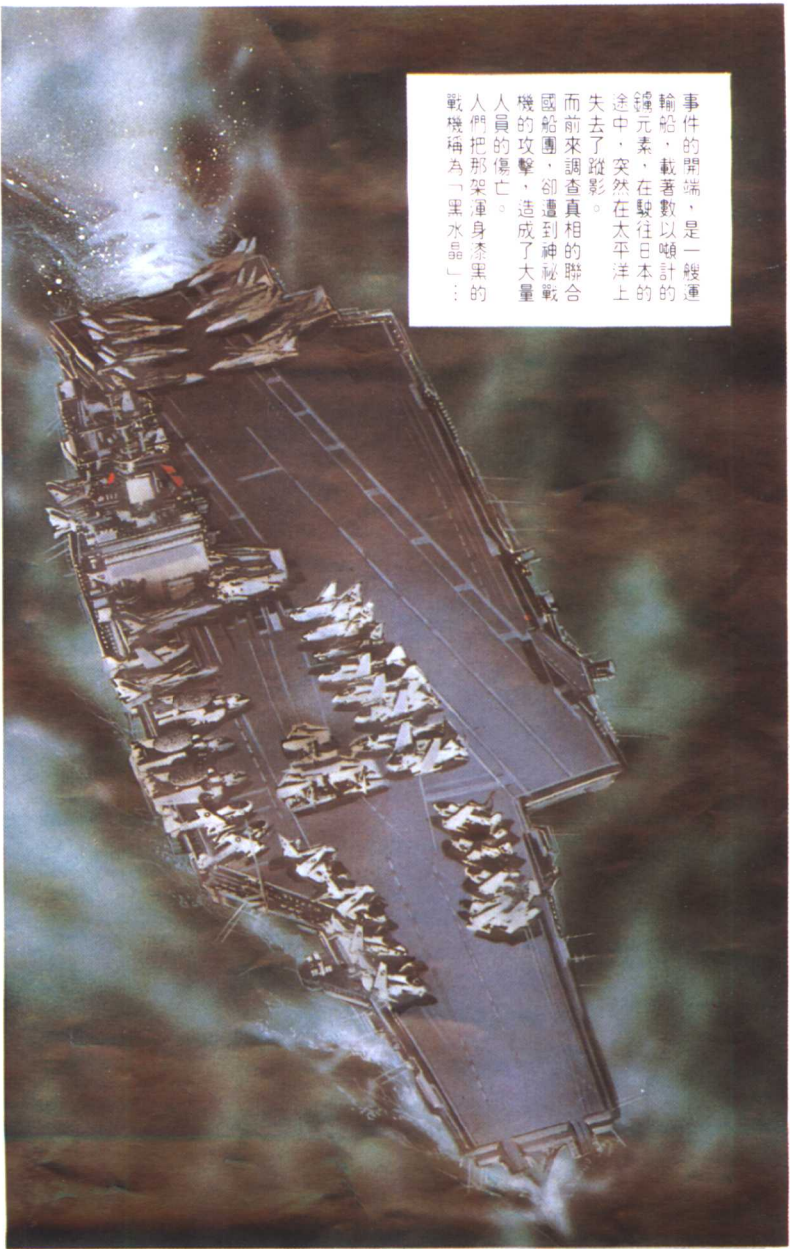



劇情漫畫特別篇

事件的開端，是一艘運輸船，載著數以噸計的鐘元素，在駛往日本的途中，突然在太平洋上失去了蹤影。

而前來調查真相的聯合國船團，卻遭到神祕戰機的攻擊，造成了大量人員的傷亡。

人們把那架渾身漆黑的戰機稱為「黑水晶」；






各務上尉，

你親眼見過
「黑水晶」
嗎？

不，

不知該不該
慶幸，我沒
有親眼見過。



我來這裡就是為了
擊落那傢伙，揭穿
它的真面目。

死在它手中的，第
一波調查船團的犧
牲者之中，我哥哥
也在裡面……




各務上尉，

你親眼見過
「黑水晶」
嗎？

不，

不知該不該
慶幸，我沒
有親眼見過



我來這裡就是為了
擊落那傢伙，揭穿
它的真面目。

死在它手中的，第
一波調查船團的犧
牲者之中，我哥哥
也在裡面……

事實上，這次
偵查飛行的公
式化色彩很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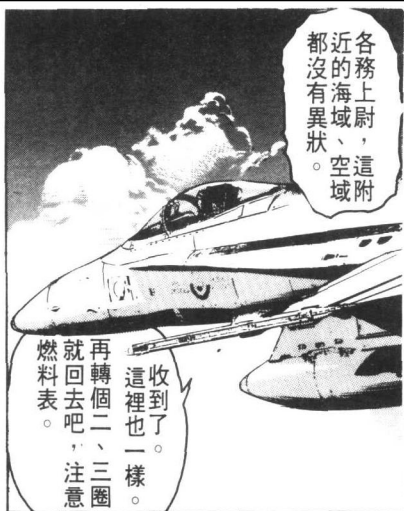
與其說是在搜索運
輸船團，
倒不如說是在追捕
「黑水晶」……

：現在，
目標區的R A點
就在眼前了。

LA 1077 / 05



知道了。看來對方今天沒出門的樣子。



各務上尉，這附近的海域、空域都沒有異狀。

收到了。這裡也一樣。再轉個二、三圈就回去吧，注意燃料表。



喂、喂、拜託，

就算他出現了你也別跟他打。燃料已經不夠了，我們又只有L·C·SCAN，根本沒勝算。

我明白啦。

· L · C · SCAN — 雷射測距式戰果記錄攝影機。



!!



現在正在 R A 點偵查的「翼獅」小隊呼叫「木偶」領隊。

現場海域、空域均無任何異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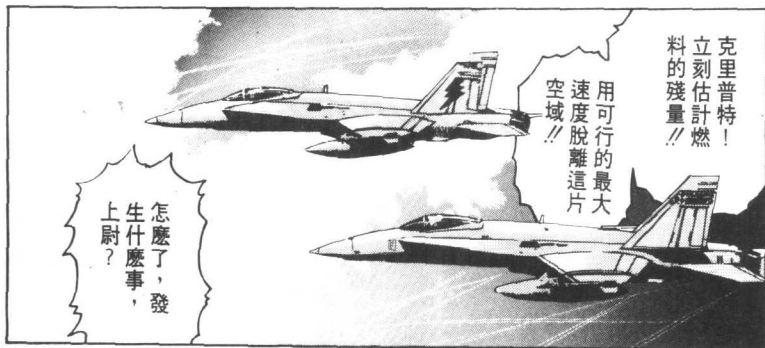
知道……立刻……回……航吧……



超短波怎麼
會沒辦法傳
到中距離？
……奇怪。

怎麼啦，
上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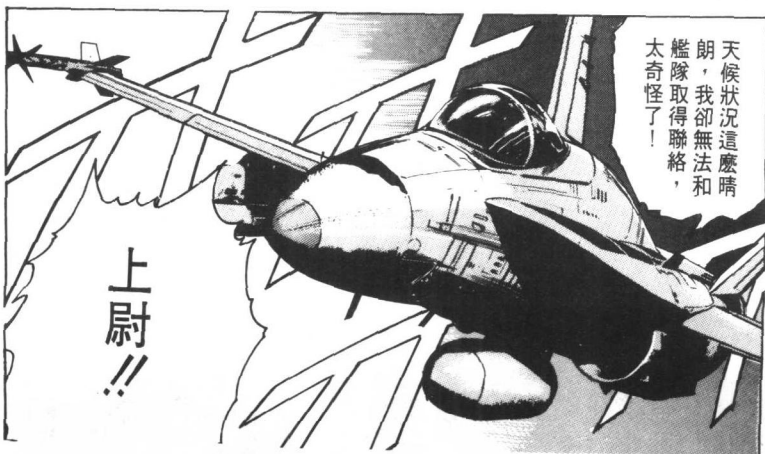
這個雜音的
模式：莫非
：是它！



克里普特！
立刻估計燃
料的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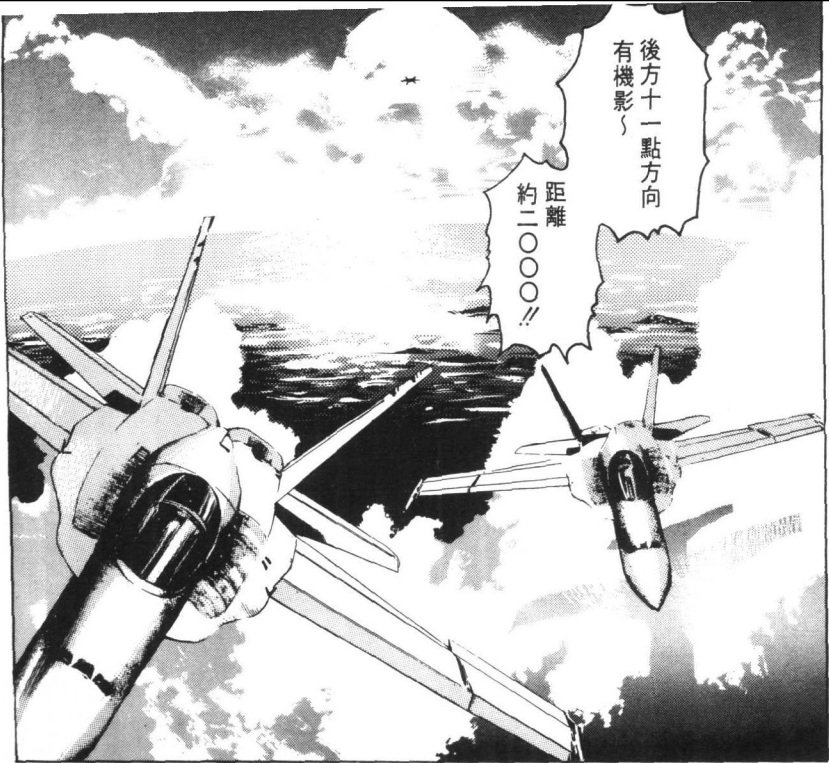
用可行的最大
速度脫離這片
空域！！

怎麼了，發
生什麼事，
上尉？



天候狀況這麼晴
朗，我卻無法和
艦隊取得聯絡，
太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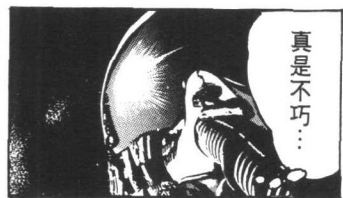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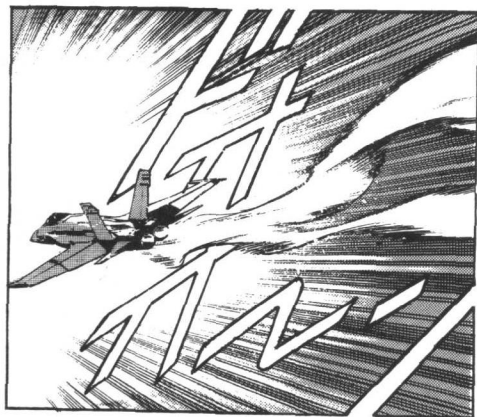
上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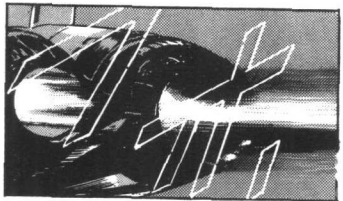
克里普特！現在
逆光無法分辨是
敵是友，繞到對
方的側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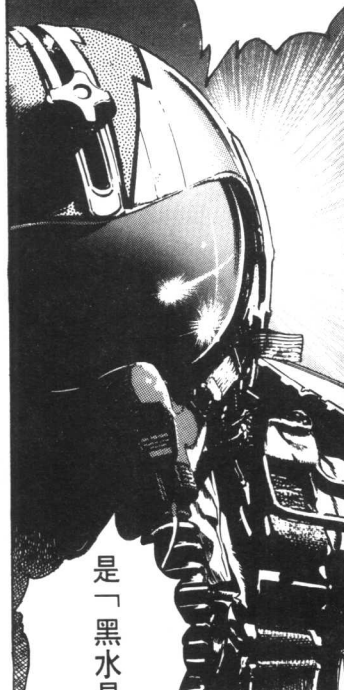
我往左，你朝
右，別忘了燃
料有限。

知道了！




真是不巧……






上尉！沒錯
是那傢伙
！



克里普特！
用最高速脫
離戰場！！

是「黑水晶」！！



克里普特
！快回答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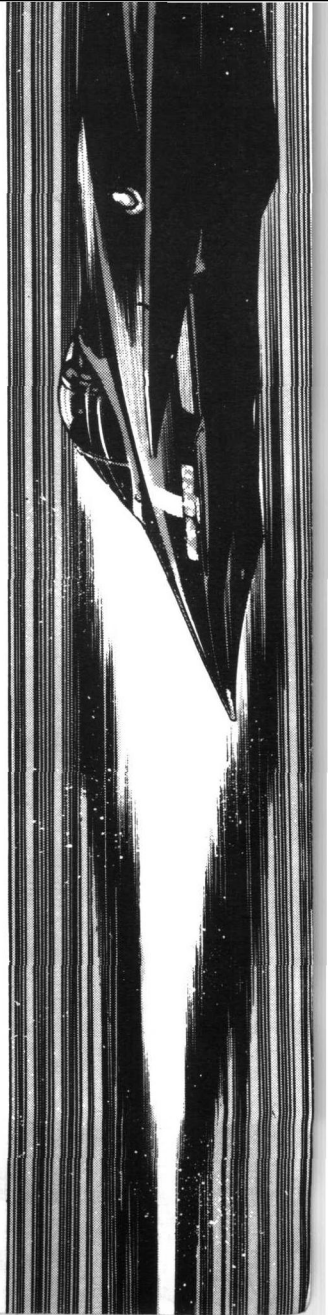
克里普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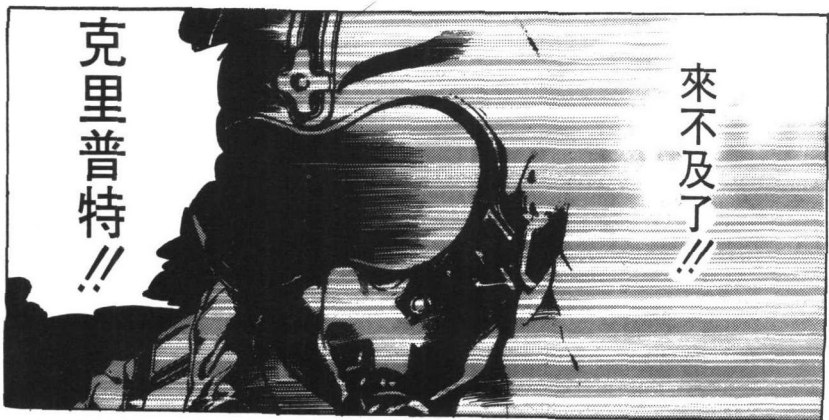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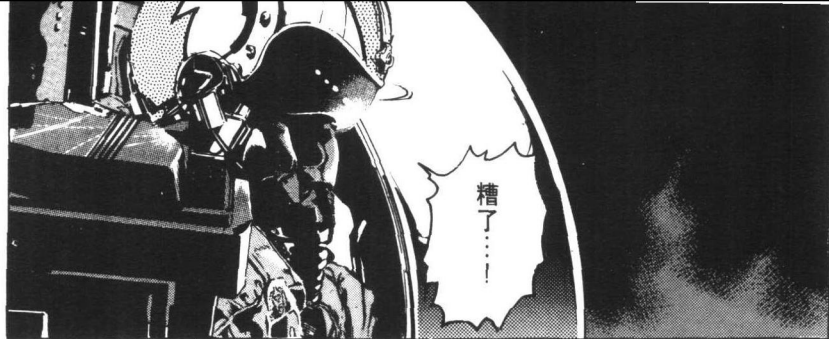
不可思議……



「黑水晶」竟然以超乎常理的高速，朝海面俯衝

，然後在幾乎要擦著海面時抬起機首，用驚人的仰角急速爬昇。





克里普特的命運如何？快進入小說吧！！

C O N T E N T S


劇情漫畫特別篇	1
黑水晶 (BLACK ONIX)	19
後記	230

PROFILE



各務 徹


經過無數次實戰考驗的傭兵，
亦精通情報工作，
是身經百戰的飛行員。



新興企業「海洋頂尖」的軍事產業特別顧問。

曾服役於軍旅。

奧夫·佛烈斯特·菲利普



「海洋頂尖」企業的職員，與奧夫一同登上
航空母艦。

哈倫·德勞



庫立克·G·史萊得

航空母艦「獨立」號上的艦內警備隊指揮官，慎謀能斷。



克里普特·羅倫

飛行員新手。初次作戰即與「黑水晶」遭遇。



克藍·舒密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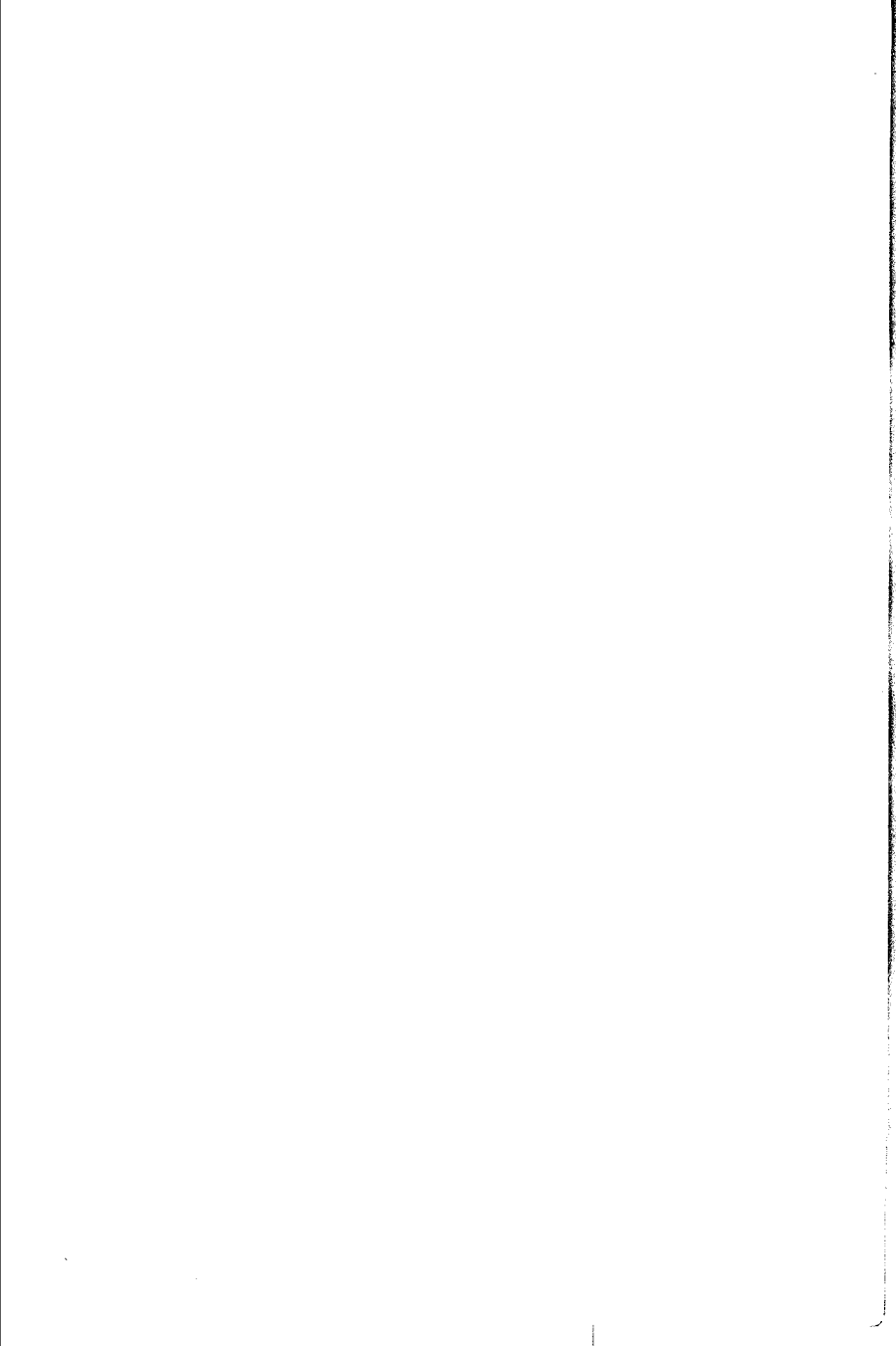
前SAS隊員。身材高大，是各務長年的伙伴。專精陸戰及裝備整備。

馬克·羅倫

護衛艦「史卡茲II」號的艦長，
克里普特的哥哥。

沙吾士

護衛艦「史卡茲II」號的副艦長，
馬克的得力助手。



266045

隱形戰士

黑水晶

BLACK ONIX

PRE SECTION

(摘自克藍·舒密特回憶錄的「訪談」一節)

這一切，是什麼時候註定的呢？我實在不知道。

假如你翻閱過奧夫的審判記錄，你就會明白，當時我們欠了一屁股的債（笑）。

他總是獨來獨往，所以不很在乎。可是那時我還要養我的第一個兒子。

或許是窮瘋了吧，我才背著搭檔，硬接下了這次任務。想起來，這還真是太對不起他了。

也就因此，我們走進了『黑水晶事件』的世界裡。

事實上，我一直沒有親眼看到過那傢伙。因為我不會開飛機。

所以我始終不清楚搭檔和「黑水晶」之間做了一場什麼樣的戰鬥，也不明白他對這次事件有什麼看法。而搭檔他也不喜歡多談這件事。

我對當時發生了什麼很感興趣，可是，如今再也沒有人知道那段故事。

了。
因為各務徹已經在二十三年前死了。而那次事件，也已過去三十年

我唯一有印象的，是各務徹每次完成任務，眼神中都會流露出悲哀

他也是少見的，竟願意憑悼死在他手中的人。

有人說這叫做偽善。不過，我想沒上過戰場的人，是不瞭解他的感覺的。

無情的殺人，然後內心百感交集。因為不殺了敵人，被殺的就會變成自己……。

夠啦，不提這個了。我的孫子出世了呢。

我打算給他取名叫「徹」。

這個名子或許對歐美人來說有點難以適應，不過我覺得是個很光榮的名字；我的兒子和兒媳也是這麼想。

唔，我想起來了。當時一起工作的史萊得老爺爺，現在還活得很硬朗呢。

你還想知道更多的話，去問問他說不定更有收穫哦。

不論如何希望我能幫忙介紹是嗎？……

I 他名叫黑水晶：

白色的波光與蒼茫的大海十分相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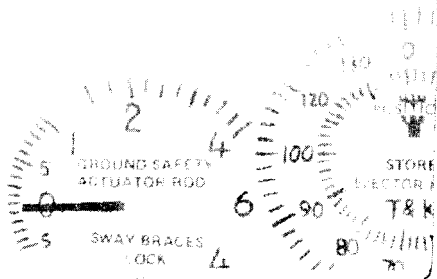
太平洋——這裡是赤道稍稍偏北的地方，今天的太平洋中央一片風平浪靜。

眼前，只有高空的陽光，落在純粹湛藍的海面上。唯一有變化的是些許的波浪，像是在海上撒滿了破碎的鏡面，散發著耀眼的閃光。

這幅光景億萬年來都沒有改變。它宏偉的深藍，彷彿在訴說海的永恆；而它的沈默，又像是在旁觀人類和這個星球的歷史。只有偶爾，它會出現在人類愚蠢的歷史記憶之中。

水平線的那端，有幾個零星的小黑點，在一望無際的波浪中飄盪。

黑點？對，相對於這片廣大無邊的海，那的確只能算是黑點。



大概有二十來個吧，聚成了一個小小的集團，看上去像是在湖面上飄浮的一群螞蟻。可是如果靠近去看，每一個黑點又是那麼巨大。船團的地位就是這麼奇妙。

有些船，一眼就看得出是民間的船。不過船團中也有深海潛艇的母船、伸出長棘刺的氣象觀測船、以及圍繞在周圍的軍艦。每艘船上，各自揭揚著不同的國旗，這也是這個船團讓人感到奇特的原因之一。

不過，再靠近點看，這個船團還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地方。因為每一面不同的國旗下，都掛著一面藍色的旗幟。

那面旗幟藍的像今天天空的顏色，上面繪著被橄欖葉所圍繞的地球。這個船團的所有船隻都掛著這樣的一面旗幟。

——那是「聯合國」的旗幟。

換言之，這個船團是由聯合國所徵召的多國籍船團。

這是聯合國所派遣的「多國籍調查船團」。他們正在搜尋著某艘船，以及那艘船裝載的東西。

「今天還是一如往常，那麼的風平浪靜。」

馬克·羅倫艦長這麼說道。他那張微微晒黑而精悍的臉，露出了一抹微笑。穿著淺藍色半袖襯衫和長褲的他，左胸別著「U·N」的聯合國徽章，右胸則縫著表示隸屬於美國海軍的「U·S NAVY」字樣。這麼年輕便能擔任艦長的人實在少見。

「的確，都過了五天了。要是往後天氣都能這麼好，那就幫了大忙啦。」

另外一位身材高大，外形和馬克差不多的軍官一面這麼說，一面眯起眼睛眺望窗外。一般船團的船正由前方橫過，桅桿上的船旗也緩緩的隨風飄揚。雖然，他們現在站的地方，是被厚重的裝甲和防彈玻璃所圍繞的主艦橋，絲毫感覺不到外頭撲面揚旗的風，可是內心裡卻還是能感受到那份悠閒。

這裡，就是聯合國多國籍調查船團中的一艘——提康得羅加級神盾型護衛艦「史卡茲II」號的主艦橋。

不斷有人在主艦橋內外進進出出。由於現在是備戰狀態，因此艦橋內顯得相當嘈雜。不管軍艦是大是小，基本上這種光景是永遠不會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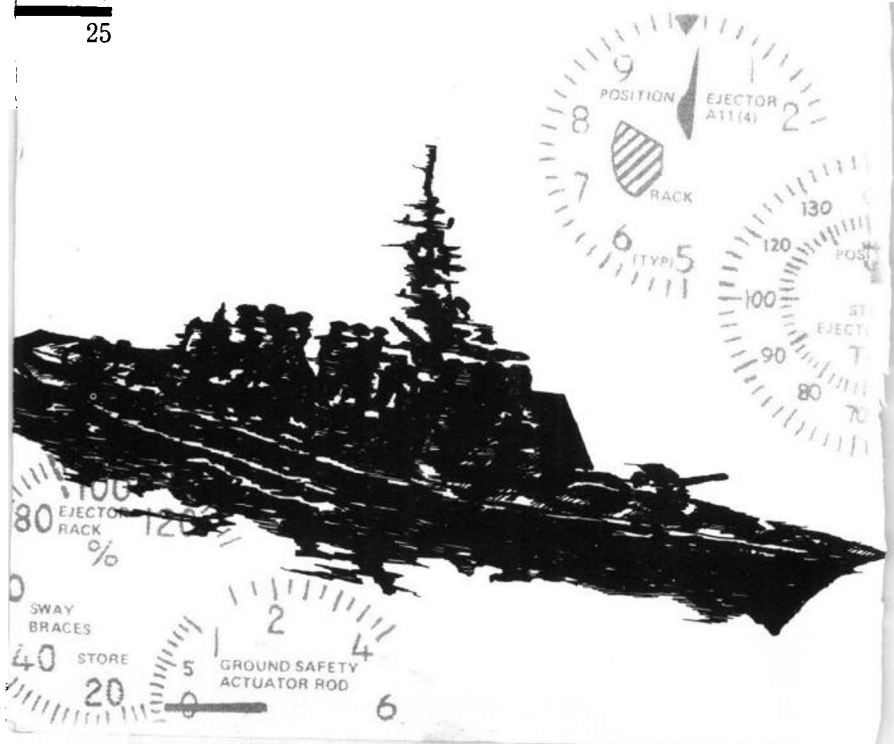
當然，這艘船的任務，和其他五艘軍艦一樣，都是負責保護調查船團的安全。

艦長馬克把自己的身子沈進了艦長椅內，順便把頭上的帽子給推正了。只有領口一小片代表少校階級的徽章，在反射到陽光的時候閃了一下。

他所坐的艦長椅，位在艦橋中最好的位置，外頭的風景一覽無遺。他把全部的體重壓在椅背上，用澄藍的眼珠望著窗外。

在他的視野裡，掛著各種不同國旗、有著不同任務的船逐一通過。這艘「史卡茲II號」是美國藉的，但周圍有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各國的船互相交雜著。

「這種光景，在幾年前根本無法想像



呢……」

馬克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

「什麼？您說什麼，艦長？」

剛才那位身材高大的白人軍官詢問道。

「沒什麼：只是這幅光景，看來像是在做夢似的。沙吾士。」

「您怎麼又說這種話了，這是第幾遍了？不止一回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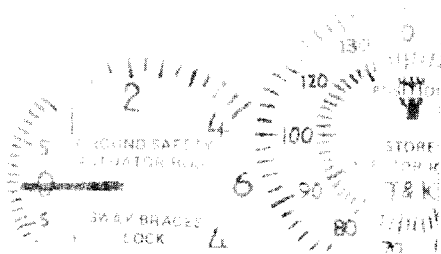
沙吾士臉上出現一絲苦笑這麼說道。他是這艘船的副艦長，和馬克算是老交情了。

「不管說幾遍，不可思議就是不可思議。你想想，就算俄羅斯是在推動民主化好了，可是中國船和美國船並行，而且有相同目的，這在七年前我剛擔任艦長時，是根本想像不到的事。」

「的確，我也有同感……。」

沙吾士走近了艦長椅，繼續說道：

「可是事實就是事實，就算彼此之間再怎麼不信任，如今也只有攜手合作這條



路了。要不是因為這次事件，要談合作還遙遙無期呢。」

「你真是個現實主義者呀。」

「因為我不像艦長這麼忙。我有充份的時間可以看看周圍，思考問題。而艦長光是要考慮這艘船的事就夠忙的了。也多虧了艦長，我才能這麼悠閒。」

「你能接受這種情勢嗎？」

「您指的是這種虛情假意的合作？」

「我是不太考慮這些世界局勢的。那些是政治家的工作，我們付的稅也就是為了這個。再說，我也沒興趣當個政治家。」

「您這麼說倒也沒錯……。」

沙吾士將雙手抱在胸前，突然皺起眉頭，視線也滑落到了地面。

「怎麼了？」

「不，只不過有點擔心……。」

「？」

這回換成馬克皺眉頭了。



「艦長您……您認為那些鏽元素究竟到哪裡去了？」

「喂、喂、怎麼突然……」

「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沈沒了嗎？還是被別人劫船給搶走了呢？」

沙吾士並沒有注視著馬克，而是盯著艦橋的地板。他彷彿是一直注視到了海溝的深處，一片茫然的神色。

那個事件正是在這片海域上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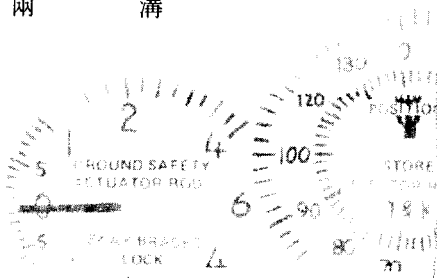
計畫經由海路運往日本的數以噸計的鏽元素，以及運輸船，還有負責護衛的兩艘軍艦，就在這裡突然消失了。

還有比這更神祕的事嗎？

船團就在這片太平洋上消失了。海洋雖然廣闊，但護衛艦畢竟是全長超過一七〇公尺的大傢伙，運輸船全長更是超過二〇〇公尺，但它們就這樣毫無預警的消失了。

根據當時的記載，這片海域一片天清氣爽、風平浪靜就跟今天一模一樣。

並沒有任何沈沒的跡象，但也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為了那批鏽元素而前來劫船



，因為船團並沒有發出任何SOS的電訊。

這次神祕事件引發了全世界的騷動，有不少恐怖組織後紛紛宣稱這是他們的傑作，可是沒有一個是可信的。各國也因此疑心生暗鬼，大家都戴起了有色的眼鏡，懷疑著可能的假想敵。而有可能利用這筆資源來大賺其錢的國家，更是不下十幾二十個之多。

更有甚者，甚至有人認為這次事件是由日本親手自導自演的，為的是要掩飾日本所犯的更大的過失。

各國的複雜迷惑，就這樣帶進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但整個事件仍舊沒有即將解決的跡象，大家再怎麼爭論，也只是浪費時間而已。相對之下，恐怖份子所為的推論反而變的比較可信了……因此，在聯合國的協調之下，各國答應組成搜索船團，前往現場調查鏽元素失蹤的真相。

事情發展到此，凡是不肯支持這次搜索行動的國家，都有可能變成嫌疑最大的犯人。

於是各國爭相出錢出力，提供器材和物資。大家背地裡都認為，出這麼一大筆

100
ELECTION
MARK
120
%

WAY
MARKS
STORE

錢去解決原本該由日本自己解決的問題非常不划算，不過，這也更堅定了各國的決心：以後一定要向日本討回這筆債。

「真的沈沒了嗎？」「不，可能早已運上陸地了。」——就在謠言滿天飛的狀況下，掛著聯合國旗幟的船團出發了。

「其實被誰劫走，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馬克笑著說道。

「這個：說得也是。」

沙吾士也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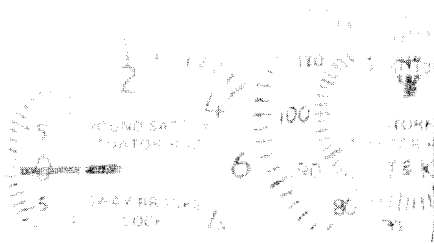
「畢竟我們只是幫助調查的工具，我們的工作只有一個，就是在劃定的區域內，儘可能仔細的搜索，這樣才好堵住別人的嘴巴。」

「要是還堵不住呢？」

沙吾士想在雞蛋裡挑骨頭。

「要是還堵不住，就只好一直查到有結果為止。」

馬克聳了聳肩。



「那咱們不就永遠也回不了家了嗎？」

「沒錯，這次的調查並沒有所謂的期限，要是真查不出來，咱們只好一直待在這兒，等每半個月來一次的補給船了。」

沙吾士微微搖了搖頭，露出了苦笑。

「算啦，我們只要盡了該盡的責任就好了。」

「說得也是，就把這次事件當成是猜謎遊戲來參與吧。」

「就只能這樣啦。」

馬克一面這麼說，一面命令勤務兵替他倒杯咖啡。

「對了，您的弟弟還好嗎？記得他正在海軍官校接受飛行員的訓練……。」

「克里普特嗎？他老早畢業啦。現在大概上航空母艦服役了吧。我想，銜接教育也快結束了吧。」

「最近您一直沒碰見他嗎？」

「嗯。」

一面搭著腔，馬克一面接過了咖啡。褐色的液體在杯中搖盪，激起的蒸氣瀰漫

在空氣中。

「他不是您唯一的親人嗎？」

「可是他還是執意要進海軍官校呀。我還去參加了他的畢業典禮呢。我們的父母死的早，所以我等於是代替雙親在照顧他。」

「代替雙親照顧弟弟？沒想到艦長這麼豪邁的人，也能像父母一樣細心。」

「你別挖苦我了，克里普特這小子甚至比我還像是哥哥呢。」

「是呀，洗衣，燒飯、打掃全都是弟弟在做……」

「……這倒也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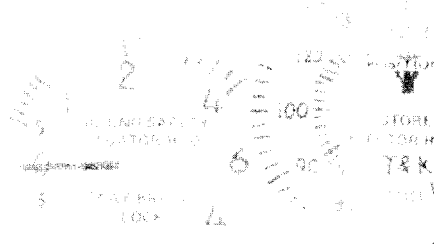
「我清楚得很呢。自從您弟弟進官校之後，您的房間就沒有一天是整潔的。」

「這……除了家事以外，我都像雙親一樣的照顧他。」

馬克將雙臂抱在胸前不干示弱的說道。事實上，他和弟弟是誰在照顧誰，他自己最清楚不過了。

兩個人就這樣笑成了一堆，談笑過後，他們抬起了頭。

「艦長……？」



一瞬之間，沙吾士的表情蒙上了陰影。他眯起了眼睛，皺著眉頭，視線跨過了馬可的鬢角，直直盯著遠方。

「怎麼了？」

馬克低語道，朝沙吾士注視的方向看去。銳利的眼光出現了些微變化，這是身經百戰的戰士才有的眼神。

前方，是廣闊無邊的空間。波浪還是像方才一樣平靜，只有空中二、三片雲悠閒的飄過太陽的面前，美得彷彿是雜誌上的風景照片。到底有哪裡不一樣？他們二人也答不上來，但是馬克和沙吾士有那種職業軍人的敏銳，就像是貓豎起了背脊上的毛一樣，心中感到有些異樣。

剛跨過天頂的太陽分外耀眼，馬克把插在口袋中的太陽眼鏡取出來，無意識的戴上，更仔細的凝視著。沙吾士則是動也不動的盯著前方的風景。

「操作員，雷達有反應嗎？」

馬克不移動視線，只用響亮威嚴的聲音質問雷達操作員。

「沒有異狀，什麼都沒有……。」

艦橋裡的每一個人，都發覺艦長和副艦長的異樣，沒有人敢說話。

「奇怪？我太緊張了嗎？」

馬克自言自語道。

（沙吾士為了重新確認雷達螢幕有無發現，離開了艦長椅旁。）
就在這一剎那。

「糟了！」

馬克突然跳了起來大喊道。

艦橋內所有的人都向馬克的方向看。

馬克看見了。那一瞬間，雲間閃過了一個比太陽光還要耀眼的光點。

那枚光點垂直的降到了海面，然後點的面積開始逐漸增大。海軍的士兵們都受過目測判別距離和大小的訓練，馬克更是擁有實際的經驗。他馬上認出那東西不大對，是直徑大約六十公分的東西。

「是：是飛彈！」

艦橋裡不知是誰這麼喊道。

那是一枚貼著海面飛行的反艦飛彈，而且是以突然而猛烈的方式出現的。「史卡茲Ⅱ號」的艦橋彷彿凝固了。

其他的護衛艦不知發現了沒有，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方：快打開方陣快砲！發射干擾箔片！把艦首指向飛彈！右舵！」

馬克突然回過神來這麼叫道。

艦橋內因為他這段話開始忙碌了起來，有人往操作檯飛奔，有人衝出艦橋，前往各自的戰鬥位置。

「史卡茲Ⅱ號」開始向右轉了，跟飛彈比起來，這動作簡直慢得像蝸牛。其他船隻似乎也發現了，紛紛朝右轉舵。只要能將艦首朝向飛彈，瞄準面積就會縮小，也更不容易遭到擊中。

「動作快！迎擊！箔片呢？」

馬克又是一串連珠砲似的命令。

位於「史卡茲Ⅱ號」中央的近距離防禦武器——方陣快砲的砲口，開始轉向追蹤目標。可是，飛彈已經逼近到陰影都能目視的程度了。

NY 100
02 30 120
%

WAY
FRAGES
STORE

（說不定來不及了！）

馬克的臉上汗如雨下。要是這個由雷達和機關鎗砲組成的高科技防禦武器都追不上，那真是萬事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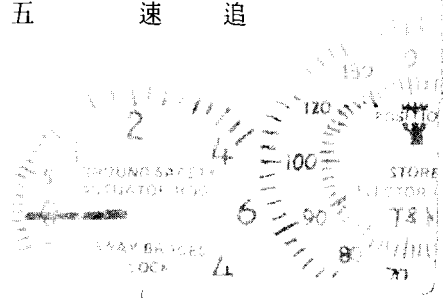
可是方陣快砲並沒有開始噴火，只有砲座不斷的在迴旋著。因為飛彈的接近速度實在太快，方陣快砲根本來不及轉到開火的位置。

「不行！來不及了！」

操作員發出了哀鳴，飛彈也化作了黑色的光影，掠過了「史卡茲II號」艦首五十公尺的地方。而用來干擾飛彈尋標器的箔片則晚了一步才散布開來。這些鋁箔片原本的用意是要讓飛彈的雷達鎖定電波紊亂，但如今卻悲哀的在空中飛舞，除了美觀之外別無功用。

馬克和沙吾士仍舊緊盯著飛彈。它的飛行路線絲毫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筆直的被船團中的氣象觀測船吸了進去。

下一秒鐘，強烈的閃光和爆炸聲傳了開來。當閃光消失時，空中只剩下飛舞的碎片，氣象觀測船已經由正中折斷，船頭和船尾同時翹了起來。



「史卡茲Ⅱ號」的艦橋內，所有人都睜大了眼睛。大家染滿油汗的臉上都只有驚愕的表情。映照在海面上的火光，更是增添了不少悲愴的色彩。

「唔……。」

沙吾士解開了領口的釦子，不由自主的呻吟了起來。

照理說，搜尋遠距離的飛彈和戰機，以便儘早迎擊，正是「史卡茲Ⅱ號」這類神盾型艦的工作。講得更不容氣點，神盾系統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開發出來的。美國花了二十年，才研發出這種新銳系統來護衛航艦，而它的出現也的確大大風光了好一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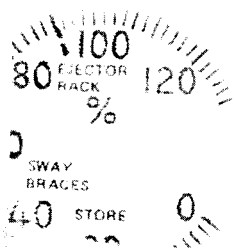
可是今天它並沒派上用場。它的雷達甚至沒有查覺有飛彈接近。

艦橋內的人都停頓了下來。大家呆望著被擊沈的觀測船，嘴裡吐不出半句話來。

「雷達……真的沒發現任何東西嗎？」

好不容易，馬克才擠出一句話。

「是……是，沒有……。」



負責雷達的士官用手背拭去臉上的汗，回答的語氣中掩飾不住焦慮。

「現在呢？」

「現在也是，沒有任何的……」

（難道說有這麼完美的隱形科技？）

刷的一聲，馬克原本濕黏的背又出了一波汗水。

「艦長！」

另一名士官打斷了馬克的思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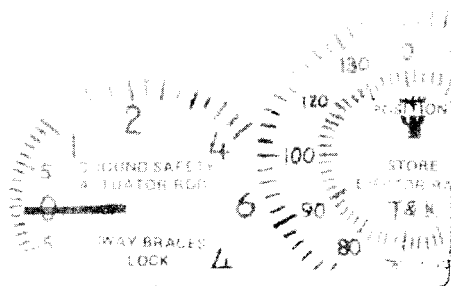
「什麼事？」

「『多倫多號』拍電訊來了。」

馬克望向窗外，這次負責指揮船團的是二〇〇公尺級的遠洋船「多倫多號」，她白色的船身拼命的想往「史卡茲II號」的舷側接近。甚至從外表就能看出裡頭的人慌亂的情形。

「上頭怎麼說？」

「是！她要我們以深海潛艇母船『浮島號』為中心布陣，因為深海潛艇還沒收



回來。」

聽了這話，馬克不禁咋舌。

「艦長！」

「又怎麼啦！」

馬克不耐煩地回了一句，才發現叫的人是沙吾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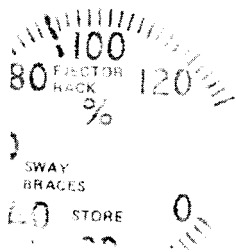
「您看那邊！」

沙吾士圓睜著眼凝視著一點。馬克趕忙轉頭去找，喉嚨裡「唔」的冒出了一聲呻吟。正午的陽光強的連太陽眼鏡都不管用，他只好眯起眼睛，用手遮著眉間，朝遠方望去。

（什麼？）

當他看見「那個東西」時，馬克覺得時間變得好好慢好慢。他的確看見了。那是一個背向太陽，逐漸擴大的黑點。「那個東西」展開一雙大翼，就彷彿是正在捕獵中的猛禽一樣。

如今「史卡茲Ⅱ號」艦橋裡的所有人都看見「那個東西」了。



「那個東西」背對著純白的日輪，像是悠然飛來的黑色怪鳥，這幅光景實在太引人入勝了。

「是飛機。」

最先開口的是沙吾士。

「是飛機！是飛機呀，艦長。」

「是敵機……。就是它擊沈了觀測船……。」

不用思考，馬克明白那是敵機。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那個背向著陽光的傢伙，正散發著沈靜的，無比厚重的毀滅力，他的第六感是錯不了的。

「敵我識別信號呢？」

「沒有。」



「雷達！有反應嗎？」

「沒：完全沒有。」

「沙吾士，距離多遠？」

「對方背向太陽，不太好判斷，大概少於一〇〇〇公尺。可是，距離並沒有縮短，對方好像是停在空中，但是外形又不像直昇機……。」

馬克盯著那架黑色的飛機，心臟愈跳愈快。那個黑影，好像在等我方做出反應似的，一直留在原位動也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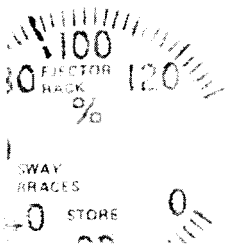
「其他船有反應嗎？」

「包括我們在內的護衛艦正圍住船團待命，船團則在救援『威沙·波爾』觀測船的生還者。」

操作員迅速的回答道。

「還要多久才能回收深海潛艇？」

「現在正在四〇〇〇公尺深度搜索中，上浮要花十五分，完全回收要二十分鐘。」



沙吾士看著錶估計道。

「就算放棄潛艇，乘員回到母艦也得耗掉二十分鐘……。」馬克焦慮的自言自語。

「恐怕是的。」

沙吾士也同意，他們雖然在對話，但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那架神秘的飛機。

現實已經把馬克逼進了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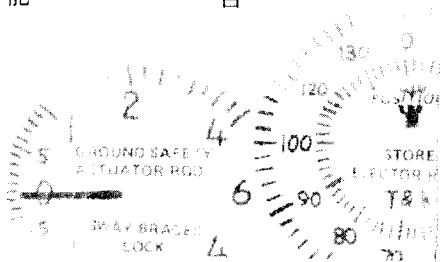
「『多倫多號』沒有指示嗎？指揮權在他們手上呀！不下命令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啊！快催催他們！」

馬克怒聲向通訊士官吼叫，然後把身體前傾壓向控制檯，就在這時，那個黑影突然條地降到了海面的高度。

同時，位在「史卡茲II號」前方的護衛艦，對著那個黑影噴出了斷續的火光。看來他們已經自行決定用火神砲還擊了。

「是『喬辛A號』嗎？」

馬克暗罵了一聲，這就是多國籍船團的弱點，大家缺乏統御的結果，很可能是



招來毀滅。

「來啦！開啟防空迎擊系統！媽的，動作快呀！」

黑色的機影一如馬克的預期，輕巧的左右閃開了火神砲的砲彈，然後劃出了漩渦狀的軌跡，徐徐的與船團縮短了距離。

「雷達！還是沒反應嗎？」

「是！雷達上完全沒有任何影像！」

負責雷達的人悲鳴著。

「這種距離雷達波還是不能反射嗎？」

馬克不禁咬緊了牙關。

「對方擁有隱形的能力！把防空飛彈的誘導方式改為主動影像尋標模式！」
沙吾士飛快的下著命令。

「艦長！『多倫多號』下攻擊命令了。」

（現在太遲啦！）

「用目視瞄準，改用火神砲攻擊！距離太近了，不要發射飛彈！」

這時，黑色的機影已經接近到可以辨認的出是一架雙引擎戰機了，它無光澤的黑色機身直覺的讓人不舒服。這架黑色戰機，擁有令人難以想像的運動性能，在船團周圍的海面上滑移著，並且一再輕巧的躲開護衛艦的火神砲火網。

「媽的！我都聽得見飛行員嘲笑的声音啦！對不對？沙吾士。」
馬克用其他人聽不見的聲音小聲怒罵著。

「真奇怪。」

沙吾士靠近過來與馬克耳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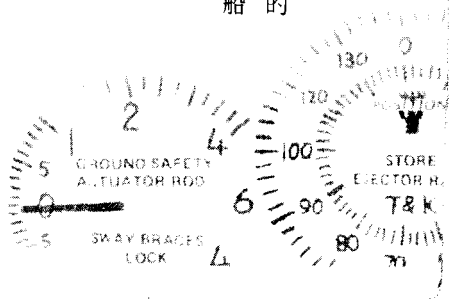
「我沒見過這樣的戰鬥機呀。」

就在沙吾士還在困惑的時候，「史卡茲Ⅱ號」的火神砲也開始吐火了。可是，這一連串的砲彈卻全部落空，落進海裡。

黑色的戰機移到了船團右舷，在身後噴起了一陣水沫之後，優雅的扭身飛走了。

「媽的！竟敢這樣玩弄我們！」

馬克咒罵的聲音更大了。



「艦長，您不覺得奇怪嗎？」

沙吾士又重提舊話。

「我懂！你說這架飛機過去沒有記錄，是不是？我看到啦！」

一面說著，馬克一面用手指向那架轉身開始爬昇的黑色戰機。

「那架飛機的設計，完全沒有現有軍火企業的味道！反而像是像是好萊塢電影或漫畫中的科幻角色！擁有完全隱形的能力，而且身份不明！就這樣突然出現，發射反艦飛彈，轟沈了一艘船！更怪的是，它還敢飛到船團面前不斷的挑撥。」

「艦長！敵機正在急速爬昇！目測高度約三二〇〇！」

馬克的話被打斷了，他和沙吾士趕忙跑到窗邊向上空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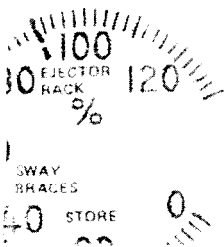
「飛彈！輪到你啦！把那傢伙打下來！」

馬克仰望著空中叫道。

「艦長！」

沙吾士一把抓住了馬克的肩膀，硬把自己擠進了馬可的視線裡。

「艦長……對方只有一架，這點太奇怪、太詭異了。而它的機動性、靈活度完



全超乎常理，這根本就是惡夢！」

沙吾士的這段話鎮住了馬克的心緒，這時「史卡茲Ⅱ號」的飛彈發射架噴火了，其他的戰鬥艦這時也紛紛開始發射飛彈，轟隆隆的聲音打成了一片。

「說不定它還有什麼詭計。」

「我懂你的意思……。」

上空響起了爆炸聲，兩人都把視線轉了過去。可是，發射的那些飛彈，都是因為燃料用盡而自爆的。而飛彈瞄準的目標，如今正在上空，領著五枚飛彈打轉。與其說它是在躲避飛彈，還不如說它是在和飛彈玩遊戲，直到那些飛彈一個個因為燃料用盡而自爆了為止。

「這傢伙……。」

馬克見到這幅光景，不禁對沙吾士投以苦笑。

「準備第二波飛彈！聯絡『多倫多號』！問問還要多久才能回收深海潛艇！」

「好像還需要五分鐘，剛才已經聯絡過了。」

「是嗎……。沙吾士，我們還得被釘在這裡五分鐘。我看那傢伙很可能準備了

核子彈。」

「艦長……。難道它一開始就打算……？」

「答對了。失蹤的是鐘元素呀，而這裡正是事件現場。現在又出現了神秘的黑色戰機，它能同時和五艘軍艦周旋。就算它的底牌是核子彈，那也並不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原本，我們還不明白這其中有什麼關聯，但現在總算能連在一起了。」

「那麼……。」

馬克舉起手制止了沙吾士還沒說出口的話。

「我們的船團，想在這片一望無際的大海中逃走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假如犧牲掉護衛艦，多爭取一些時間，那麼民間船隻說不定還有生還的希望。」

一瞬間，左舷傳來了爆炸聲，「『喬辛A號』中彈！」的喊聲響起。

「知道了。」

明快的，沙吾士回答道。

「不論情況怎麼變，我們總是生死與共的。」

二人的嘴角不約而同的露出了微笑。



「飛彈接近中，目標可能是『喬辛A號』！」
操作員這句話還沒說完，爆炸聲和大震動便傳到了艦橋，這是第二艘犧牲的船了。

「喬：『喬辛A號』被擊沈……。」
操作員顫抖的語音響遍了艦橋。

馬克和沙吾士的表情更凝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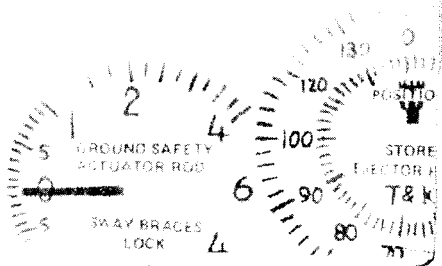
就這麼一架黑色戰機，便和保護調查船團的護衛艦隊挑起了戰爭。

護衛艦隊這時已經從方才的震驚中回過神來，開始重整防禦態勢。可是，面對對方完美的隱形科技，護衛艦等於是瞎子一樣。而隱形科技，正是針對飛彈和雷達等高性能系統的盲點所研發的。

在喪失了雷達功能之後，護衛艦不管再怎麼拼命，也終究免不了毀滅的命運。就像是中古的騎士的鎧甲被人一片一片剝掉了一樣，只能慢慢的走向死亡。

如今，護衛艦隊只好以船身為盾，儘量讓別的船隻活著離開這片海域了。

這幅景象，就像是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一群兔子想要躲過老鷹的利爪一樣，



充滿了悲慘、絕望的氣氛。

「報告艦隊損害和本艦損害！」

馬克顧不得滿臉的汗水，仍舊拼命的在指揮著。

「擊沈二艘，重傷一艘，輕傷九艘。能行動的船都開始脫離戰場了。只有『多倫多號』仍留在現場救援生還者。護衛艦隊僅存三艘，綜合戰力降低為40%。本艦左舷方陣快砲受損嚴重，輪機部分受損，推力喪失12%，雷達仍舊無反應，本艦綜合戰力喪失25%！」

操作員急促的報告道。這期間，黑色戰機不斷的在空中翻飛，只使用火神砲進行攻擊，享受著虐待獵物的樂趣。不斷的爆炸聲使得一艘艘船艦化成了燃燒的島嶼，只能隨波浮沈著。原先平靜的大海，如今已佈滿了船的碎片、燃油、火焰和屍體。

「媽的！沒想到沒有雷達的戰爭這麼難打。假如這次能活著回去，我一定要向五角大廈申訴這一點。」

「說得也是，艦長。咱們還是第一次和隱形得這麼徹底的戰機對抗呢！」

沙吾士回答的語氣仍是那麼沈著。

「史卡茲II號」的艦橋仍舊保持著平靜。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場沒有勝算的仗。在殘存下來的護衛艦中，這艘還算是受損較輕微的。

「對方的飛彈好像已經用完了，現在它只用火神砲在進行攻擊。」

「話是沒錯，可是它的火神砲用不完嗎？那傢伙到底載了多少彈藥？再加上這種破壞力，誰曉得它還會玩什麼花招。」

「敵機開始急速爬昇了！」

操作員的叫聲在耳邊響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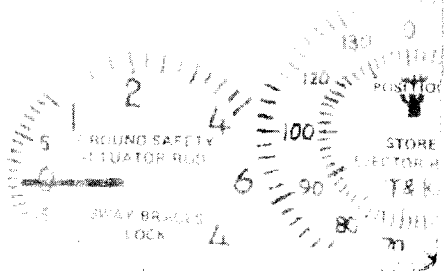
「急速爬昇？是想拉開距離嗎？」

馬克從艦長椅上站了起來。

「不會吧，難道那傢伙還有反艦飛彈？」

沙吾士皺著眉，面色凝重地望著馬克。

艦橋裡一片緊張。其他的兩艘護衛艦，艦橋都已遭到破壞，只能毫無章法的對空亂射。假使對方真打算用飛彈來攻擊，目標只有這艘受損最輕微的船了。



「來了！艦長！」

馬克衝到了右舷的窗口。

緩緩的，以極慢的速度在上空劃著優美的弧線，似乎是在誇耀著自己的勝利。

（一枚對付「威沙·波爾號」，一枚對付「喬辛A號」，對方已經用過二枚反艦飛彈了。普通的戰機能掛一枚就很了不起了，難道它還沒用完？是核彈是嗎？不對，這種距離下自己也逃不掉。）

馬克的腦海中閃過了無數個念頭，他的臉上掛著憔悴和苦澀。

黑色戰機緩緩的完成了迴旋的動作，逐漸將正面對準了「史卡茲II號」。其他艦艇這時火炮齊發，可惜由於距離太遠，只能打中虛無的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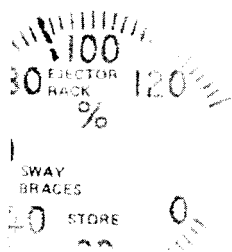
黑色的機影映在馬克的雙眸中，就在這時：

「來啦！」

馬克吼叫的聲音響徹了全艦橋。

「干擾箔片，方陣快砲，準備發射！左舵！對方還掛著飛彈……。」

「什：你說什麼？」



沙吾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答案很快就揭曉了。黑色機體的下方，分離出了小小的東西。

「飛：飛彈接近中！」

操作員悲痛的叫道，掃去了沙吾士的懷疑。

「有幾枚？」

「三枚！」

「這怎麼可能！難道它能掛五枚反艦飛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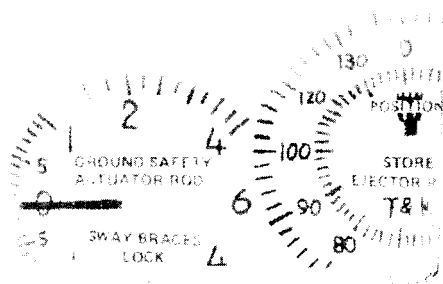
沙吾士啞了一聲。

可是這些情況都影響不了馬克，他盯著那架發射飛彈的黑鳥。他感覺到了，在那對峙的瞬間，超越了距離和物質的阻隔，他感覺到黑色戰機的飛行員的勝利的微笑，以及堅決的意志。

「混帳東西！」

他盡力把這句話的聲音擠到最小。艦橋裡大概沒有人聽見他這句咒罵吧。

飛彈正以高速逼近獵物，「史卡茲II號」的方陣快砲開始動了，火神砲響起了



發砲聲。這次的距離夠遠，飛彈也在預期的軌道上，似乎不像上次那麼突然。

「巡防艦『貝雷』號駛向本艦前方了！」

這時上空響起了一陣爆炸聲。方陣快砲似乎擊落了其中一枚，但另外兩枚穿過了爆風，繼續朝目標衝刺。

「媽的！」

馬克揮拳擊打著窗戶。

方陣快砲仍舊在噴火，發山爆裂聲。可是飛彈的速度總是比方陣快砲瞄準的速度快那麼一點，快砲的砲彈只能打中飛彈飛越的軌跡而已。

「『貝雷號』仍然在前進中！」

馬克立到趕到艦長椅旁，拔起了掛在扶手上的通話器，這是可以直接和他船聯絡的無線電。

「貝雷號！我是『史卡茲II號』的馬克艦長。感謝貴艦的支援，可是別做這樣的傻事！別想替我們擋掉飛彈，快離開這裡。聽懂沒？快離開！」

「飛彈接近中！目測一〇〇〇至一二〇〇！仍在接近中！」



沙吾士叫道。

「聽得見嗎？貝雷號！貝雷號！快回答。」
可是無線電只有一片寂靜，不發出任何聲音。

「貝雷號仍在全速前進！並無迴避行動！」
「方陣快砲的彈药用光啦！停止動作了！」
操作員的叫聲轉變成了哀鳴。

（沒：沒救了——）

馬克的臉脹紅了，他咬緊牙關，表情因苦悶而扭曲。

「準備發射干擾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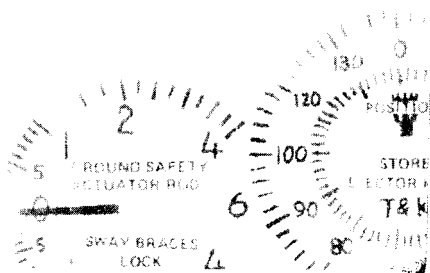
沙吾士以毅然卻又痛苦的口吻命令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了。

「完成發射準備！」

「飛彈來了！」

不知是誰的叫聲傳到了馬克耳中。

剎那間，一陣閃光眩得眼睛睜不開來。這不曉得是今天第幾次響起的爆炸聲了



「貝雷號」的前半段失去了過去的美麗，沈入了水中，船尾高高的翹起。

艦橋內的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氣，可是，他們現在連感謝「貝雷號」的時間也沒有了。

「貝雷號」上的大火和碎片滿天狂舞，可是那枚最後發射的飛彈卻穿過了這層層的阻礙，繼續前進。

「飛彈！距離五〇〇！」

「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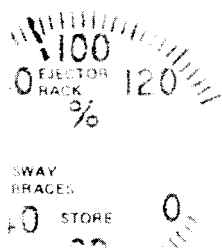
馬克重槌著艦長椅的椅背。

「干擾箔片！發射！」

「干擾箔片！發射！」

隨著明快的複誦，「史卡茲II號」的正面張開了一大片鋁箔所構成的螢幕。可是，飛彈竟然沒有絲毫遭到干擾的跡象。

「是遙控誘導的！」



沙吾士話還沒說完，「史卡茲Ⅱ號」的艦橋就被閃光所吞沒了。

「克……克里普特……克里普特——！」

這是馬克最後一次有意識的呼喊。艦橋裡的人們，在沒有感覺、沒有痛苦的情況下，全化成了碎片。

「史卡茲Ⅱ號」的主艦橋遭到反艦飛彈的直接命中，分崩四散了。

如今，現場已經沒有人能和盤旋在上空的黑色戰機為敵了。

而這架黑色戰機，只是緩緩的翻了個身，像是沒發生任何事似的飛離了現場。

海面已經被鮮血和雄雄烈火染成了紅色。而那些倖存者，只是啞然的望著被火光映紅的雲霞。他們甚至還不明白自己是被誰打敗的。這一切，只能稱做是一場惡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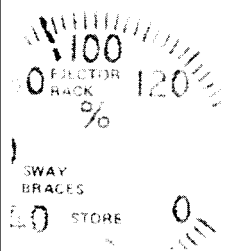
高高在上的太陽，只是沈默的照著這一切，當它是時間洪流中的一個小場面而已。不消幾天，大海又會把這次慘劇的遺跡消滅，彷彿像是斬斷死者們的留戀一般的俐落。

只有那些生存者，為那隻代表了恐怖、憎惡、與無窮威力的黑色怪鳥取了一個

名字—△黑水晶▽△BLACK ONIX▽……。

他名叫黑水晶

57



II 黑水晶的嘲笑聲

1

「克里普特中尉，心情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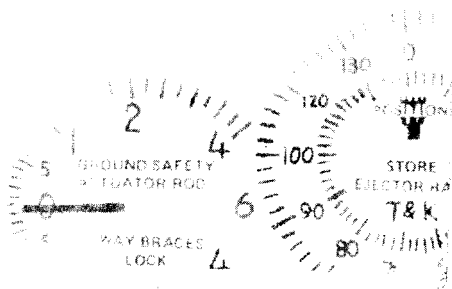
並排飛在一旁的長官的聲音，傳進了克里普特的耳中。

「雖說是偵查行動，但這也是你第一次參加作戰行動吧？」

這些話裡，含著幾分替菜鳥飛行員緩和心情的語調。

「是的！這是我做完銜接訓練之後的第一次任務飛行，說老實話還真有點緊張呢！各務上尉。」

這個眼神中還遮掩不住青澀的菜鳥飛行員，盡力用最開朗的聲音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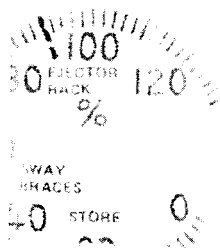


「是嗎……。」

各務徹不經意的眯起了眼睛。他是個道地的日本人，漆黑的眼珠裡藏著野性和知性的光芒，被太陽晒得微黑的皮膚更顯示了他精悍的特質。年紀大約二十五六，但看起來卻更年輕一點。看到他細瘦的手腳，很難讓人聯想到他的職業是傭兵，可是事實上，他的身體正是東方人那種特有的經過嚴格鍛練，卻又不失柔軟靈活的肌肉所構成。若是沒注意到這點就貿然與他為敵，等於是自找死路。而他也並不只是個單純的飛行員，特種任務也是他的工作範圍，反正身為傭兵，任何方面都要精通才行。在這個圈子裡，他也有幾分名氣，只不過若是論及陸戰方面，他自然還是比不上他那個壯漢伙伴克藍·舒密特來得專精。

這次僱用他的，是一個名叫「聯合國」的巨大組織。為了這次的任務，他還不得不取消了幾項小任務。當初各務並不想淌這片渾水，可是他的伙伴認為這是難得一見的神祕任務，硬把他拖了進來。

各務想到舒密特，不禁長嘆了一口氣。他本來用不著在這兒對菜鳥飛行員和顏悅色地眯眼睛的。



「要是你對這種神秘事件有興趣，去看電視新聞就好啦，何必親自去淌渾水呢？」

各務語氣裡多少有點不耐煩，他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傻瓜！這可是空前絕後的好機會呀。只要能擊落那傢伙，聽說就有百萬美金的賞金呢！」

「那你自己一個人去好了，何必還要拖我下水。」

「問題是……阿徹。我已經答應他們要接啦……。」

「什……你這渾蛋！又這樣亂搞？反正這次我絕對不去！絕對不去！你去取消掉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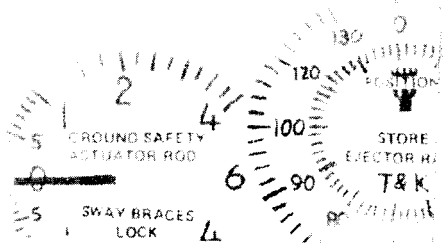
「真的不想去？」

「絕對不去！」

「真沒辦法……只好這樣啦，拿出十萬美金違約金吧。」

「等一等，你剛才說什麼？」

「要付對方十萬美金違約金呀，你沒聽懂？」



這種話他居然還能講得像沒事似的。

「什——麼——？十……十萬美金？」

各務的慘叫聲傳遍了整個夜空。手上的報紙也掉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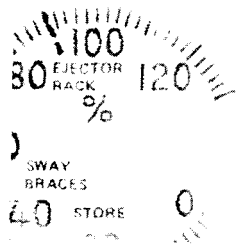
他再一次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結果在他付不出違約金的情況下，他只好到這兒來飛了。現在回想，那筆違約金說不定是舒密特耍的詭計，而他沒去查証清楚，倒大楣也是活該。各務透過座艙玻璃向下望去，只見海面映照出二架機影。

這是二架F/A-18大黃蜂，由美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所研發的艦載戰鬥攻擊機。只要更換不同電子系統，就能勝任對空、對地攻擊以及強行偵查等工作，這也是它最大的賣點。

他們在太平洋的夕陽餘暉中飛行著。

就在半個月前，「黑水晶」就是在這裡製造了第一場慘劇。可是如今，海面卻看不見任何的遺跡。大海還是像往日一樣沈默著，平靜地被陽光染成紅橙色——就像那一天一樣。

（哥哥……。）



在長官正在望海興嘆的這段期間，克里普特·羅倫望著這片吞沒他兄長的海，內心並沒有不可思議的感覺，眼神中也不帶有任何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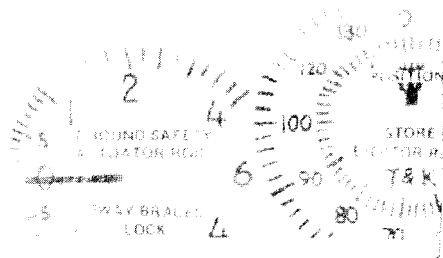
（我還是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對不對，哥哥？我沒有親眼看見你的遺體，甚至連一根你的頭髮也沒有收到。光憑那單薄的一張紙，怎麼叫我相信你已經死了？）他的表情仍舊沒有改變，但握住操縱桿的手卻不由得繃緊了。

「……中……中尉。克里普特中尉。」

克里普特的意識驀地回到了現實。他又聽見了長官的呼叫。雖然克里普特是隸屬於美國海軍的，但他對這位日本人長官——這位傭兵倒還蠻有好感的。

因為聯合國的決議，這支機動艦隊出動了。他們在這片海域上搜索「黑水晶」以及前次失蹤的船團及鏽原素，已經有五天的時間了。一般而言，正規軍是很看不起傭兵的，可是各務徹這個人卻在短短的時間內，在艦隊的飛行員間建立起了聲望。不光是克里普特，其他的飛行員也都認為，這名傭兵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克里普特中尉，你為什麼自願請調來這裡呢？剛從官校畢業就直接投入實戰，這不太平常吧？」



克里普特雙眼直視，考慮了一會見。

這時，兩人所駕駛的大黃蜂並排著機翼，仍舊平穩的飛著。

「上尉……。」

各務的無線電耳機中的克里普特的聲音，帶著些許的雜音。

「上尉，你親眼見過『黑水晶』嗎？」

「你指那架身份不明的黑色傢伙？」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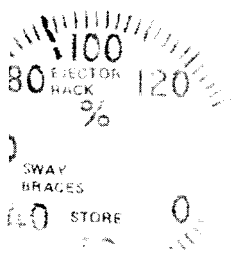
「這五天內飛了那麼多次偵察任務，不知該不該慶幸，我沒有親眼見過。不過謠傳倒是沒停過。自從艦隊抵達之後，每天都有航空隊遇襲的報告呢。那傢伙怎麼啦？」

「我……我想親手擊落那傢伙，我自願前來也就是為了這個。」

克里普特的語氣中含著無比的苦澀。連各務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

「想把『黑水晶』給……擊落……。」

各務不經意的在嘴裡咀嚼這句話的含意。



「對，為了我哥哥。」

「你哥哥他……？」

「他參加了第一波的調查船團。他是其中一艘護衛艦『史卡茲II號』的艦長。」

「你說的第一波調查船團，就是在那些犧牲者之中有一個是你哥哥？」

「是。」

聽見這句回答，各務閉上了眼睛。

「克里普特，有些話我實在不想說出口……。」

「……什麼話？上尉。」

各務聽的出來，克里普特的聲音中有壓抑不住的顫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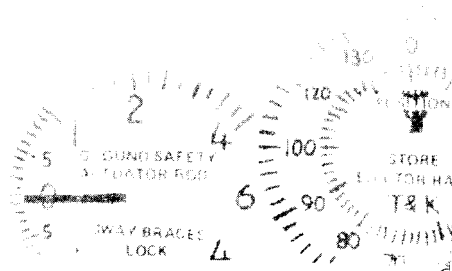
「我勸你還是別對那傢伙出手。」

「為……為什麼……？」

「這點你應該比我更明白才對呀。」

「……。」

「昨天……那傢伙又擊落一架了。」



「我聽說了。」

「被擊落的那位，是高級戰術空戰學校畢業的高材生。也就是所謂的TOP GUN。而你學握操縱桿才沒幾天，根本不是那傢伙的對手。」

克里普特並沒有搭腔，各務繼續說道：

「再說，戰鬥勝敗的關鍵，就在於自己冷不冷靜。我瞭解你的心情，但是這種私人的感情，卻也是往往讓你致命的因素。至少，從現有的資料判斷，你還不是它的對手。」

「……………」

克里普特還是沒有回答。兩架大黃蜂就這樣無言的，以次音速繼續向目的地前進。

「上尉。」

好不容易克里普特才開口。

「怎麼樣？」

「你又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是傭兵，只要有錢拿，哪裡都得去。否則早就活活餓死了。」

各務雖然這麼說，但他心裡真正在想的是「被伙伴陷害的事怎麼說的出口呢？」他腦海中浮現了留在艦上的舒密特，忍不住啐了一聲。

「那之前呢？」

「我之前是某架實驗機的試飛員。」

「是嗎。上尉，你的家人呢？」

「沒有……呃，倒是有一個，勉強算得上是吧。」

後半句話裡充滿了埋怨，不過由於通訊雜音的關係，克里普特並沒有聽出來。

「是那位替上尉整備飛機的人嗎？那位個頭相當高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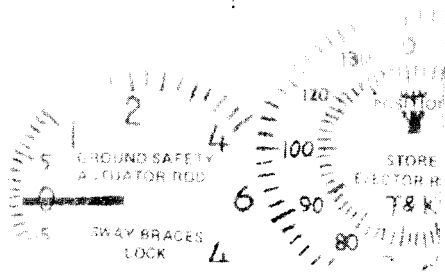
「對，很容易認吧。」

「因為他穿的技師夾克和我軍技師穿的不太一樣。」

「哦，原來如此。唔，克里普特，就快抵達目標區了，聊天就先放在一邊吧。」

「知道了。」

橘紅的天空還有反射著夕陽餘暉的大海，鋪展在他們兩人的眼前，一直延伸到



地平線的末端。

兩架飛機同時抬高了機首，稍稍提高了飛行高度。

「克里普特，高度就保持這樣，然後向左向右開始迴旋。不論如何都不要離開視線範圍。我們只有二架，沒有後援機，所以得特別注意。」

各務說著，瞄了一眼靠在他翼旁飛行的克里普特。

克里普特也把臉轉向這邊，輕快的敬了個禮。

二機同時開始了迴旋行動，朝左、右分開了。

各務的視線落到了海面上。說老實話，這次偵察飛行公式化的色彩很濃。與其說是在搜索運輸船團，倒不如說是在追捕「黑水晶」。對這次的機動艦隊而言，解決掉「黑水晶」遠比找到運輸船團來得重要。不過很不幸的是，這五天下來，已經有八架戰機遭到擊落，聯合國在面子上很掛不住，畢竟對手只是一架戰鬥機。

「各務上尉，這附近的海域、空域都沒有異狀。」

克里普特的報告傳來。在各務的眼中，他的飛機小得只剩一個點那麼大了。

「收到了。這裡也一樣。再轉個二、三圈就回去吧。注意燃料表。」



「知道了。看來對方今天沒出門的樣子。」

各務聽了這話，不禁聳了聳肩。

「喂、喂、拜託。就算它出現了你也別跟它打。我們現有的燃料已經無法應付空戰了。」

「……我明白啦。」

雜音使得克里普特的聲音聽起來更小聲了。

兩架飛機就這樣繼續繞著圈偵察，飛了大約十分鐘之後，才又再形成編隊。

「今天的工作總算結束啦，到艦上的吧檯喝一杯吧，克里普特。」

「上尉想請客嗎？」

「OK，沒問題。就當是慶祝你平安完成第一次任務吧。」

各務苦笑的回答道，並按下了一個按鈕。

那是與艦隊通訊用的開關。

「現在正在RA點偵察的『翼獅』小隊呼叫『木偶領隊』，現場海域、空域均無任何異狀。重複一次，沒有異狀。」



「知……道……立刻……回……航吧……。」

（超短波沒辦法傳到中距離？……奇怪。）

「怎麼啦，上尉？」

剛才還聽的很清楚的克里普特的聲音也被雜音給干擾了。

（這種雜音的模式……是電子干擾？……這個空域應該只有我們才對呀……莫非……是它！）

預感震撼著各務的腦海。

「克里普特！立刻估算燃料的殘量！用可行的最大速度脫離這片空域！」

各務一面命令，一面瞄了一下自己的燃料表，視線朝四方投射，警戒了起來。

「發生什麼事了？上尉。」

克里普特的聲音聽來有幾分狼狽。

「天候狀況這麼晴朗，我卻無法和艦隊取得聯絡。除了近距離以外通訊都受到干擾，恐怕是那傢伙……。」

「上尉！」

像是要打斷各務的話似的，克里普特大叫道。

「十一點鐘方向有機影！上尉，是逆光呀！距離約二〇〇〇！」

各務把視線轉向那個方位。

可是，最先映在他眼簾的是強烈的夕陽光，他啞了一聲。

「可惡，位置實在太不妙了……。克里普特，這樣分不清對方是敵是友，快繞到它的側面去。我往左，你朝右，別忘了燃料有限！」

「知道了！」

兩架大黃蜂就像被彈弓射出一般開始急速迴旋。



（沒有發出敵我識別信號，十之八九：是它！光靠我一個人倒還可以，可是……）

各務一眼瞄到朝右分離的克里普特座機，心中突生一種不祥的預感。

（真是不巧！）

雖然如此，他還是推大了油門，各務的座機立刻猛然加速，逼近了音速的範圍。雖然大黃蜂戰機的性能絕不僅止於此，但為了燃料，不得不多小心點。克里普特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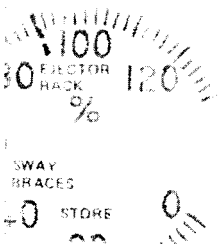
左右兩架大黃蜂仍舊朝著身份不明的飛機逼近。可是，對方似乎並不介意這一點，仍舊照原有的航線前進。

各務為了確認他與對方的距離，瞄了一眼雷達螢幕，可是他懷疑起自己的眼睛來了。

（隱形戰機！）

螢幕上沒有任何機影，可是運作的很正常，並沒有故障了的跡象。

（我軍艦隊裡並沒有隱形戰機，是那傢伙！一定是它！「黑水晶」！難怪人家



說是黑色的，原來是電波吸收體的關係。）

各務一臉苦澀的表情，改用肉眼來估測距離。由於已經迴轉到一定的位罝，因此不再受到逆光的干擾、顏色、形狀都能清楚辨認。

（好巨大！而且是從未見過的機型！……這就是『黑水晶』……。）

「上尉！不會錯，是那傢伙！是『黑水晶』！」

克里普特興奮的聲音敲打著各務的鼓膜。

「聽好了！克里普特！你立刻離開這裡！」

可是克里普特並沒有回答。

「克里普特！快回答！別做傻事！燃料根本不夠呀！」

各務一面呼叫，一面交互的看著克里普特的座機和神祕的黑色戰機。可是就是
一直等不到回答。只聽見耳機中傳來微微急促的喘氣聲，他與目標機的距離更近了。

「克里普特！」

就在各務大喊的同時，克里普特機身下的副油箱甩落了，飛機一旦變輕，很快

就進入了迎戰的準備。拋棄掉副油箱，顯見克里普特放棄了再飛回艦隊的打算。

拋落的油箱，就像飄落的樹葉一樣被大海吞沒了。

和正在進入脫離行動的各務恰恰相反，克里普特的大黃蜂高高昂起了機首，開始急速爬昇。這是一對一格鬥的基本模式。

「這個大傻瓜！」

各務大罵，啐了一聲，趕忙把氧氣面罩扣上，將頭盔上的護目鏡放下來，機身也開始激烈迴轉。就在這時，「黑水晶」好像在回應克里普特的行動似的，也一扭機身鑽了下來。



（舒密特！我就說嘛！這下子真的摸到大白鯊了，都是你這混蛋！）

各務一邊詛咒老伙伴，一面轉頭搜索「黑水晶」的位置。不多時，那隻黑色大怪鳥便映入了他的眼簾。

沒錯，看來對方也有意思跟我們鬥一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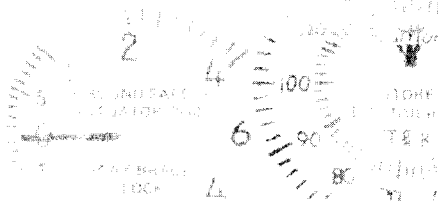
各務的座機一迴轉完畢，就立刻對準了「黑水晶」，並開始下降，彷彿想變成對方形影不離的機影。

另一頭，克里普特照著官校中學來的「制空就得制高空」的教範在行動，打算從上頭壓制敵機。可是這種初級中的初級戰術，根本在這場戰鬥中派不上用場，各務看了實在於心不忍。

（這傢伙……他知道自己是在找死嗎？）

看見克里普特運用這種戰術，各務只好再把高度降低，期望能來個兩面夾擊。這時在他的腦海裡，如何幹掉敵機並不是最要緊的，更重要的是，他該怎麼樣才能讓那隻菜鳥活著回去。

（只要那傢伙為了避免挾擊而做出反應，我們就能想辦法殺出血路逃回去了：



……！）

各務這時還沒甩掉機腹下的副油箱，因此機身格外的沈重，也影響到他下降的動作。不過，根據他的經驗，由於對方的高度比他高，因此他還能趁早一步趕到預定攔截的海面位置。

（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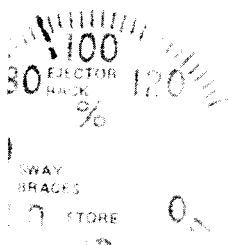
各務篤定地開始忍耐急速俯衝時的G力。可是這一回，他又開始懷疑他眼見的事實。

（什麼！這麼猛的俯衝？會衝進海裡呀！）

「黑水晶」這時展露了它不尋常的機動力，以各務從未見過的高速向下俯衝。它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高速，比各務更進一步搶到了海面的控制點。那龐大的黑色機身有著完全不成比例的靈活性，輕巧的擦過海面，然後機首一抬，機尾噴嘴冒出兩股青白的烈焰，濺起了一陣壯觀的水花之後，馬上又開始急速爬昇。

（這簡直……不可思議……）

各務一時竟然為之語塞。原本他先攔截對方，沒想到反而被對方攔截了。



「混帳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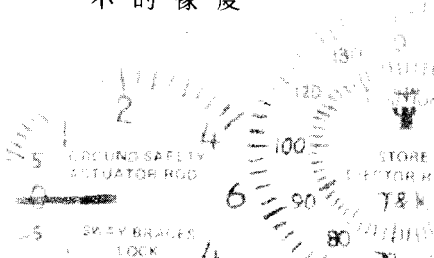
各務吓了一聲，將油門握把推下，藉著最大的馬力抬起了機首。可是當他再度開始爬昇時，「黑水晶」已經像放出去的箭一樣，只在各務的視野中留下一道殘像，爬昇到了各務和克里普特座機的中間位置。上空的克里普特為了迎擊爬昇而來的敵機，只好調低機首，開始下降。這一幕一幕都看在各務的眼裡，他的臉上遮掩不住焦急的神色。

「克里普特！快拋棄座機！這段期間我來掩護你！」

可是克里普特還是沒有回應各務的呼叫。因為雙方一旦開火，克里普特根本沒有勝算，就算不開火，情況也一樣明顯。不光是技術，戰機的性能也差太多了。就連大黃蜂這麼先進的戰機，也不可能甩得掉「黑水晶」。如今捨棄座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告訴對方自己沒有戰意。可是克里普特仍舊在繼續戰鬥行動。

各務一面持續爬昇，一面緊盯前方那兩架飛機。突然，座艙裡響起了一陣蜂鳴聲，這是在通知他，燃料已經不夠他再飛回母艦了。

（連這架飛機也飛不回去了……！）



各務腦海裡立刻閃過了各種可能的狀況。

如今靠這架飛機已經飛不回去了，只能等友軍前來救援。而各務是個傭兵，他沒有必要為那個菜鳥新兵賠上自己的性命。說得更不容氣點，他是傭兵，卻也是長官，如今克里普特有勇無謀捲入戰鬥，是違抗命令，各務並不需要為此負責。再說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吧，傭兵根本不吃這一套。即使是普通軍人，也不見得會為了別人打一場不相干的仗。所以各務這時就算是為了逃命，把油門一推立刻脫離戰場，也沒人敢質疑他。就算有人懷疑，只要回他一句「那麼你去送死吧！」就可以封住對方的嘴了。畢竟沒有人喜歡去送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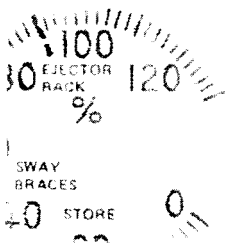
可是各務把吊掛在機腹的副油箱給甩掉了。

（只好向人間說拜拜啦……。）

一瞬間，他彷彿像是在嘲笑著自己。

（上吧！）

重量變輕的座機爬昇速度加快了。上空的二機已經互相展開牽制。「黑水晶」似乎並不在意各務的行動似的，對方似乎知道，機尾漆著閃電是各務這個傭兵的註



冊商標，而對方也確信傭兵是不會來淌渾水的，因此「黑水晶」只把那個菜鳥飛行員當成自己的獵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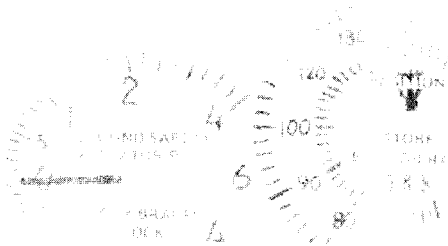
可是，事實卻與「黑水晶」的駕駛員所預測的相反。另一架大黃蜂不但沒有脫離戰場，而且還朝他張牙舞爪的撲了上來。一旦察覺到這一點，「黑水晶」的動作更加凌厲了。它大概也已經看穿克里普特沒什麼斤兩了。

（混帳，居然把我們耍著玩。）

各務不禁咋舌，克里普特恐怕也是相同的反應吧。如今不管他們怎麼掙扎，也很難活著回去了，心中免不了昇起一股悲愴。

克里普特的座機猛然一扭，打算死裡求活，試著甩開咬住他的敵機，可是對方竟然遊刃有餘的死纏著他不放。這時，克里普特已經承受了六倍的G力，相信對方也是一樣，但「黑水晶」在空中劃出的弧線竟還是那麼優美。

「黑水晶」就這樣緊緊的盯牢克里普特，照著相同的軌跡在追咬。除了戰機性能優異之外，裡頭的飛行員技術也相當了得。各務雖然拼命的想追上前方那兩架戰機，但他畢竟無法猜測心急的克里普特會往哪個方向逃，因此始終追不上去。如今



戰鬥的主動權已經完全操在對方手中，各務除了擠進那兩架戰機之間這個方法外，已經無計可施了。

「克里普特！不要老做相同的動作！官校的教材對敵機是行不通的！想辦法飛到我這裡來，纏鬥絕不能超過三分鐘！否則會缺油墜毀的！」

各務看著只會單調左閃右擺的克里普特，真是替他捏一把冷汗。

通話器耳機中，只聽見克里普特急促的喘氣聲，他連回答的時間也抽不出來了。在克里普特的座艙中，遭到鎖定的警告器發出刺耳的蜂鳴聲，這代表「黑水晶」的對空飛彈誘導電波，已經瞄準這架飛機了。假如蜂鳴的頻率再提高，就表示飛彈已經完全鎖定，也就是說死定了。

這是克里普特第一次被敵機咬住，他全身顫抖，皮膚因恐懼而發涼。他握著操縱桿的手大量的出汗，汗水全部悶在手套裡，這讓他心中更加焦急。

「克里普特！克里普特！」

各務呼叫的聲音彷彿是由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我：會死嗎？）



克里普特的腦海裡浮現了這個他一輩子也沒想過的問題。

（哥……哥哥……！）

「克里普特！把座機朝左切入！就是現在！」

各務雖然這麼放話，但克里普特還是沒照他的指示行動。

好不容易，那兩架串得像鐵鍊一樣的飛機，才轉向左側，開始俯衝。克里普特這時劃出的圓錐形近乎失速。

（我沒有叫你俯衝呀！）

各務簡直快氣炸了，不過他和那二架戰機的距離還是拉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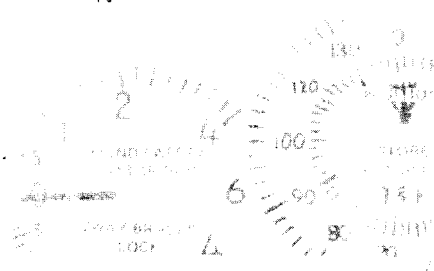
「我……受……不了啦！哥哥……哥哥，快救救我呀！」

克里普特的聲音已經變成了慘叫。

「沈著一點！把飛機！把飛機拉回來！我馬上就能趕上了！」

各務用強硬的語氣命令著克里普特。而他的焦急此刻也昇到了頂點。克里普特照理說早就該被擊落了，就算是現在立刻被擊落他也毫不驚訝。

（什麼鬼空戰！簡直像是獵狐運動嘛！）



各務的怒火中燒，很明顯的，「黑水晶」是在享受追逐獵物的樂趣。當然，被追的那一方除了恐怖以外，感覺不到別種心情。

（這：這就是戰爭嗎……哥哥，我會死在這裡嗎……？）

克里普特的腦海中掃過無數思緒，嘴唇顫抖得無法言語。只剩一絲像頭髮那麼細的理性還操控著飛機。

「不……我不行啦！我……再也……再也忍受不了啦——！」

僅存的一點理性也見底了，克里普特瘋狂的尖叫傳進了各務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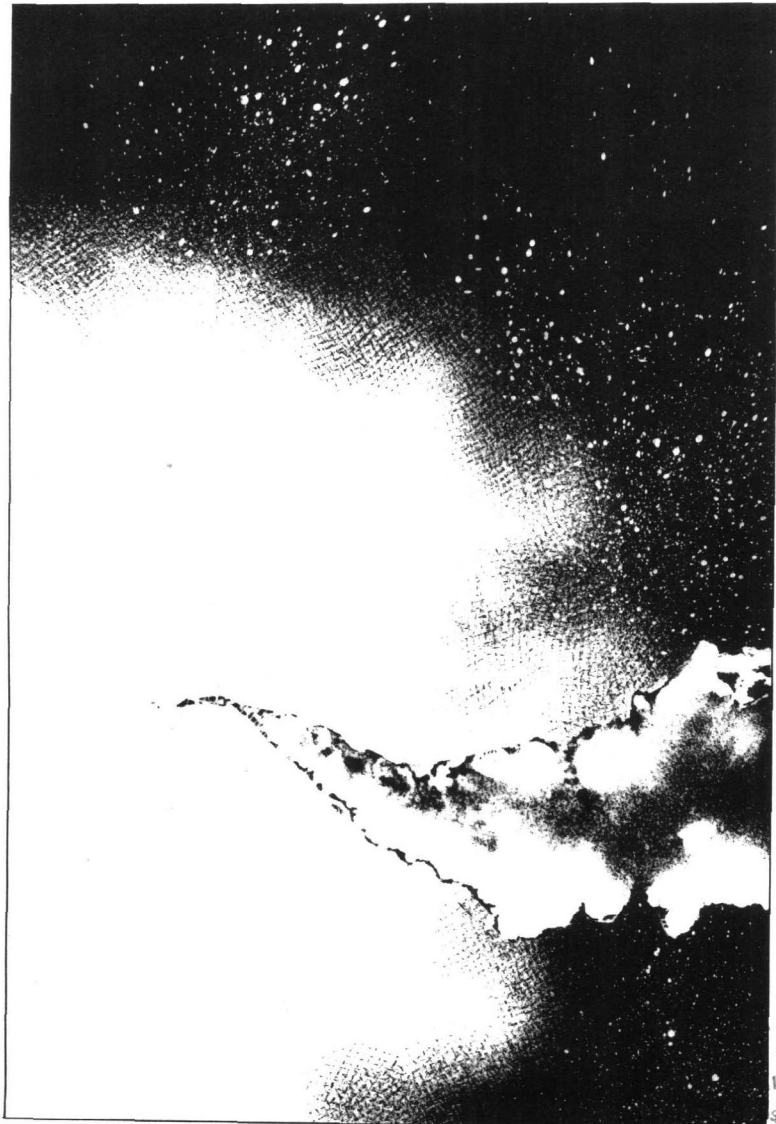
（糟了！）

各務的臉焦急的扭曲起來。他和克里普特之間的通訊，「黑水晶」當然接收得到。假如「黑水晶」真的是在享受「狩獵」的樂趣的話，獵物一旦瘋狂就等於喪失了利用價值。他果然猜中了。

克里普特座艙內的蜂鳴聲，突然昇高為刺耳的頻率。各務也從耳機中微微聽見了這種變化，他倒抽了一口氣。

「克里普特！快左右閃避！你被鎖定！快閃呀！」





GROUND SAFETY
ACTUATOR ROD

SWAY BRACES
LOCK

STORE
EJECTOR RA
T&K

各務盡力的大吼，可是克里普特只一個勁的在那頭喃喃自語。

「克里普特！克里普特！」

各務仍舊不放棄呼叫，他還在找機會，想夾進那兩架戰機之間。

可是已經太遲了，一道異樣的光芒從黑翼中射了出來，映入各務的眼簾。接著一道白色的航跡，直指向克里普特的座機衝了過去。

「克里普特！克里普特！」

各務不斷的呼叫著。

「來……來啦！來啦……。」

在聽到克里普特這段氣若遊絲的聲音之後，各務的耳機中只剩下砂暴般的電子雜音。

對空飛彈的白色航跡化成了一個大火球，大小的碎片四散飛舞，這個大火球緩緩的劃成了一道弧線，最後消失在海中。

看見火球墜海時激起的水柱，各務忍不住咬緊了白齒，脹紅了臉。

「混帳東西！」



各務一邊咒罵一邊四處搜索「黑水晶」的蹤影。可是當他找到那架黑色戰機時，那股逼人的王者風範卻叫各務動搖了。他雖然有一股想衝上去較量的衝動，可是對方剛才展現出的優越性能，卻成了叫他不要輕舉妄動的最佳理由。和各務不同的是，「黑水晶」此刻正像高飛的老鷹似的巡梭著。他在挑選下一個獵物，自然，這回輪到各務了。

各務的額頭冒出了汗，他拼命的思考著。以前他也碰過很棘手的狀況，但都沒有這次惡劣。對方是完全武裝的神祕戰機，而他自己這架偵察型的大黃蜂卻只剩下沒幾分鐘的燃料。對現代空戰這種以分鐘為單位的戰鬥而言，他根本毫無勝算。

但是，目前敵人根本不留給他考慮的時間。對方一待恢復了備戰狀態，就立刻由各務後方逼了上來。各務已經騎虎難下了。

「呸！」

各務猛然的大推油門，眼前的風景飛快地向後方退去。大黃蜂如今開始用最大戰鬥速度衝刺，駕駛艙內的燃油警告器也大聲響了起來。

（這麼一來，速度上至少能和對方拼一拼吧……我掛了二枚響尾蛇飛彈，火神

砲彈藥還算充足，問題出在看不出對方的武裝……。」

可是下一瞬間，各務的眼珠瞪得凸了出來。「黑水晶」展現出了它極限的加速性能。那隻黑色的怪鳥一開後燃器，機身周圍便捲起了一陣像是真空波般的披風。機身一扭，很快就咬上了各務的機尾，而各務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他只有啞然，呆呆的望著那個張著碩大雙翼的獵人。

這已經不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飛機性能差太多了。各務的座艙內除了燃油警告器之外，連鎖定警告器也發出了蜂鳴聲。

「這下終於：完啦……。」

各務自言自語道，不禁露出了微笑。他放鬆了全身的肌肉，把身軀埋進座椅之中。接下來只等對方一動手指，他就走上和克里普特相同的路了。各務緩緩閉上了眼睛，他幹傭兵這一行其實對死也早有覺悟，所以當這一刻真的來臨時，反倒不那麼令人感慨了。

可是他的人生竟然還不到該謝幕的時刻。他聽到一陣聲音，起初微弱，然後愈來愈吵。



(……引擎聲?)

戰機的座艙是密封的，照理說應該聽不見外面的聲音才對，可見音源相當的靠近。各務訝異的睜開眼，看到了更叫他訝異的事。

(!!)

發出聲音的，是原本咬在他機尾後方，如今卻像僚機一般與他並排飛行的「黑水晶」。雙方接近的翼端幾乎要觸碰在一起，很難想像「黑水晶」竟然放棄了那個擊落各務的最佳位置。

(這：這是怎麼回事?)

各務推開了頭盔上的護目鏡，注視著一旁這架像黑豹似的「黑水晶」。它散發著一種王者的傲慢，與其說它是飛行機械，各務倒覺得它更像是一種生物，一種由科技中誕生的邪惡之子。機身無光澤的黑色，使它看起來更像是冥府來的怪鳥。

眺望著「黑水晶」的各務，逐漸把視線轉向了被灰黑色玻璃所覆蓋的駕駛艙。他看不清對方駕駛員臉上的表情，但是仍依稀辨認得出對方飛行員的動作。對方的駕駛員緩緩的抬起了一隻手，向各務敬禮，但各務認為這個動作嘲笑の意味比致敬

來得更濃。

那一剎那，各務看見了「黑水晶」正在對他，以及先前陣亡的人發出嘲笑。各務臉上的表情雖然沒有改變，但他眼中閃出了一道強烈的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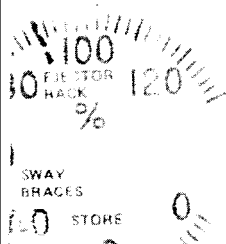
接著「黑水晶」動了，它將機腹對著各務，逐漸開始迴旋遠離。然後一直保持著相同的姿勢，愈離愈遠。

它展露著飛機最脆弱的機腹，彷彿是在挑撥著：「想一決勝負嗎？開火吧，假如你辦得到的話。只不過死的仍舊是你。還是好好珍惜這條撿回來的命吧。」

各務咬緊了牙關，就算他趁現在動手，結果還是很明顯的，死的會是他自己。他心中的怒火澆息了一大半，代之而來的是冷靜，他告訴自己「這一次一定要想辦法活著回去。」

他弄不清楚「黑水晶」是不是能看穿他的想法，但對方現在仍維持著原有的姿勢愈縮愈小。

各務等到敵機縮到極小，才伸出顫抖的雙手，一把抓住頭頂上的緊急彈射椅握把。



（一定……我一定要，親手解決他！）

「混帳！」

這麼大叫著，各務拉下了握把。當他深呼吸時，座椅由下而上頂了上來，同時，駕駛艙單四周迸出了一圈火花，把整個艙罩向後炸飛了開來。各務立刻弓起了背，用雙臂護著頭部正面，衝進了座艙外的大氣中。他屏住呼吸，證明自己仍舊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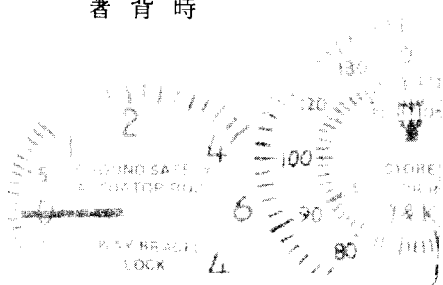
隨著座椅劃出拋物線，各務衝上了高空。

很快的，降落傘張開了，座椅也離開了各務的身體，各務看著椅子愈來愈小。各務任由降落傘吊著他，視線轉向被他拋棄的座機。

那架燃料耗盡，被飛行員放棄的戰機，一旦失去操控者，便一路撞向海面，激起了今天這片海洋上的第二個水柱，泛起了大片的波紋。各務的大黃蜂機首高高的翹起，較重的尾部拉著整架飛機沈入了海中。

對於吃傭兵這行飯的各務而言，沒有比這更叫人屈辱的事了。

一直盯著海面的各務的頭頂上，意外的響起了一陣音爆。



前來確認大黃蜂落水的「黑水晶」轉了個圈，走上了歸途。他的兩翼微微的上下擺動，這通常是代表著「GOOD LUCK」的意思。在做完這個動作之後，這隻黑色的怪鳥開啟了後燃器，只留下一道白色航跡，急速的脫離了各務的視線。他遺留在身後的轟隆聲，就像是凱旋的高歌。

落水後的各務馬上被海水所吞沒，過去，他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屈辱和恐懼。而他也對自己的無力感產生了無比的憎恨。

沒多久，他周圍的海面已經被標定求救地點用的染料染成了螢光綠色。各務握緊了拳頭，一言不發的用最大的力氣槌打著海水。

夕陽和大海都沈默的看著這個年輕人承受著屈辱和失敗。海面風浪平靜，天正逐漸變黑，夜正逐漸來臨。就像是各務的瞳孔、和象徵「黑水晶」的顏色一樣，黑夜來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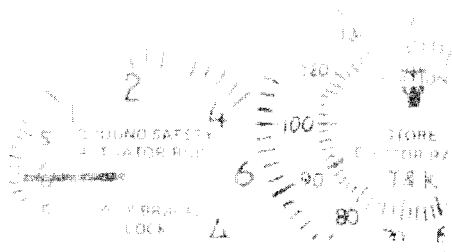
這會兒，幾萬幾億的星星代替了太陽，但它們仍舊保持一貫的沈默，只是靜靜的望著這片海面上發生的第二場慘劇。



日光燈燈火通明地照亮了這間狹窄的餐廳。這裡已經是本艦內最寬敞的區間了，硬擠大概可以擠進四、五十個人吧？可是那麼一來又會燥熱得叫人難忍，畢竟這是艘軍艦嘛。

這裡是航空母艦「獨立號」的艦內一般餐廳。當用餐時間一到，這裡會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可是現在只是一片空盪。雖然是平時，日光燈還是長時間開著，這是電力永遠也用不完的核子動力船艦才有的特權，普通動力船艦是不能這樣的。餐廳裡，不曉得是誰搬進來了好幾盆觀賞植物，替毫無表情，裝滿凸出管線和鋼材的牆壁增添了些許光采。環視周圍，餐廳裡整齊的放置著可以折疊的長桌和樸素的椅子，都擦的光亮無比。

除了日光燈以外，只有從小小的舷窗射進來的陽光，是這間房間唯一的其他光源。窗邊，一個男人坐在那裡。他的階級是少校，照理說可以到軍官用的高級餐廳去打發時間，可是他卻寧可待在這地方，一直坐在左手邊的第三個窗戶邊。



他是個傭兵，所以他坐不慣軍官用的吧檯。畢竟硬裝出一副長官臉孔跟他的性格完全不合。他比較有興趣的是和士官、士兵聊天、玩撲克牌，還有汗臭、吵嚷聲，當然海水的鹹味、金屬和機油的臭味也很合他的胃口。所以他覺得待在這裡心情比較沈穩。

他又拖出了一張椅子，毫不顧忌所謂的禮儀，便把兩隻腳搭掛了上去。艦內的電視正播放著世界主要的新聞，除了播報員的聲音外，若是仔細點聽，他還聽得見海浪聲，還有不斷練習起飛著艦的飛機引擎聲。另外還有一個聲音，就是當他移動身軀時，支撐著他的體重的椅子所發出的嘎吱悲鳴聲。

那男人的體格，實在也用不著多做描述了吧。

他的身高超過二公尺，肩寬則比一般人寬一·五倍。上半身包著一件破爛的技師夾克，裡頭則是在英國「SAS」特殊空降部隊時鍛練出的鋼鐵般肌肉。二隻捲起的袖管裡，伸出的是被太陽晒黑的粗大手臂，上頭則刻畫著無以數計的大小傷疤。

他臉上的皺紋，像是一出生就已經刻上去了似的，看上去讓人覺得他不止有三



十五歲左右。一頭銀髮剃得短得不能再短，而他藍色的眼珠則充滿了壯年人才有的精力和深沈。眼神看上去威猛，但也看的出完全不搭配的溫柔。

「克藍！克藍·舒密特！你跑哪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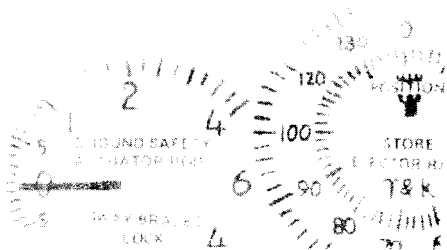
走廊上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克藍·舒密特將視線移向餐廳的入口。對方又再叫了幾聲，不，應該說吼了幾聲。那是他的朋友庫立克·G·史萊得的聲音，那人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海豹隊」特種部隊的隊員。這次航海，則是擔任這艘航艦的警備任務指揮官，是個深得艦長信賴的人。每當各務出任務的時候，克藍總是會找他聊聊。

「少校！史萊得！我在這裡！」

克藍還是一動也不動，只是靠在一邊，朝走廊的方向回吼了幾聲。

一陣軍靴踩踏甲板的声音響起，史萊得迫不及待的衝進了餐廳，他的臉上掛著驚愕焦燥的混合表情，嘴唇則痛苦的扭曲，到了連絡腮鬚也遮不住的地步。他的體格雖不像克藍那麼健壯，但卻也不是等閒之輩，他身上的陸戰隊制服，正代表著他曾受過的艱苦訓練。



克藍望見了對方的表情。史萊得是「海豹隊」的隊員，是美國一等一的特種部隊，什麼情況會讓他如此慌張呢？克藍的腦海中浮現了不祥的預感。

「阿徹他……。」

史萊得一面喘氣一面冒出第一句話，嚇得克藍反彈似的站了起來，如今史萊得得仰著頭跟他說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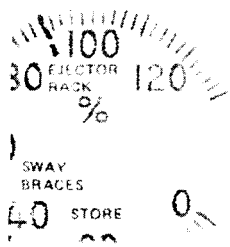
「阿徹他被擊落了。」

「什麼？在哪裡？」

「在R A點上。就在五分鐘前，原本在本艦雷達上的阿徹的座機突然不見了。再早五分鐘前，阿徹似乎曾與某人交戰，雷達上是這麼顯示的。」

「似乎？沒看見對方嗎？」

「恐怕是隱形戰機，而且有電子戰裝備，所以我們無法和艦載機通訊。看情形可能又是『黑水晶』，不過倒也不能完全確定。只知道在那片海域的早期預警機，雷達只偵測到二架大黃蜂的機影，然後眼睜睜的看見他們墜海，這些資料都傳到本艦的雷達上了。」



「救難信號呢？」

「已經確認了，一個。」

「一個？那另一個人呢？」

「不清楚，可能是故障了吧，或者是……。」

「也許沒有生還者，只有信號機自動啟動而已……。」

「那是最糟的情況吧……。」

「救難真昇機呢？」

「就要出動了。」

史萊得一面望著錶一面回答道。

「你想一起去嗎？」

「不了，我去了也幫不上忙，待在這兒等吧。」

「說得也是，這樣也好。剛才提到的那架預警機就快抵達現場了，到時候說不定有生還者的通報。」

克藍的表情似乎一直都沒變過，但事實上他內心覺得鬆了一口氣。

「真是想不到……阿徹會被擊落？那個阿徹？……他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敵人？『黑水晶』究竟是什麼樣的怪物？」

克藍自言自語道，又把視線移向窗外，再度毫無表情的望著那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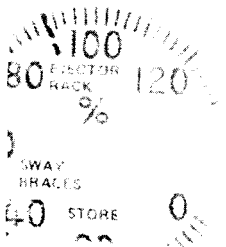
空氣中瀰漫著騷動，就在九十分鐘前出發的救難直昇機，如今已經載著生還者返航了。

這裡是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獨立」號，是這次聯合國特遣艦隊四艘航艦的其中一艘，就在九十五分鐘前，他們才收到二架大黃蜂戰機失事的消息。

在雷達螢幕上，那二架大黃蜂曾經和一架看不見的敵機進行纏鬥。然後，過了五分鐘，先是克里普特座機，接著是各務的座機，接連的墜海了。

艦隊這時立刻派出救難部隊，整個艦隊也朝各務等人失蹤的海域推進。太陽此刻已經沈入波濤間了。

救難是件分秒必爭的事。一旦太陽西沈，就更不容易搜索生還者。雖然救難信號機不斷的發出求救訊號，但畢竟不能用來標定出明確的方位，最後的搜尋的過程



還是得靠肉眼，因為靠機械搜尋，精密度沒辦法仔細到以公尺為單位。若是要等到天亮再展開搜索，那麼落海的飛行員又可能因為體溫過低而喪命。而如今假如真的有人生還，那麼他將是與「黑水晶」交戰後唯一生還的人，他獲得的情報將是非常可貴的。

和艦隊一同行動的媒體記者們興奮極了。不單是媒體，整個艦隊都非常期待。終於，救難直昇機發出了「各務徹生還」的電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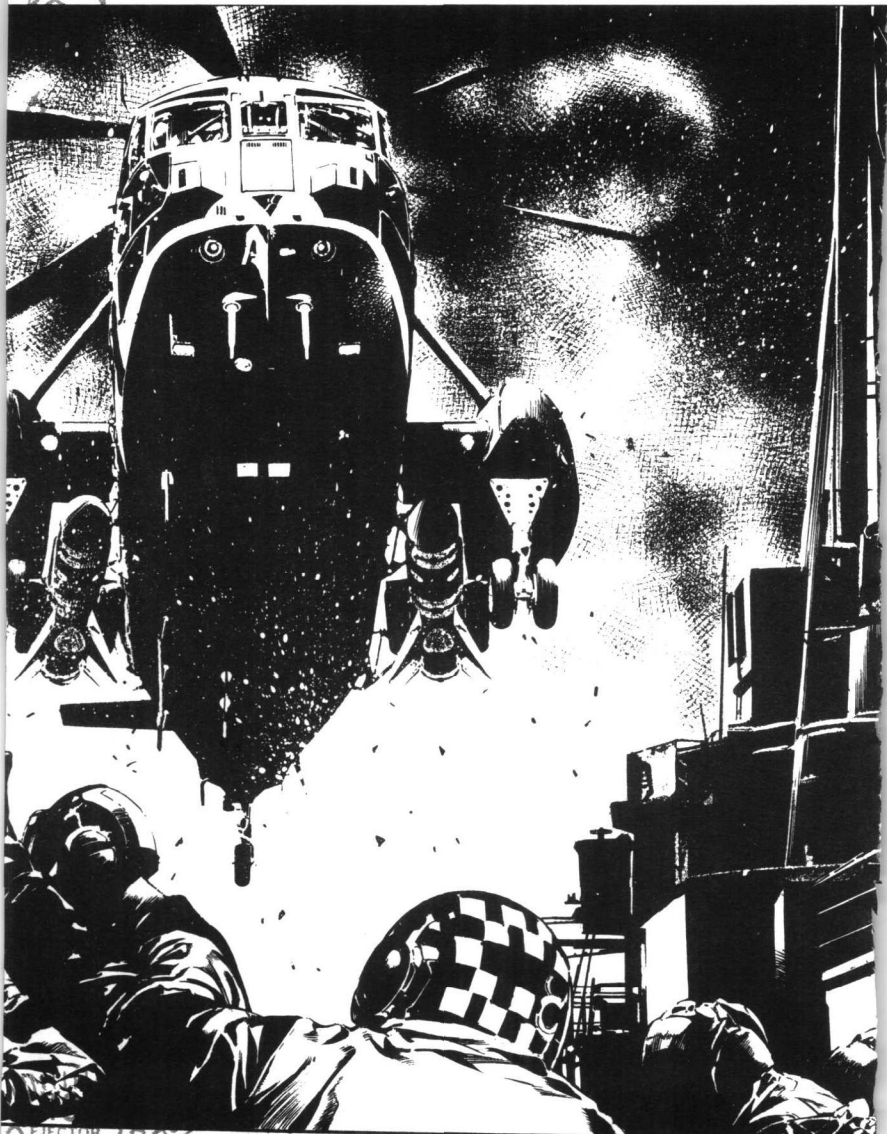
幾乎所有的人都蜂擁擠上了「獨立」號的飛行甲板。救難直昇機只好勉強在人群漩渦中降落。這場空戰雖然輸了，高價的戰機雖然報銷了，但這些人都以一種迎接英雄的心情抬頭仰望著。

如今這個跟「黑水晶」纏鬥過而且生還的人回來了，甲板上的陸戰隊員們立刻一躍而起，開始隔開降落區的人潮。

就在這些人群之中，克藍·舒密特也在裡面，他的腳像生了根似的，不管周圍的人群怎麼推擠，都撼動不了他鶴立雞群的強壯身軀。

他緊繃著臉，他當然很高興知道自己的伙伴還活著，但另一位菜鳥飛行員陣亡

POSITION EJECTOR A11(4) 2-



了，這點實在讓他愉快不起來。

直昇機正在降落地點上空盤旋著。甲板上的陸戰隊員則努力的在人群中開闢出一片降落區。直昇機非常辛苦的逐漸降低高度，但在直昇機降落輪還沒觸及甲板前，一位身穿飛行服的人便已經先一步跳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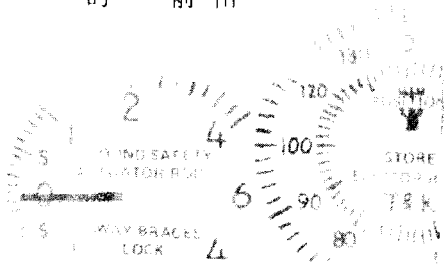
一瞬間，周圍記者們的閃光燈一齊大放光明，照得那人一臉悵然。雖然周圍的人歡聲雷動，但他還是鬱鬱寡歡的邁開腳步前進。

「阿徹……。」

他看到了克藍，還是像往常一樣充滿朝氣。臉上則多了一分輕鬆下來的神情。

各務看不見周圍英雄式的歡迎排場，也聽不見旁人的歡呼聲。他只有眼中冒著紅蓮般的火焰，面無表情的直直朝克藍的方向走去。各務的這種表情，在旁人看來，好像散發著一種無比沈重的畏懼感。凡是和各務擦肩而過的人，都突然噤口無言，連史萊得也不例外。

各務左手提著救生衣，右手拿著上面畫有閃電標幟的飛行頭盔，頭盔的光澤已經有些褪了。四周的人群雖然還是吵吵嚷嚷，但是緊靠在各務身旁的人，還是感覺



到了空氣中那點異樣的氣氛。

他盡快的走向克藍，但是一刻也沒多做停留，只是把雙手上的東西一股腦全塞給克藍，然後轉頭繼續走。克藍面無表情的接了過來，看著各務的背影愈走愈遠。

「阿徹！」

突然，克藍臉上堆起了微笑，呼叫起伙伴的名字。

「我要到艦橋去！艦長和參謀閣下等著聽我的報告呢！」

各務還是沒停止腳步，甚至沒有回頭，只是憤憤的丟下這一句話，便又消失在人群中了。

克藍臉上的表情這時頓然變成了苦笑。無所謂的聳聳肩，目送著伙伴離去。每當各務稱呼長官為「閣下」時，其中諷刺的意味是大過尊敬的。換句話說，如今他在和參謀而不是艦長鬧脾氣。

「『黑水晶』……看來真的把阿徹給惹毛了……。不過，還真難對付呀。」

克藍這麼自言自語，隨即將手上的救生衣和頭盔送往整備室。這時各務早已不見人影了，甲板上熱鬧的人才意興闌珊的走回自己的工作崗位，繼續剛才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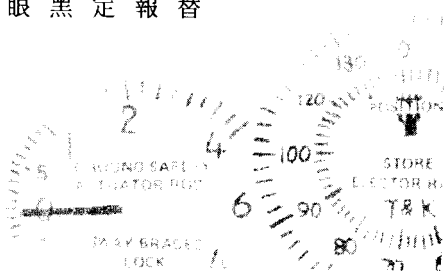
「這下可就……。」

事實上，還有一件事在困擾著克藍。這次他接下了這個任務，他的工作就是替各務維修保養座機，這也是他專精的科目。可是，如今他們向僱主借來用的飛機報銷了，這下子他可沒工作可以做了。不過，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此，他相信僱主一定會提供另一架飛機給他們用，而他的伙伴一定還是願意再度起飛——為了解決掉「黑水晶」。可是，這艘航艦上已經沒有性能更優越的戰機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能眼睜睜的看著伙伴再去送死嗎？

（那傢伙，只要一下定決心就會朝地獄裡跳，早知如此，當初我為什麼要……唉！真麻煩。現在再談取消任務，恐怕會被扔進海裡餵魚吧……。）

克藍心情雖然複雜，但是並不顯露在臉上，他只有跨著大步，走下了通往艦內的鐵梯。

微暗的走廊上，滑過了他的巨大身影。夜色已經緩緩的包裹住了「獨立」號航空母艦。如今好像已經沒有人記得那個菜鳥飛行員的遭遇了。大家心裡只有那麼一



絲不安，有人靜靜的，有人活躍地繼續工作或休息。

艦隊為了預防「黑水晶」的偷襲，轉舵離開了R A點。只留下在海面上飄浮著的，獻給死去戰士的一束美麗花束。

各務仰躺在自己被分配到的宿舍床鋪上。飛行服已經換下來了，他如今上身套著運動衫，下身穿著聯合國制服的長褲。這裡雖然是軍官用的單人房，但空間仍舊相當狹窄，只有那張折疊床是唯一讓人享受的配備。除此之外，房間裡除了折疊式的桌椅之外別無長物。這也就是各務所能擁有的隱私空間。還好他是軍官，若是換成一般士兵，這麼大小的房間，就有二張雙層床固定在牆上，算起來，他也算得上是本艦上的「中產階級」吧。

各務就這樣一直盯著小房間的天花板。

為了讓這個狹窄的空間有流通的空氣，他打開了房間的門。這是所有軍艦上都屢見不鮮的景況。

「你和參謀閣下還談得來吧，阿徹。」

100
30 FACTOR
RACK
%
SWAY
BRACES
20 STORE
0

克藍一面說著一面走了進來。待他擠進這間小房間後，空間頓時變狹窄了。

「……………」

各務並沒有移動，也不說話。

「你和克里普特的座機的通話記錄解析出來了。」

「比我預料的還快嘛……………」

他終於搭腔了。

「畢竟是軍事行動嘛，什麼都要講求效率、講究快速。」

「這麼說…………也沒錯。」

各務好不容易一踢腿坐了起來，搖得折床一陣吱嘎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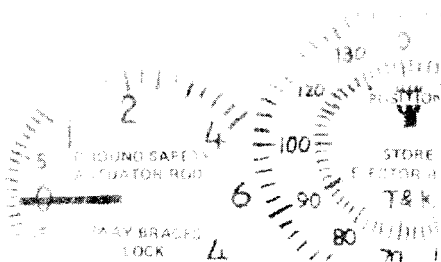
「那麼，解析結果呢？」

不論各務是躺是坐，他都得仰著脖子看克藍。

「因為錯不在你，所以不予追究……………」

「我不是問你這個呀。」

各務打斷了克藍的話，反駁道。



「當然不可能是我的指揮有錯誤。」

「那……？」

克藍好像在反問，還有什麼事比這更重要的。

「他們總該能以大黃蜂的性能為基礎，大致上估計出對方的性能吧？」

「對方：是指『黑水晶』嗎？」

「廢話！否則還有誰。」

看著各務這股怒氣，克藍不禁皺起了眉頭。

「難道你還想再和它打一場？」

「這次可是你叫我來的哦，你怎麼能反悔呢。再說……。」

「再說……？」

「我也嚙不下這口氣！」

克藍看著各務的臉，一邊嘆氣一邊搖頭。

「這個嘛……。雖然現在還沒正式發表預估的性能，不過依我看……。」

「依你看？」



各務把身體向前傾，就在這時，他和克藍突然發現門外還有別人。傭兵的這種第六感是極其敏銳的。

「你們倆個到底偷偷摸摸的在談什麼？」

不出所料，史萊得豪邁的聲音撞進了這間小房間。

「史萊得，你從哪冒出來的，想嚇死人呀！」

各務像是喘大氣似的嘆了一口氣。

「怎麼？要來拜訪你們之前還得先預約嗎？」

史萊得一面開玩笑，一面踏進了各務的房間，使得這間房間更擠了。各務的個頭雖然不高，但另外兩個人都是出了名的壯漢，結果只好委曲史萊得靠坐在桌邊，克藍擠在小椅子上了。雖然明知道會變得更悶熱，各務還是關上了房門，免得他們的交談洩漏出去。

「如何？你們在談什麼？」

史萊得才剛坐穩，便打開了話匣子。

「我們想談什麼，干你這個艦內警備指揮官什麼事？你來這裡不是只想來喝茶

聊天吧？」

各務苦笑的反問道。

「說得也是。我就先講我知道的吧。看來我得提早跟你們說拜拜啦。」

「提早？」

這次換克藍發問了。

「剛才聽艦長說『本艦明天再進行一回搜索行動後，後天凌晨零時卸任離開艦隊，後天清晨起朝母港橫須賀前進。』」

史萊得說著說著，甚至模仿起艦長的語氣來了。

「你們這些傭兵所簽的契約，不是一回橫須賀就解約了嗎？還真有點可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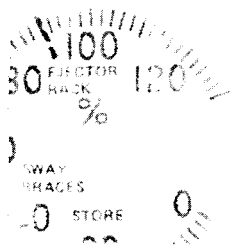
「比預定的提早了二週嗎……。」

各務還沒聽完史萊得的話便自言自語了起來。

「這是聯合國總部決定的嗎？」

克藍訝異的詢問史萊得。

「不，我也不清楚。艦長說他希望能待到日程表結束為止，可是奧夫參謀卻以



飛行員和物資不足要求回航。聽說趕來接替的「甘迺迪」號已經上路了。」

「奧夫參謀……。」

克藍眯起眼睛咀嚼這個名字。

「呸！又是那個混蛋！那傢伙到底是誰呀？」

各務大罵道。

「你也跟他有過節嗎？阿徹，我擔任艦內警備任務那麼久，還沒碰過像他那麼

討厭的人呢。」

史萊得也同意。各務點了點頭。

「這次偵察行動就是他搞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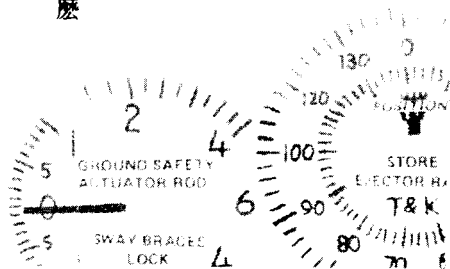
各務憤憤的說道，引起了史萊得的興趣。一旁的克藍仍舊是面無表情。

「為什麼？偵察行動怎麼了？」

「哼！」

各務揮拳捶著床板。

「這次我和那個倒楣的新兵在起飛前，還跟那傢伙發生爭執呢。」



「爭執……？和參謀？」

「嗯，為了選用機種的事。」

克藍說道，苦笑著。

「選用機種？不是大黃蜂嗎？哪裡有問題？」

「大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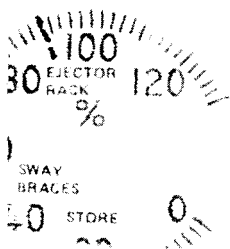
各務又開口了。

「不懂嗎？史萊得。自從『黑水晶』出現以來，參加這次任務的各國的各種戰機，都被它給擊落了。包括了美國號稱無敵的F-14雄貓艦載戰鬥機、英國的海獵鷹、還有俄羅斯的改良型艦載用MIG-29！世界各國的精銳戰機都被它玩過了，唯一還沒和它對打的就只剩下大黃蜂了！」

「這……又有什麼問題？」

史萊得的口氣像是在責備各務，怪他把事情講得那麼複雜。可是各務反而比他還感到奇怪。

「你……不是在艦上待了很久嗎？」



「抱歉……。除了本科的陸戰以外的都不懂。」

「聽好啦，史萊得。我就儘量講簡單一點，你好好轉轉你的豆腐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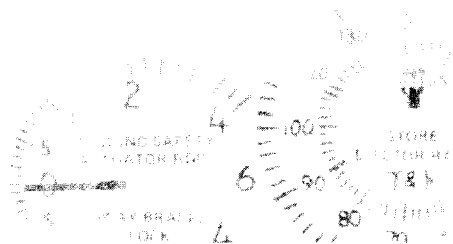
「哦……。」

（講簡單一點是很好，可是後頭那句豆腐腦太多餘啦。）史萊得只好含混的搭著腔。

「對方擊落過雄貓戰鬥機，這是專門設計用來對付戰鬥機而設計的呀！而且，當時的駕駛員還是TOP GUN畢業的高材生。而我們偏偏派出大黃蜂，你想這樣會有勝算嗎？大黃蜂其實是很容易操控的機種，但是它當初在設計得就要兼顧攻擊和戰鬥兩方面。講的好聽一點是萬能機種，但事實上不論是空戰還是攻擊，它都只能算是半調子。如果相同實力的駕駛員駕駛大黃蜂和雄貓對陣，贏的一定是雄貓，畢竟是專門機種嘛。」

「哦哦，我懂了。敵機既然能夠擊落雄貓，那麼派大黃蜂出擊，實在沒什麼意義。」

「就是這個意思。」



各務好像一個筋疲力竭的老師，呼了口氣，才繼續剛才的話。

「再說這次派遣的是個菜鳥。因此打出擊前我一再要求『一定要派艦上最有威力的雄貓』。我本身是傭兵，什麼飛機大概都能飛，可是克里普特是新兵，用什麼機種會有很大的差別。假如真是對付『黑水晶』，派雄貓才比較妥當。當然……即使是雄貓戰鬥機，也很明顯的不是它的對手。」

「真有那麼厲害嗎？那傢伙！」
史萊得聽的津津有味。因他為不是飛行員，所以只要「黑水晶」不直接攻擊艦隊，他這輩子恐怕真的沒機會親眼目睹。

黑水晶的嘲笑聲

109



可是好奇心卻是永無止境的。

「唉，現在回想起來還是令人震驚……。我聽說過對方的實力，可是親眼看到才知道低估了對方。不過，當時駕駛的若是雄貓，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呢。」

「那麼什麼？他不肯發雄貓戰機的使用許可嗎？……那種飛機雖然很貴，但也不至於沒有二、三架備用機吧。」史萊得無心的嘟囔道。各務卻搶著開口說：

「事實就是這樣，他根本不重視咱們飛行員的命。」

克藍將雙手抱在胸前，嘴唇緊閉，眉間到劃著深深的皺紋。

「呸！這種事艦長也答應！真想不到，那個混蛋參謀有那麼大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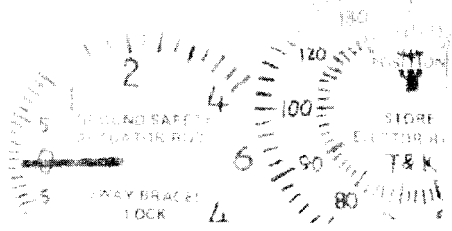
各務邊說邊滾倒在床上，他已經懶得再說了，於是克藍接下了話題。

「照奧夫參謀的說法，派出雄貓戰機每架得配備二名機員，一位駕駛，一位雷達官，可是新兵剛來還沒有搭檔，這艘船上又臨時抽不出二名雷達官……。」

「所以才要出動大黃蜂……。」

史萊得稍有瞭解，點了點頭。

「就是這樣！講得好像冠冕堂皇，結果卻讓新兵去白白送死……。」



語調中充滿了苦惱和悔恨。

「可是我還從雄貓戰機的雷達官們那兒，聽到了一些閒言閒語。他們覺得你和克里普特搭配在一起很奇怪，雖然說你和誰搭檔都沒關係，可是偏偏把一個血氣方剛的小毛頭推給你，這就有點……」

史萊得露出了百思不解的表情。

「奧夫·F·菲利普……」

突然，克藍唸出了參謀的全名。

「怎麼？你認識那個混蛋參謀嗎？」

各務倒覺得很意外。

「嗯？哦，是啊，聽說過他以前的勇猛事跡。他是個優秀的軍人，八年前退伍後，好像是在『海洋頂尖』當軍事顧問，一直到現在。」

「『海洋頂尖』？你說的是那個近年來業務急速成長的新興企業嗎？怎麼會有這種事，聯合國為什麼要找企業的軍事顧問來當參謀？」

各務露出了頗不以為然的表情。



「這……大概是基於他過去服役時的優秀紀錄吧。這類人事的事我也不是頂清楚的。」

「照這麼說，人事部門和『海洋頂尖』有來往囉。」

「話說回來……。」

史萊得聽著他們倆人的對話，好像想起了什麼。倆人立刻把視線轉向史萊得。

「假如我沒記錯，那艘失蹤的運鏽船，也是這個企業旗下的船。」

「唔，是這麼回事沒錯。」

克藍也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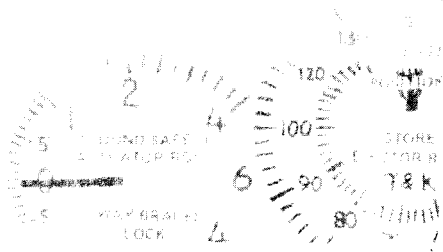
「而且，把鏽元素這種核能發電用燃料賣給日本的，也是『海洋頂尖』，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派遣自己專屬的運輸船負責運送。」

「結果就在太平洋正中央失蹤嗎？」

各務這回笑得諷刺極了。

「結果就這麼失蹤了。」

史萊得的嘴角也浮現了相同的微笑。



「接下來，前來搜索的人們就遇上了『黑水晶』這個煞星……。」

「怎麼樣？」

「這可能嗎……？」

各務和克藍對望了一眼，笑了。

「既然從明天起咱們就要回航，那麼要做只有趁現在啦，阿徹。」

史萊得也露出了會心的微笑。他似乎有什麼提議似的。

「……………」

各務閉起了眼睛，一旁兩人看他專心的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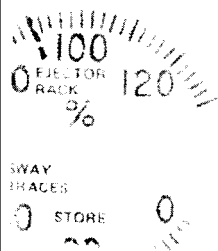
「有意思！」

各務一蹬便跳了起來，抬起了頭，他的心意已決。

「要從哪開始呢？」

史萊得的眼睛閃著光芒，那種眼神，像是愛搗蛋的小孩望著搗蛋大王似的，充滿了期待。自然，論起官階，各務是比他一級的。

「你還真不老實啊，史萊得。」



看著史萊得這副神情，克藍苦笑的聳了聳肩。

「彼此彼此！我就喜歡傭兵這一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像正規軍只能被綁在框框裡。」

「哈！說得好，那你也來加入傭兵，做我們的一份子吧。」

「哎，不行，我是有家室的人，經不起那個世界的大風大浪。」

「你還真不知趣。」

克藍心有不甘的望著天花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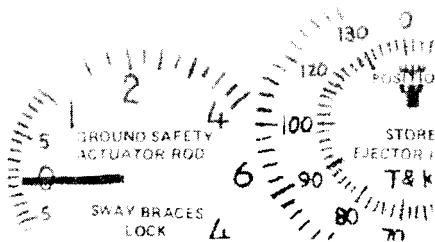
「言歸正傳吧，阿徹。你知道我是本艦的警備指揮官，在這艘船上，除了長官的房間和核子設施我進不去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自由出入。你說吧，你要我幹什麼？」

「史萊得呀，艦長有你這種好部下真是太幸運啦。」

各務忍不住笑了出來。

「大家都是這麼說的，阿徹。」

史萊得站起來回敬了一句，克藍也站起來了。



「好，開始行動，史萊得要負責拿到這次『黑水晶』事件的所有詳細資料，以及被它擊落的人的飛行記錄。」

「OK！我一定會想辦法取得完整的資料的。二小時後到我房間來拿吧。」

話說完，史萊得便興緻沖沖的離開了。

「舒密特，就拜託你去調一架新戰機來吧。」

「放心！我一定會弄到這艘船上最好的飛機的，不過，阿徹……。」

「不可以跟任何人說是吧？我明白。這裡所有的飛機都敵不過那傢伙，不過我另有對策，相信我。」

「……好吧。」

克藍瞪了各務好一會，才放出簡單的一句話，轉身離開了各務的房間。

「這次一定要把那傢伙摔進海裡去！」

啪的一聲，各務以拳頭擊掌，他的臉上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

（雖然不清楚會挖出什麼內幕，不過一定能叫那怪傢伙曝光！這也是我最愛做的事！）



這麼想著，各務一把抓起了床上的夾克，關上燈，走出了房間。

他認為，從他和「黑水晶」的戰鬥記錄中，一定還能找出什麼蛛絲馬跡。

「不曉得能從『艦內戰鬥情報中心』套出什麼東西來……。」

各務摸了摸略有鬍渣的下巴，向前走去。

時間已經不多了。如果真要拆穿敵人的把戲，就得使出非常的手段。

（光靠實力還是不夠的……。或許還需要一點運氣……。）

各務仰望著管線縱橫的走廊天花板，彷彿看穿了鋼板，清楚的看見了外頭的星

空。

III 擊碎！黑水晶

1

二小時，各務照約定來到了史萊得的房間。那的確像是個深受艦長信賴的軍官的房間，裡頭不但寬敞，還有家具，和各務的船艙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在這二個小時內，史萊得苦心搜集來的資料，如今都展現在各務的面前。

「這還真不容易到手呢，我花了好多咖啡錢才換來的。」史萊得看各務埋頭看得津津有味，不禁自吹自擂道。

「沒留下什麼把柄吧……？」

「別傻了，假如我真的那麼不小心，這裡早擠滿了海軍陸戰隊，等著把咱們扔

進禁閉室啦。這些可都是機密呢，被發覺是要送軍法審判的。」

「說得也是……我看還要等一會兒舒密特才會回來吧。」

一面說著，各務一面不客氣的找了張椅子坐了下來，視線始終沒離開過資料。

「還要等……那傢伙到底要調用什麼玩意兒啊？」

史萊得也坐了下來。

「這個嘛……大概是雄貓吧？這艘航艦上就屬那傢伙空戰能力最強了。」

「雄貓……就是剛才提過那個最貴的機種嗎？」

「貴是很貴，可是要是沒有雄貓，休想動「黑水晶」一根汗毛。說老實話，我

還擔心雄貓能力不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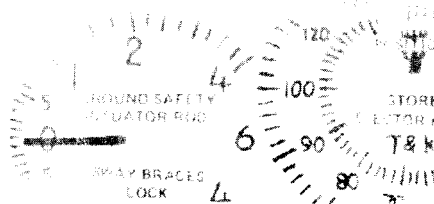
「哦，不會吧。」

史萊得好像事不關己似的聳聳肩。

「這真是……。」

各務嘆了口氣，把手中的資料捲成一束。

「看來敵人為了製造這架『黑水晶』花了相當多的人力和經費呢。」



「實驗機都是這樣的。△TYPE-X▽應該是特別實驗機的意思吧。」
各務站起身來回答道。

「特別實驗機……。有必要製造出這麼特別的機種嗎？」史萊得笑著，望著各務。

「嗯，假如說是為了獨占軍火市場的某個領域的話……。」
各務臉上浮起了一波冷冷的笑。

「走吧，史萊得。到艦載機機庫去，有話到那裡再談。」
各務一邊說，一邊用火點燃了手中的資料。既然是極機密的資料，自然得消滅得乾乾淨淨才行。

各務放開手，讓一張張著火的資料掉進煙灰缸裡。火光照得各務的臉一片紅潤，不一會，火光化為一縷煙柱，史萊得和各務在確定完全燒盡之後，才關燈離開了房間。

艦載機機庫是這艘航艦上最寬廣的空間，數不清的戰機折疊著機翼整齊的排列在這裡。機庫深處一片黑暗，看不清機庫到底有多大。在這裡，除了必要的燈以外

100
EJECTOR
TRACK 120
%

AWAY
BRACES
10 STORE

，其他的燈火都盡量減少。原本各務和史萊得還擔心地方太大，碰不到克藍，但很快的他們就找到了，因為在這個大機庫中，只有一個區段是燈火通明的。

如今，這裡只有他們三個人的人影。克藍背對著出入口，盤坐在地板上，正津津有味地讀著一本文件。在他的身旁，一架飛機被防塵布罩著。這引起了各務的興趣，因為那架飛機外形是那麼的奇怪，就算是有防塵布蓋著，還是遮掩不住它奇特的外觀。

各務目不轉睛的看著，走進了機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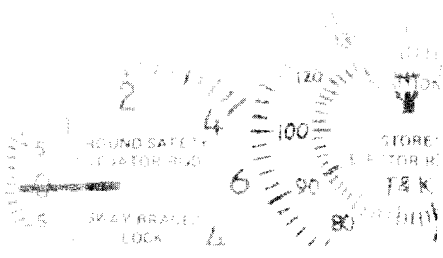
「舒密特。」

各務一直走到了克藍背後才開口叫他。克藍慌張的回過頭來，臉上流露著不滿的神色。這一點都不像是正常的克藍，他竟然一點也沒有注意到背後有人靠近他。

「喂、喂！虧你還是SAS出身的，怎麼警覺心這麼差呢！」史萊得揶揄道。

「多嘴！別耍我了。就是因為這艘船上沒有一個人是我的對手，我才敢這麼放心大膽。」

克藍邊說邊站了起來，巨大的身影投射在甲板上。



各務完全不理會另外兩個人的對話，逕自走向那架奇怪的飛機。

「這就是分配給我們的飛機嗎？」

各務仰頭眯起了眼睛。

「嗯，沒錯。」

克藍平靜的回答道。一旁的史萊得也開始仔細端詳。

各務抓住了防塵布的一角，用力朝旁邊扯了開來。那片厚重巨大的灰布啪的一聲翻個身，激起了濃厚的塵埃。

對於突如其來的這一大片灰塵，克藍和史萊得不禁用手掩鼻，將頭別開。只有各務仍舊強忍著灰沙繼續看著。

防塵布下的飛機露出了前半截。亞白色的機身上漆著灰藍和橙色的條紋，等於是在告訴別人，它是一架實驗機。這架怪異的飛機，機翼朝前呈V字形伸展，是前掠翼，機身充滿了威猛的線條。機尾仍舊被防塵布蓋著，不過從輪廓上看得出是雙引擎機種。問題是機尾原本該有垂直尾翼的位置卻是一片平坦，繞到後頭揭開一看，只見到機尾左右各伸著一片形狀奇怪的翼片。



「這是VX-72。代號『風神』。」

克藍走到了各務的身旁向他說明。

「奇怪！這是什麼？好業塢的道具嗎？我在艦上待了這麼久，為什麼會沒見過？」

史萊得皺著眉頭，語氣中充滿了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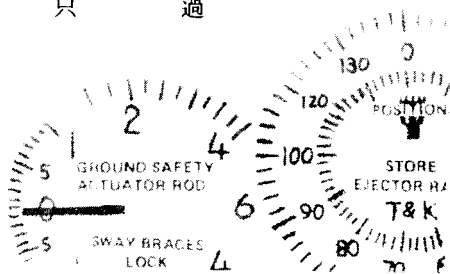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才把布拉開，各務繞著飛機四處打量。克藍在一旁解說，而史萊得只能站在一旁抬頭仰望。

「一個引擎的推力較雄貓大40%左右，最大推力則有二倍，極速超過四馬赫。在那種速度下，迴旋性能仍舊可以和F-16戰隼比美。這不是『戰鬥機』，正式名稱叫『超音速巡航機』。」

「這傢伙不開後燃器也能做超音速飛行？」

各務睜大了眼睛，克藍點了點頭。各務不禁輕吹了一聲口哨。

一般的戰鬥機即使以音速飛行，也得點燃設在機尾噴嘴旁的後燃器，才可以衝破音速。而後燃器這種裝備一旦啟動，就會耗掉大量燃料，所以通常是不能隨便啟



動的。可是人稱新一代戰機的『超音速巡航機』，只要用通常的引擎動力，便能擁有超音速的性能，所以說它是流體力學的極致之作。要是它再使用後燃器，那麼甩開空對空飛彈絕對不是難事。這真是飛行員夢寐以求的戰鬥機。

如今這樣的飛機就在眼前。各務一面聽著克藍的解說一面四處打量。然後走到登機梯旁爬了上去，打開了駕駛艙罩。

「駕駛艙內的設備都是最先進的。不論是武器管制系統還是飛航控制系統都是，連抬頭顯示器都是3D的立體影像。過去要靠三個人操作的系統，如今只要一個人就夠了。」



克藍繼續向凝視著駕駛艙的各務解說道。

「武裝呢？」

各務問道，視線還是沒離開駕駛艙。

「原本應該附有專用的空對空飛彈，不過這次好像並沒有準備。所以你只能用現有的武器來搭配使用。不過它的瞄準系統和飛彈誘導系統都比現有系統更精密，所以命中率也會提昇很多。」

「有二門接近戰用的火神砲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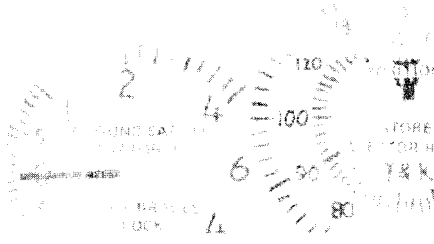
史萊得端詳著機首問道。

「嗯，20公厘口徑的。」

克藍回答。

各務試著坐進了駕駛艙。座椅十分舒服，座艙內的設計的確和他過去飛過的戰機不同。設在中央的操控握把握起來分外實在，他環視周圍，確定自己擁有足夠的視野。

「怎麼回事？這是誰提供的？」



各務站了起來，俯視著克藍。

「至少，不會是美軍提供的才對吧？」

一旁的史萊得仰望著各務問道：

「等……等一下。不是美軍的？那會是誰的？為什麼又會出現在這裡？」

史萊得的語氣充滿著難以置信的感覺。雖然這次任務是聯合國的任務，但這艘「獨立」號終究還是美國海軍的航艦。不論是情況怎麼變，都不可能會搭載他國的戰機才對。而眼前這架又分明是架實驗機。他們這次追捕「黑水晶」就已經夠忙的了，怎麼可能還有時間多載一架實驗機？至少，在史萊得的印象中，他還沒見過這麼大方的航空母艦。

「這傢伙真的不是我軍的嗎？」

史萊得為了確定，不得不再問一次。可是各務還是搖頭。

「史萊得，我們在接下這次任務之前，曾經替某國的新一代戰機做了一陣子試飛員。你認為是誰的飛機？」

各務意味深長的笑著，搞得史萊得滿頭霧水，只好聳聳肩。



「是美國海軍的。」

「海軍？我們的海軍？」

「嗯，沒錯。為了新型的艦載機。」

「就是這傢伙嗎？」

史萊得用下巴指了指眼前這架「風神」。

「不，不是這架。而且完全不一樣。相比之下，海軍那架簡直像骨董。」

「那、這架到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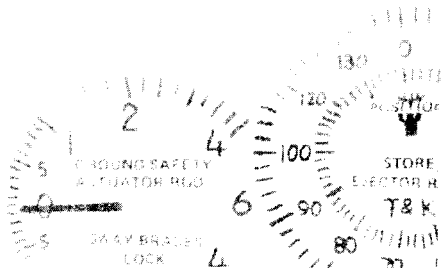
史萊得眯起眼睛，皺起了眉頭。

「就算同樣是美軍，航空母艦也不可能代替陸軍或空軍測試飛機。因為引擎和起落架的要求完全不同。就算測試出來也派不上什麼用場。」

各務還是用平淡的語氣繼續說：

「如今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某個對美國和聯合國具有影響力的組織，在和雙方達成協議後，祕密搬運上船的。別再想啦，史萊得。就讓舒密特告訴你答案吧。」

二人都把視線轉向了克藍。



「這個寶貝，就是剛才提到的新興企業『海洋頂尖』所開發的實驗機。」
克藍的語氣好像一點也不驚訝似的。

「海：海洋頂尖？」

史萊得一個控制不住便大喊了起來，聲音迴響在機庫中。相對的，各務的表情像是豁然開朗，彷彿一切都有了解答。

「不到一小時前，奧夫的秘密書，那個叫哈倫的傢伙發下了使用許可証。這是附有艦隊司令、參謀總長和艦長簽名的正式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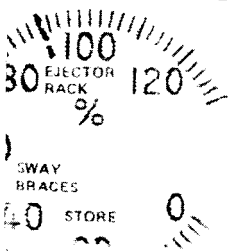
一面說，克藍一面從文件中抽出了許可証。史萊得立刻一把抓了過來，目不轉睛的瞪著看。

「這真是……。」

「其實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各務說著，一邊爬出駕駛艙，然後繼續說道：

「這個艦隊，有一個『海洋頂尖』所派來的參謀。而且他就坐鎮在本艦上。想搭載這架飛機並不是件難事。」



「可是為什麼？」

史萊得一改剛才的驚愕，稍稍顯得緊張了起來。

「原因有很多吧，不過『對手』是主要原因。」

「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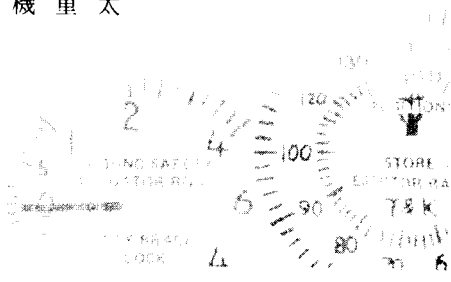
「沒錯。這次的對手，有能力與聯合國和世界為敵。而且，擁有一架能直撲太平洋中心，續航力極強的神秘黑色戰鬥機。如今，由誰來擊落『黑水晶』並不是重點。對一個缺乏實戰成績的新興企業來說，這正是讓它的實驗機一舉成名的大好機會。就算實驗機被擊落，周圍的人也不會因此而責難他們。再者……。」

「再者？」

「假如真能擊落『黑水晶』，那麼這家沒有實績的企業就可以翻身了。表面上，『海洋頂尖』是因為不得已的理由，將實驗機交給聯合國使用。但事實上，不論能不能將『黑水晶』擊落，他們都能保有顏面。」

「是嗎，原來如此……。」

史萊得的困惑好像一掃而空了。



「可是，光這麼想，又太一廂情願了。」

「怎麼？還有下文嗎？」

史萊得表情一變，張大了嘴巴。

「你所搜集來的資料，另外還有其他的含意。」

「含意？」

「對。疑點有二個。仔細看看『黑水晶』的行動，它只出現在一定的地區進行『狩獵』，而且是有周期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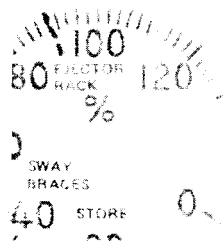
「真的嗎？」

史萊得和克藍的臉頓時嚴肅起來，各務繼續說道：

「目擊的地點倒是不少，可是進行戰鬥的地區就是那幾個。換言之，它讓人目擊只是為了掩飾它戰鬥的周期性。另外，它每一次出擊，都是和不同種類的戰機對抗。」

「這就……奇怪了。」

「而與它做最後一次交戰的，正是我和克里普時所駕駛的大黃蜂。如今，這個



艦隊的所有戰機都和它交過手了。由這點看來……。」

「他和我方的目的相同……。」

克藍輕敲了「風神」一拳。金屬外殼發出了一聲悶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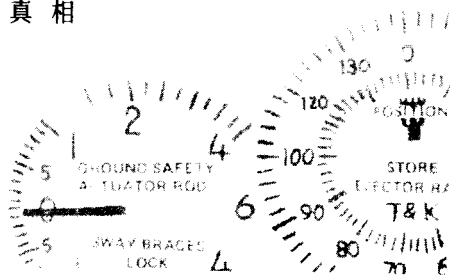
「是要累積實戰經驗……。」

史萊得露出了厭惡的表情。

「武器就是這樣，不用用看是無法看出實力的。有時實戰能力會和文字資料相差個十萬八千里。對於一些軍火老店來說，他們擁有過去的實戰經驗，所以不用真的動武，也能估算出新武器的實力。可是對新興的軍火企業而言，缺乏實戰，使他們根本無從判斷自己的產品是好是壞。更糟的是這麼一來更難開拓市場。當然囉，這只是我單方面的推測……。」

各務把眼睛眯成了一線，史萊得也倒抽了一口氣。

「如果「黑水晶」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想跟多國聯軍對抗，搜集實戰經驗的話怎麼辦？那麼當初鏽元素運輸船的失蹤事件，不就變成是在製造環境，讓多國聯軍前往這片海域的陷阱了嗎？」



「這……這未免太……。」

史萊得一時間竟然感到呼吸困難，他解開領口的釦子透了透氣。克藍則是表情凝重的望著各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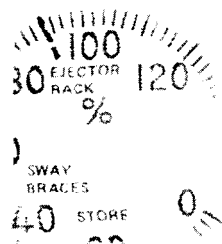
「沒有比多國聯軍更好的實戰對手了吧。這個艦隊有各式各樣的船艦和戰機齊聚一堂。他可以和當今各種精銳戰機對抗，累積戰鬥經驗。而且，事件本身更是最佳的宣傳。只要放出風聲，說這裡有一架『和「黑水晶」性能不相上下的戰機』，那會有多少人跌破眼鏡？總而言之，現在的人並不在乎武器的來歷和開發方式，只要威力夠強，都是好的。」

「可是這麼說來……，疑點又在哪呢？」

「我相信一定有人通知『黑水晶』，告訴他今天會派遣出什麼飛機、會飛到哪個區域。否則，他又要怎樣遂行他累積實戰經驗的計畫呢。」

「有內奸嗎？」

「正是。而且這個人必須是別人最不可能懷疑的人。傭兵和新聞記者是最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一開始就最容易讓人起疑的二種人。再者，美軍士兵也不太可能，





VX-72

GROUND ACTUA

SWAY

POSITION

STORE
EJECTOR RACK
T&K

GROUND SAFETY
ACTUATOR ROD

SWAY BRACES
LOCK

POSITION

STORE
EJECTOR RACK
T&K

因為他們接觸不到這麼機密的情報。若是懷疑美軍中有高階的軍官被收買，那也有點牽強，因為這個艦隊是多國聯軍組成的，總不可能各國都有軍官被收買吧。如今，隸屬於這支艦隊，卻又不被人懷疑的：就算被懷疑，只要沒有確証就動不了他的：而且還得是個能接觸極機密情報的人：只剩下……。」

「奧夫參謀嗎？」

史萊得睜開了眼睛。

「這只是推測而已。」

「那麼……嘎？慢著！你的意思是說，製造『黑水晶』的是……？」

「是奧夫參謀隸屬的『海洋頂尖』。」

各務斷言道。史萊得也啞然了。

「這架『風神』，依我看和『黑水晶』一樣，都是『海洋頂尖』企業的新戰機候選機種吧。」

「真實情況我也不太清楚，不這這架『風神』可能是競爭失敗的實驗機。」
克藍悄悄的走到一旁，看著白色的機身說道。

100
80
20
%
SWAY
BRAKES
40
STONE
0

「可是，這次為什麼要交給你，由你去挑戰『黑水晶』呢？這不是很奇怪嗎？」
史萊得大表不同意。

「所以說，這架飛機可能是一開始就要處分掉，所以才運上船來的。」

「要處分掉……。」

史萊得再次仰望這架「風神」。好像有點惋惜似的。

「雖說是要加以處分，但這架高性能戰機畢竟是花了大錢才造出來的，隨便銷毀太浪費了。所以他們才想利用它的剩餘價值，讓它變成『黑水晶』的最後一個對手。當然，事前他們早已經計算過了，『黑水晶』終究是會贏的。」

「可是，這就不對了。要是他們計算錯誤，要是阿徹你贏了那怎麼辦？」

「他們當然也會考慮到。假使我贏了，『海洋頂尖』很可能會犧牲掉奧夫，然後對『黑水晶』的事一問三不知。到時候，這架『風神』就會因為擊落過『黑水晶』，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了。不是嗎？」

「反正不論情況如何，都有利益可圖……。」

史萊得不禁搖頭了。



「這就是企業嘛。」

克藍附加了一句。

「絕對沒錯。」

「可是這全都是我的推測。說不定我這樣子推測根本就錯了。」

「那麼，只有把『黑水晶』擊敗才能見分曉啦，對不對？阿徹。」

克藍話才說完，便潛進了機身的陰影裡。開始照著維修手冊的指示，進行基本的檢查。

「說得也是。」

「阿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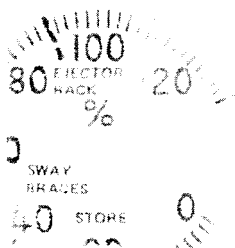
「嗯？」

「把這個拿去讀。」

說著，克藍丟給各務一份厚重的文件。

「這：是什麼？」

「是『風神』的駕駛員手冊。這架飛機和過去的飛機大不相同哦。系統差別太



大了。」

「嘎！要我讀這個？少說也有二千頁呢。」

「你若是不想死的話，就讀吧。」

「沒這個必要吧，我是個天才呀，這點你不是最瞭解嗎？舒密特。」

「自己說自己是天才，這太不要臉啦！不行！要讀完！」

克藍並不停下正在忙的手，只是堅決的命令道。

「既然如此，往後就沒有我這個海軍陸戰隊出身的事啦……。」史萊得在一旁

聽著他們的對話，忍不住伸了個懶腰。

「不，史萊得。你還有事。」

克藍的聲音從白色的機身裡冒了出來。

「嘎？」

「你要盯著阿徹，直到他看完手冊為止。」

「好是好啦，克藍。」

「怎麼樣？」

到這裡也是軍艦內的艙房。

這個房間的主人，用銳利的眼神看著那個打破室內寂靜的人。他年紀大約中年，雖然不高，但體格相當結實。嘴邊的短鬚，給人一種威嚴的印象。他的眼神極其鋒利，連時下的年輕人都很少有這般的活力，可是這是他年輕以來一貫的風範。身上穿著的高階軍官制服說明了他的身份。他就是奧夫·F·菲利普，多國聯軍機動艦隊的參謀，同時也是『海洋頂尖』的軍事技術顧問。

「一切都照計畫進行了……。奧夫顧問……。不，參謀。」穿著襯衫的男子說道，等待著奧夫的回答。

「在這房間裡叫顧問沒關係……。。」

奧夫對哈倫·德勞——這位他的侍從官說道。說是侍從官，其實說穿了就是『海洋頂尖』派來監視他的人。

「你好像心裡有什麼不高興似的，哈倫？」

聽到這句話，哈倫的背脊僵直了起來。原本公司這次派他來，是要他監視奧夫，預防他擅作主張。可是如今奧夫執意推動計畫，他竟然一點插手的餘地也沒有。

「顧問您似乎太輕視那個人的力量了。」

哈倫儘可能的保持面無表情，但內心實在平穩不下來。

「你是指各務徹？」

「是。」

奧夫好像看穿了哈倫內心的浮動，臉上浮起了微笑。但兩人之間的沈悶仍舊沒有被打破。

「各務徹和克藍·舒密特這組搭檔，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小角色啊。」

「我當然知道，我也看過公司給我的資料了，的確是有兩把刷子的搭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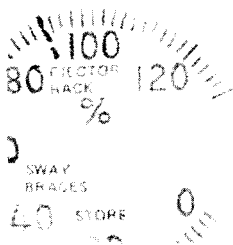
可是還稱不上『最強』的。當然，他們比一般只接受過訓練的正規軍強得多，因為他們是在實戰裡打滾活下來的。傭兵嘛，反正就是這麼回事。」

「顧問您……假如您是這麼認為的話，那我就再多說些什麼了。」

「哼！哈倫，你就是這點不高興？因為那個人？」

奧夫再次冷冷的微笑了起來，可是哈倫還是維持著原有的表情。

「算啦，你確定已經把那東西交給他們了吧？」



「是，交給他們了。可是，關於這點我有話要說。」
奧夫一言不發的望著哈倫。

「現在就讓『風神』曝光，好像還嫌太早了點。」

「你多慮了。」

「有關於這方面的事，多考慮一點總是好的。」

「你說得是沒錯，可是，偶爾還是應該大膽一點。」

「現在這種情況下，能這麼冒險嗎……。」

「別擔心。不管別人怎麼質疑『風神』，我都有說得過去的藉口。」

「您有什麼應對之道嗎？」

哈倫的眼睛眯成了一線。

「簡單得很。我們為了對抗性能優異的『黑水晶』，向『海洋頂尖』借調『風神』實驗機來使用。這時各務徹自願擔任駕駛員，卻不幸光榮的戰死了。這麼一來，他成了英雄，我們也搜集到了實戰經驗。這就是完美的劇本，但不僅只有如此而已。原本決定銷毀的『風神』，這麼一來便能『盡忠職守』的銷毀在太平洋海溝深

處，而所謂的『V X計畫』，也就永遠成為我們內心的祕密。接下來，△V X—73赫克力V，也就是『黑水晶』便能開發為量產型戰機上市。到此我的工作就結束了，再下去就要看你們的業務員怎麼推銷它啦。」

「這個計畫結束後，『赫克力』也要照計畫銷毀嗎？」

「當然。本公司開發的實驗機在和『黑水晶』激戰之後遭到擊落，這已經是一種宣傳了。之後，『黑水晶』再也不是實驗機△V X—73赫克力V，它將永遠成為一架神祕的黑色戰鬥機，永遠不再出現。」

奧夫好像在閒話家常似的，臉上的神色絲毫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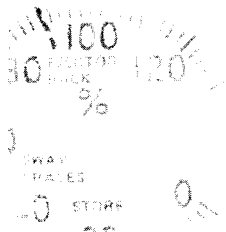
「……………」

哈倫無言的看著奧夫。

「公司早已經開始研商如何銷毀『赫克力』了。而這次為了銷毀『風神』，我好不容易才壓制住參謀部的意見，讓本艦提前返航，這已經不能再變更了。」

「我明白了。那麼，下次再討論處分『赫克力』的細節吧……。」

哈倫一面說一面低下了頭。他的內心雖然還有些許疑慮，但他是個生意人，深



深明白不能以個人的感情介入工作。對於壓抑感情這點，他倒覺得還蠻有自信的。

「那麼，你回去工作吧。計畫就要進入完成階段了，千萬別心浮氣躁壞了事。」
「是……。」

哈倫再度敬了個禮，並不走向剛才進來的門，而朝通向鄰室的門走去。他此行是以奧夫的祕書為身份，艙房自然就在一旁。他看著地板，稍稍嘆了口氣。

（各務徹……為什麼我老是不放心這個人。為什麼……？）
哈倫今天能在大企業裡有這種地位，是經歷過不少的大風大浪，如今他這種生意人的本能又敲響了警鐘。

就是因為這個人——各務徹。

當初，他剛見到奧夫時，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的直覺。但是面對各務，他覺得那種感覺更為深刻。

（那個人一定有問題……。顧問一定隱瞞了些什麼……。）

至少，事情進行得很順利，至於各務徹，就讓他和『風神』一起消失吧。

（只要『黑水晶』有隱形能力，『風神』就絕對鬥不過它。這點倒是無庸置疑

的。）

哈倫坐了下來，把手肘支在桌上，整理著思緒。

「……………」

不一會，他抬起了頭，自言自語道：

「說不定，我們犯了致命的錯誤……………」

哈倫站起來，走出了房間。他終究是個祕書，還有堆積如山的工作，時間也不容許他多想了。他氣定神閒地通過走廊，只有拳頭仍舊緊緊的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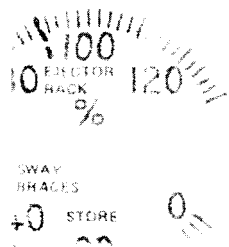
2

朝陽優閒的照著海面，大海微微的起著波浪，隨著輕風一起擺盪。

廣大的海面上，和那天一樣，飄著幾個小小的黑點。

小小的，小小的黑點。

這個舞台對人類而言，還是嫌太大了點吧？海，仍舊是那麼的靜，只有微小的



人，製造著微不足道喧囂。

航空母艦「獨立」號的飛行甲板上，一反昨日夜間的沈寂，甲板工作人員和修護技師正來往奔忙著。一群飛行員反常的穿著制服，而不是飛行服。他們正注視著一架甲板上唯一等待出擊的，外形奇特的戰鬥機。

那麼醒目的塗裝，可見那是一架實驗機。可是，它的外形卻和他們常見的軍機完全不同。大家都在討論著那架飛機究竟是什麼來歷。

圍繞在機身周圍的技師也是大惑不解的四目對望，歪著腦袋。只有克藍·舒密特一個人除外。

克藍爬上了梯子，滿臉油污的盯著駕駛艙看。

裡頭，拿著手冊默默的翻閱著的，正是各務徹。

「怎麼樣，會用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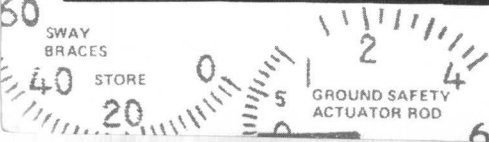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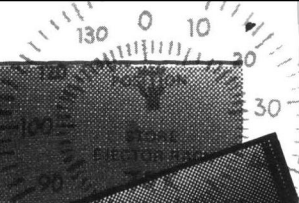
克藍用手背擦去了鼻子上的汗，對搭檔說道。

「你是在跟誰說話呀？」

各務的回答帶著苦笑。

POSITION EJECTOR
A11(4)

2-



GROUND SAFETY
ACTUATOR ROD

「就算現在我說我不會飛這玩意兒，那也來不及啦。」

「哈哈哈哈哈！沒錯，你看看周圍，有這麼多觀眾，你不想飛也不行呀。」

克藍好像事不關己似的開心的大笑。

「你放心，就算我死了，我也會變成鬼的。我會跟著你一輩子的。」

「對於您的好意，小的我心領啦。不過，想跟著我過一輩子的女人多得是，我才不需要身邊多一個翹辮子的伙伴呢。」

「哼！說這什麼話。」

「別再打哈哈啦，談談任務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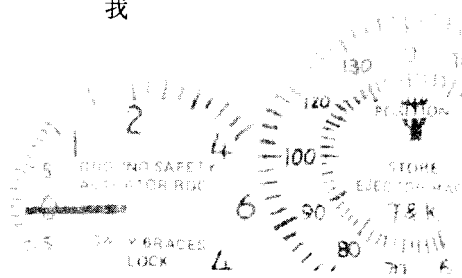
「嗯。」

「武裝都依照你的要求，六枚滿載的『ASRRAM（先進型短程空對空飛彈）』已經掛好了。」

「OK！對手畢竟是隱形戰機，搞不好連飛彈都沒辦法鎖定呢。」

「所以，你才想在近距離進行格鬥嗎……。」

「正是如此。」



「『援軍』會來吧？」

克藍的眉頭稍微皺了一下。

「大概會吧！？要是不來就麻煩了。不過，根據昨天的消息，應該是會來。」

「真是靠不住呀，你所謂的『援軍』。」

「的確是蠻令人心煩的，可是又找不出更有力的『援軍』了。」

「話是沒錯……。」

「史萊得就正在調查『援軍』抵達的正確時刻。別再擔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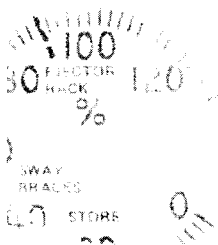
「沒想到咱們的『援軍』會這麼飄忽不定。」

就在他們倆人交談的時候，一旁看熱鬧的人群氣氛一變。立刻察覺不對勁的克藍和各務，緊張的往情況不對的地方瞧。剛才吵吵嚷嚷的人群，這時突然靜了下來，大家都立正了。

「參謀閣下和副官閣下露面啦。」

克藍嘲諷了二句。

奧夫一面向立正敬禮的士兵們答禮，一面用銳利的目光看著「風神」。在他身



後，跟著永遠面無表情的哈倫。

士兵們在敬禮完畢後，立刻四散各自行動。如今他們都知道了，這架怪飛機將由一位東洋人傭兵駕駛，前去和「黑水晶」較量，再看也看不出什麼精采的了。倒是有不少的媒體記者，他們雖然被攔阻在外不准靠近，但是他們照舊遠遠的打量飛機，甚至有人為了勝敗而賭了起來，沒過多久，參謀和副官登上甲板的事已經被大家給遺忘了。

哈倫環視四周，確認沒有人會聽到他們對話時，才悄悄的對奧夫耳語道：

「真奇怪。他竟然只掛載短射程的空對空飛彈。」

武器對哈倫而言就是商品，所以他才能一眼看出是哪家廠商製造的哪種武器。

奧夫無言的點點頭。視線還是沒離開「風神」。

「參謀竟然親自來歡送你，看來他對你的期待不小呢，阿徹。」

克藍開了個玩笑，各務只報以微笑。

「為了保險我再問你一次，阿徹。『黑水晶』真的會出現嗎？」

「嗯。那傢伙是奧夫的棋子，一定會在廣大的太平洋上準確的逮到我的。假如

他不出現……。」

「假如不出現……？」

「那咱們一輩子都會被史萊得嘲笑啦，一輩子。」

「……要是真的如此，那不如死了算了。」

「今天只有這架飛機要出擊。要是沒有內奸，敵機不可能在這麼一大片空域中找到我的，是不是？」

「到底誰才是內奸呢？」

克藍眯起了眼睛。

「這個嘛……。」

各務邊說邊露出了笑容。

（他居然還笑得出來……。）



看到各務的笑容，有個人心裡特別的不安。那個人就是哈倫·德勞。昨天，他閱覽公司送來的有關於各務的資料直到深夜。但就如那個老顧問所講的，那些資料裡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當然，就能力來看，各務是比其他傭兵來得優秀。但是如今他看著各務，還是猜不透那個傭兵心裡有什麼打算。哈倫故意裝著若無其事的表情，偷瞄了一旁的奧夫一眼。

可是奧夫的表情和平常一樣，還是充滿了自信，以及無比的威嚴。

哈倫再回頭看著「風神」，希望能為自己內心的疑問找出解答。

（再過不久，再過不久，這個攸關公司命運的計畫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大概是太神經過敏了吧……）

但即使如此，也還是不能將哈倫的內心平靜下來。

（顧問的判斷是不會錯的，就像他以前的判斷一樣。我大概真是擔心過度了。各務徹，很抱歉你的人生就到此為止啦，不會錯的……。）

這麼想著，哈倫再度望向駕駛艙，可是他的信心再次遭到了嚴重的打擊。那個即將去赴死的男人，如今竟然露出自信的表情，全身散發著一股自信的力量。哈倫

沒想到，平常看慣了奧夫的這種氣質，但各務所洋溢的自信，卻好像比老顧問還要強得多。

（他在接到這次出擊命令時，難道不知道是去送死嗎……？）

哈倫這麼自言自語道，想把心中所有的雜念拋開。

就在這時，哈倫見到人群中擠出了一位海軍陸戰隊的軍官，他記得這個人的臉。

（庫立克·G·史萊得，海軍陸戰隊，艦內警備指揮官。他來這裡幹嘛……也來看熱鬧嗎？）

哈倫緊盯著史萊得的一舉一動。史萊得用他粗壯的四肢排開了周圍的人潮，走向「風神」旁的克藍和各務。哈倫這次難得的皺了一下眉頭。他的意識全部集中到那三個人身上了。

一待克藍爬下梯子，史萊得馬上爬了上去。從旁邊望去，史萊得彷彿將上半身也塞進了駕駛艙似的在和各務交談。

各務看著史萊得的這股匆忙相，不禁苦笑了起來。

100
ELECTOR
RACK
120
%

WAY
THACE
STORE

「『援軍』會來吧？」

被各務這麼一問，史萊得才喘著氣開口回答：

「會：會來。而且很大……會一下子……突然冒出來。」

「什麼時候？在哪裡？」

登機梯下方的克藍仰頭看著他們兩人交談，照克藍的表情看，他覺得史萊得用不著這麼心急，有話慢慢說不就行了。

「在東彼夏里，是他的狩獵場之一，『RA點02區』。時間大約是三十分鐘後，範圍非常集中。規模不大，可是由於相當集中，所以威力很強。」

「可靠嗎？」

克藍這麼一問，史萊得才深深吸了口氣，回過頭來看著克藍。

「說什麼傻話！百分之百可靠。你別小看這艘航艦的雷達呀。再說，我們還用衛星資料查証過了。」

「謝啦，史萊得。我相信你。」

各務把手伸向史萊得，史萊得一把緊緊的握住了。

「有些人就是小心眼、多疑、讓人討厭。就像某人一樣。」

史萊得一面說著，一面望向克藍，嘲諷的笑了起來。克藍無所謂的聳了聳肩，轉身走向引擎部位。他和正在那裡工作的技師說了兩句話，技師立刻點了點頭，加快了工作的速度。

看著克藍又再度埋頭工作，史萊得才再看著各務，小聲說道：

「你提到的那兩位，還真的露面了呢。」

「嗯。」

各務並不很專心的回答。

「他們大概是擔心阿徹你的運氣太好了吧。不過我也沒想到這次『援軍』會這麼完美。」

「不管『援軍』來不來，我都會拼命的。」

「可是對方的隱形性能是靠電波吸收體這件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搜集了那麼多資料，判斷起來並不困難。再說，我也親眼見過那傢伙。」

「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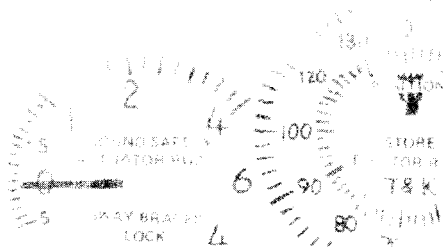
「記得波斯灣戰爭時美軍最引以為傲的隱形戰機F—117A吧。那架飛機主要要靠縮小機身，減少機身厚度，還有儘量讓外殼變成平面來增加隱形性能。當然囉，還在許多別的方面下了工夫。」

各務一面複查儀錶一面說道：

「用這種方法隱形，機身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要一看它的外形，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隱形戰機。可是，『黑水晶』不一樣，它的機身那麼大，而且沒有受到設計上的限制，但它的隱形性能卻是那麼完美。」

「就連我國空軍的F—117A也並不是百分之百能躲過雷達的追蹤。」

「艦內戰鬥情報中心的人也說過，航空母艦上的高性能雷達一次也沒有捕捉到『黑水晶』的蹤跡。他們說，雷達上只出現艦載機的影子，他們看到艦載機莫名其妙的做出纏鬥的動作，然後就被擊落了。不止如此，艦隊裡其他國家的軍艦也沒有用雷達捕捉到『黑水晶』。所以我從『黑水晶』的形狀、大小來研判，認為它是靠電波吸收材料來達到隱形目的。這方面的科技，事實上已經有部分轉交給民間使用了。」





「可是，怎麼可能吸收掉所有的電波呢？」

「以前的確是不可能。」

「唔？」

「但如今這種科技已經研發成功啦。由『海洋頂尖』開發的。」

各務的臉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一種完美的電波吸收體是嗎？」

「很可能。不曉得是用塗料還是裝甲材質辦到的。我當初駕駛大黃蜂和它打照面時，距離近的用肉眼都能看清它，可是誘導飛彈用的雷達就是不起反應。所以我確信它有吸收雷達電波的能力。」

「照常理，戰鬥機用雷達波照射敵機，接收到反射波，才能將敵機的位置輸入飛彈，讓飛彈去追蹤對不對。」

「正確。可是，原本應該反彈的雷達波一碰到『黑水晶』就不彈回來了。這麼一來，武器管制系統的電腦就會誤判，認為沒敵機。」

「也就無法誘導飛彈了。」

「就是這麼回事。」

「原來如此。難怪你需要『援軍』幫忙。」

「嗯。」

遠遠的，哈倫看著他們兩人的對話。距離這麼遠，他當然聽不見他們談了些什麼。可是他辨別的出他們嘴唇的動作。

（『援軍』？……到底是什麼？範圍雖然小，但是威力強大……難道是！『戰術性核子彈』？不……這怎麼可能呢！聯合國才沒有膽子動用核武呢。我到底在怕什麼啊，朝現實一點的方面想呀……什麼需要用到人造衛星的情報？）

哈倫外表上雖然平靜，但他的頭腦正在拼命的絞動。對方一定在計劃些什麼，就像他一樣。

（他只是個傭兵呀，還能幹什麼？可是我該怎麼辦？告訴顧問嗎？可是現在這種環境下，談話又怕被人聽到……。）

哈倫故做鎮定的回頭看了老顧問一眼。可是老顧問仍舊像是沒事似的，氣定神閒的望著白色的戰機。



『VX-72風神』的準備作業正一步步確實的進行著，絲毫不理會哈倫內心的焦急。

起飛前十五分鐘，廣播聲響起，除了繼續圍著「風神」的技師之外，閒雜人等一律離開飛行甲板。史萊得也在這時離開了。

「聽好，阿徹，這傢伙的抬頭顯示器是立體投影式的，儀錶顯示器和計數器都只是輔助性的，千萬別忘了。推力會大得讓你意外，所以操作油門得小心點。」

「我知道啦。更換模式是用語音控制對吧？我聽得耳朵都長繭啦。」

一面說著，各務一面合上了操作手冊，交給了一旁沈默著的克藍。

「再複習幾次也不嫌多呀。」

「話是沒錯啦，可是太死心眼的男人聽說交到女朋友呢。」

「你還有心情在這時候提女人？有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吧。」

「這次是玩真的呀！總該有問題吧，你第一次開這型飛機呢。」

「我已經看完手冊啦，在史萊得的監視下……。」

克藍這才嘆了口大氣。

「離起飛不到七分鐘了。倒數計時會投影在右邊角落。飛行時可以和人造衛星連線確定位置，藍色光點是『風神』，綠色光點是艦隊位置，紅色則是『黑水晶』：當然啦，紅色光點可能永遠也不會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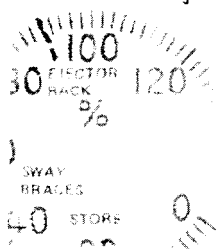
「克藍，你怎麼啦，我不是說過我全知道了嗎！」
連各務也想嘆氣了。

「閉嘴，仔細聽我講。我就是不相信你把那本手冊從封面到封底全看過了。」
「看過了嘛。」

「閉嘴！」
克藍還是一副不饒人的表情，板著臉不斷的向各務嘟囔。遠方的史萊得正津津有味看著這一幕。

（還真是父子呢。）

航空母艦「獨立」號為了發射這唯一一架飛機，開始繞出弧線，對正風向全速前進。艦隊的其他艦艇也紛紛轉舵配合。這支包含了二十八艘艦艇的大艦隊，為了



發射艦載機，一齊以三十五節的航速在海面上航行。真是一幅壯盛的風景。

甲板上，海風愈來愈強勁了。

「VX-72風神」已經推上了發射位置，固定在彈射軌道上。一旁的甲板工作人員在確定牢牢扣住後做出了手勢。見到他的手勢，其他的人員按下了啟動引擎用的增壓器的開動按鈕。

風聲和增壓器的吸氣聲愈來愈吵，位在「風神」機尾噴嘴後方的氣流反射板靜靜的抬了起來。這時，一位、二位：甲板人員紛紛開始撤離，他們不時回頭望著這架白色的戰機，然後小跑步離開了。

和估計的一樣，引擎發出了尖銳的噪音。後方的二次元向量噴嘴以雷霆萬鈞之勢噴出了青白的火焰。反射板在這股氣焰猛衝下微微震動著。

「這傢伙，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退到起飛控制站的克藍不禁發出了讚嘆之聲。

而看慣了艦載機起飛的組員們，也掩飾不住臉上驚愕的表情。

「這……這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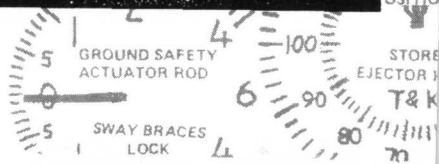
就連哈倫也不禁睜大了眼睛。雖然他也有參與開發，不過他是負責財經方面的事。他這倒還是第一次見到產品活動了起來。

可是相對於哈倫的驚訝，一旁的奧夫卻浮現了笑容，他的眼中閃耀著狂喜的光芒。

（真了不起……這傢伙！正符合我的要求！雖然即將被銷毀，但終究是掛上V X名號的傢伙。「赫克力」、不、「黑水晶」！你有了了不起的獵物啦！這和以前的獵物大不相同哦，奮戰吧！把它打倒，閃耀給我看吧！我珍貴的黑寶石！）

彷彿是在抗拒著奧夫的自傲似的，「





風神」發出了更強大的咆哮聲。機尾噴嘴的火焰已經幾近透明，周圍的景物也隨之搖晃。

座艙罩緩緩的關了起來。同時，各式各樣的影像都映照到了各務眼前的空間中。引擎的威力沿著座椅傳到了各務的身上，讓他的臉頰泛起了紅光。他緊緊的握住了油門控制握把。

各務對前來送行的人們敬了個禮，然後向控制彈射器的士官做出了準備OK的手勢。

同時，周圍的人群對這位駕駛著神祕飛機，前往迎戰「黑水晶」的傭兵，發出了一片歡呼聲。

「風神」這時已經把馬力提昇到了最大，氣流反射板因為高溫而開始冒煙，震動也愈來愈大，其中甚至有些部位因為承受不了，而發出了吱嘎的破裂聲。

「糟糕！快點發射！否則反射板撐不住了！」

克藍反射的向技師大吼，技師也反射的對麥克風大吼。就在這時，控制彈射器的士官揮下了手，做出了GO的手勢。



一股猛烈的力道在機尾推動著，另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前方牽引著，「風神」在一瞬間被「射」出去了。氣流反射板就在這時化成了千百個碎片，朝後飛散落進了海裡。前方的「風神」留下了一陣音爆，以及濃密的白煙，已經衝入天際，被陽光曬得閃閃發光了。

座艙內的各務因為這股從來沒體驗過的G力而咬緊了牙關。他開動了後燃器，一剎那間，他的身軀似乎陷進了座椅裡，他禁不住開始呻吟。

一陣白色的旋風，這樣子形容應該很恰當吧。「風神」就像飛彈似的脫離了航艦。機身一個左轉，立即開始爬昇，不一會，只留下一道白色的尾流，機身小得看不清了。

所有的人都聚精會神的望著天際，眯起了眼睛。看著那片「風神」早已不見蹤影的天空。

各務就這樣驅策著白翼，彷彿要替所有陣亡的人雪恥似的，前去和黑色的魔王一較高下。

「克藍。」

一隻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讓克藍把視線移回到面前。

「走吧。」

回頭一看，原來是掛著微笑的史萊得。

「嗯。」

「我想我信得過他。克藍。」

「……………？」

「那個菜鳥飛行員，還有他的哥哥，這回總算可以瞑目了。」

克藍和史萊得都知道克里普特的身世。當初克里普特剛登艦時，最照顧他的就是史萊得。克藍雖然沒見過克里普特，但他也蠻瞭解這種心情的。

「你現在才信得過他，真是太遲鈍啦。我一開始就相信阿徹的能力呢。」

克藍故意糗了史萊得兩句。

「哈！你居然還敢說這種話。剛才是在那裡喋喋不休，向他講解操作方法的

啊！」

「閉嘴！再跟我囉嗦，待會小心喝不到酒哦。」

「什：什麼！難道你連酒都準備好了？」

「這是用來祈祝阿徹凱旋歸來的酒，上好的呢。」

「你這傢伙：真混蛋！」

「哦，那好極了，我可以一個人喝個痛快囉。」

「你這：好：我認輸啦，好吧？這樣總能分我一杯吧。」

「認輸就好，你認了就好。」

克藍很世故的點了點頭。

「克藍？」

史萊得突然愉快的仰頭望著天空。

「嗯？」

克藍也抬起了頭，他們兩人的臉上，感覺到了幾絲涼快的水滴。

「看來總算是來啦。」

史萊得心情變得好好極了。

「嗯。」

克藍也微笑的搭著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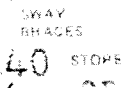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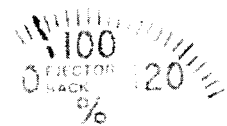
波浪稍稍變大了，甲板工作人員開始在機具上覆蓋防雨布。

雨終於降臨在太平洋上了。

各務驅策著「風神」，一路向「RA點02區」直奔。這個區域是機動艦隊抵達以來，「黑水晶」出現最頻繁的區域。各務不禁感到一陣心酸，因為克里普特就是在這裡被擊落的。算算，那次戰鬥經過了還不到十八個小時，所以各務的記憶還是那麼的鮮明。

「風神」以二百公尺的高度，一路以一一〇〇公里的時速前進。

雨點已經落了下來，風速也變強了，這對飛行是很不利的。各務把雷達的搜索模式切換成大範圍，搜索範圍有一五〇公里。各務在等待雷達螢幕上出現一個原本不會出現的敵人。在各務的眼前，3D的投影照著順序排列著，一一收進了各務的眼中。不論各務的視線朝哪裡轉，影像都會朝視線的方向移動，隨時告訴他最新的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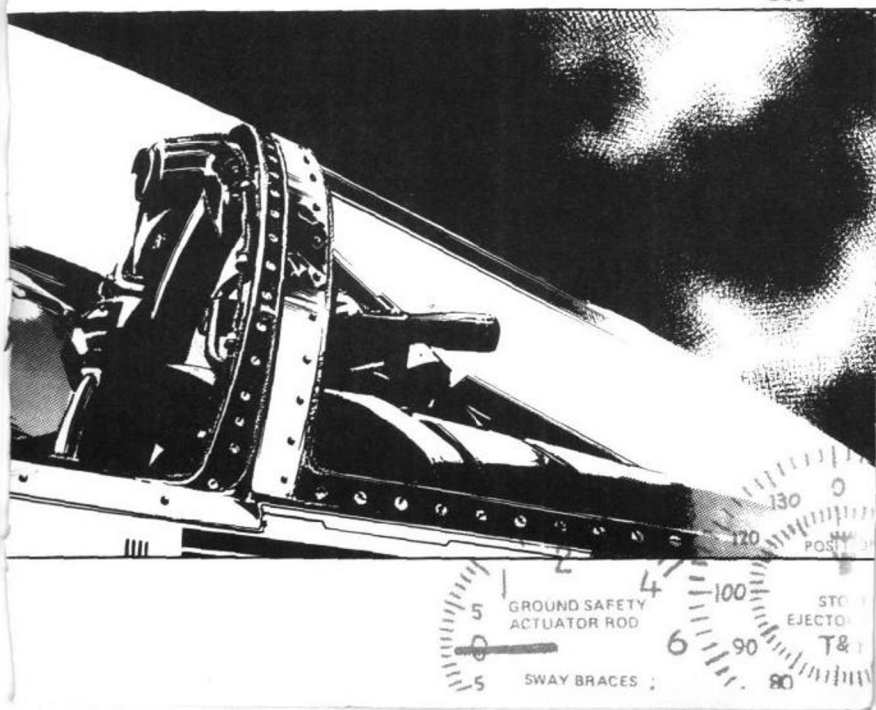


「風神」便一直以巡航模式繼續著毫無異常的飛行。

各務原本就對這架白色的戰機抱著極高的期待。可是，一直等到他接過操縱桿，他才明白這架「海洋頂尖」的產品有多麼優異。

由於預料將來的戰場上，大量的武器會採用隱形科技，所以「海洋頂尖」為這架「風神」開發出了極其精密的雷達系統。

就現存的隱形科技來說，還沒有辦法完全阻止電波反射和熱源放射。換言之，只要有一絲雷達波被反射，只要有一點熱源散漏出來，即使微不足道，也可能變作



隱形戰機的致命傷。而「風神」上的雷達感測器，正是『海洋頂尖』依照這個原理而設計的。

不僅如此。這架「風神」還有著特異的外形，和新開發的導航系統，大幅減輕了駕駛員的負擔。只要駕駛員做出動作，電腦便能解析人所感覺不出的變化，讓飛機做出過去所辦不到的高難度動作。簡單一點說，這是一架專為空中格鬥而開發出的超音速巡航機。

假如當初的推測正確，「黑水晶」也是『海洋頂尖』開發出來的，那麼這家公司等於是一方面研發反制隱形科技的技術，一方面又在開發完美的隱形科技，最後

擊碎！黑水晶

169



，兩方面都大有斬獲。

「一流的死亡販子。」

各務看了一眼駕駛艙，這麼感嘆道。

這就好像是「自相矛盾」的成語，同時在製造著無敵的矛和萬能的盾。面對著「風神」這樣的利器，連各務都感覺到心寒。

可是，照理說，「黑水晶」的隱形科技，應該是比「風神」的精密雷達更勝一籌才對。正因如此『海洋頂尖』才會打算銷毀「風神」，奧夫才會把它交到各務手裡。可是，各務是傭兵，沒有勝算的仗他是不可能去打的。

當然，這一切都還是各務的推測，但各務生來就是個只相信自己的判斷的人，他就靠著這一點活了下來。自然，他也不是沒碰過難關，可是這一次，他的直覺把「黑水晶」唯一的弱點告訴了他。

投影在各務面前的影像資料中，氣象衛星的情報吸引了各務的注意。

（應該還會持續下去才對吧……）

資料顯示，前方的一股低氣壓正在不斷增強威力。各務再度把視線轉向機外，

這就是「黑水晶」的弱點。假如各務沒有猜錯，這場雨正是關鍵所在。

「風神」如今正在「RA點02區」——這個人稱「黑水晶狩獵場」的區域，以自動控制系統繞圈巡航。已經過了二十分鐘了，各務在確認一切正常後，靠到了椅背上，慢慢的閉上了眼睛。

（到底還要我等多久呢……。）

各務在心中嘟囔著。他的計劃中沒有考慮過「黑水晶」不會出現這一節，他確信，對方一定會出現。

這次反對各務出擊的人自然不在少數。這是當然的，因為根本缺乏證據。各務徹只是一介傭兵，而他的「直覺」也沒有根據，不論『海洋頂尖』有什麼內幕，在現階段他只能保持沈默。就在這樣的局面下，出擊的許可竟然還是發下來了，而且聽說還是奧夫說服了反對的人。想到這裡，各務也不得不苦笑了。

看看手錶，距他離艦已經三十分鐘，在這裡也巡航二十分鐘了。他想變更航向換換口味，就在他手握上操縱桿，把自動駕駛儀關掉的時候……

「警戒！距離一八〇〇〇，速度〇・八馬赫。確認機數一架，朝本機接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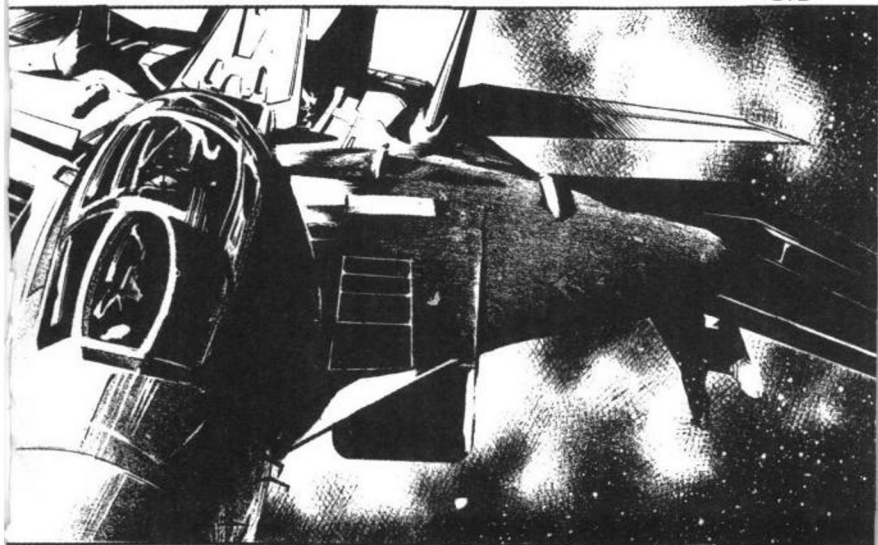
目標機機型不明，無敵我識別訊號。重覆一次，目標機詳細資料不明。」座艙內響起了「風神」的導航系統的電子合成語音。同時警戒蜂鳴聲大作。各務立刻反應了過來，首先把所有自動的模式全改為手動操作，接著命令武器管制系統解除保險。

「指示確認，聲紋比對完畢，FCS 開始運作。掛載武器識別完畢，啟動設定模式……。」

合成語音依序唸著機身狀況，各務一面聽，一面用手指扳動著開關。

「警告！依雷達反射預測，目標機擁有高度隱形能力。」

「預測的準確性有多少？」



「九八・九一%。」

「好戲上場啦！」

各務幾乎要歡呼了出來。各務明白，這架「風神」的雷達可以有半徑一五〇公里的精密搜索能力，敵機能在「風神」毫無警覺的狀態下這麼深入，只有一架飛機有這種能力了。

「不會錯的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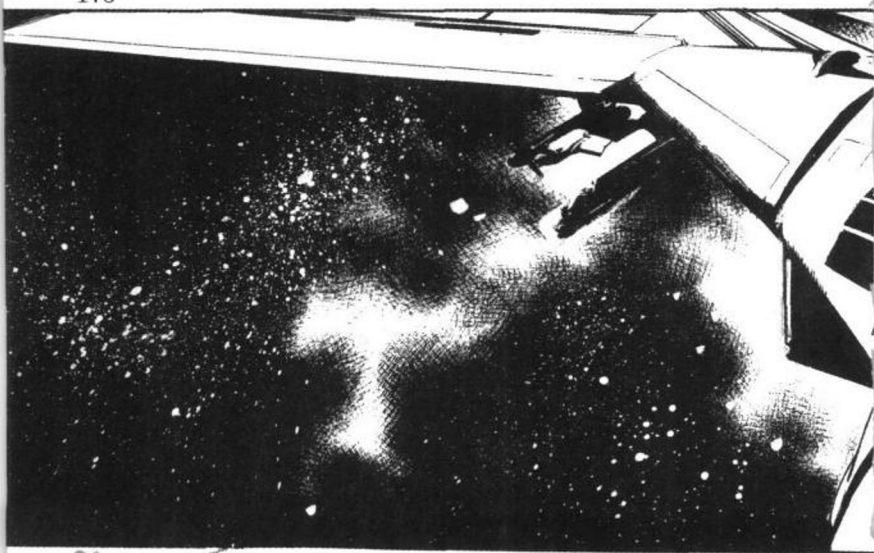
各務這麼說道，把頭盔上的護目鏡推了下來，同時扣上了氧氣面罩。

（和氣象資料比對之下，對方果然在經過雨勢較大的區域時曝露了行踪……。終於逮到這個看不見的傢伙啦！）

各務體內的鬥志油然而生，他從來沒

擊碎！黑水晶

173



有過這麼強烈的感覺。

「對方不是身份不明機種。是『黑水晶』，把不明飛行物稱呼改為『黑水晶』。」

各務命令導航系統更正，電腦螢幕顯示更正完畢了。這時雷達螢幕上代表中立的黃色光點，才轉換成代表敵機的紅色光點。紅色光點正在徐徐接近著，而且明顯的已經知道了「風神」的存在。紅光點一閃一閃的，各務也逐漸摸清了雷達的性能界限。他明白，這已經是精密雷達所能搜索的極限了。

「你果然有兩下子，『黑水晶』。連這架『風神』的雷達波，你都能吸收掉一大半。」

各務冷笑著，再度看著雷達。紅色的光點慢慢的在移動著，就好像是以「風神」為圓心，在劃著螺旋一樣，逐漸縮短了距離。每當距離愈接近，紅光點閃滅的次數也就愈少。終於，到了距離一〇〇〇時，光點不再閃動了。

（逮到你了！）

各務在心中大喊。就在這一瞬間，「風神」的眼睛完全捕捉到了「黑水晶」，

各務立刻依照雷達的指示，朝右上方望去。

在一片雨水織成的銀幕——水幕中，出現了那傢伙的機影。

「『黑水晶』……。」

各務在機影映入眼簾時，咬緊了牙關，惡狠狠的叫出了對方的渾名。

黑色的戰機就在雨中盤旋著，機首一直朝著這邊。就像是一隻活生生的黑豹，在高處覬覦著獵物一般，充滿了野性的王者風範。和十八個小時前一樣，它來了，來到這位傭兵面前。

（你想搜集實戰經驗？我會好好招待你的，恐怖也會一起奉送。）

剎那間化成火球的克里普特的座機——大黃蜂爆炸的影像浮現在各務的腦海中。雨下得更猛了，彷彿在煽動著雙方的獸性。

「一決勝負吧！」

各務吼道，猛力的把油門握把推到了底。在此同時「黑水晶」機尾的噴嘴也迸出了如同慧星般的閃光。在暴風雨中，白色和黑色的漩渦開始猛烈衝撞。沒有人挑起這場戰鬥，但這場戰鬥也用不著任何人刻意去挑起。



一待各務起飛，奧夫便毫不在乎的繼續起參謀的工作。通常只是拿些文件來裁決，消磨時間而已。他沒什麼好擔心的。只要「風神」被擊落的消息傳來，任務就結束了。

可是，生性樂天的他，今天卻有一點動搖。他桌上的酒杯竟然因為艦身搖晃而摔碎了。老顧問看著碎裂的酒杯，趕忙把哈倫叫了過來。

「波浪好像大起來了……。」

他一個人望著室外，捲動的海水已經變成了藍灰色。突然，身後傳來了不小的關門聲。回頭一看，青著一張臉的哈倫，連門都沒敲就闖了進來，但馬上，奧夫又恢復了威嚴的神情。

「低：低氣壓來了，02區有低氣壓……。」

哈倫邊喘邊說道。嘴唇甚至冷著紫色。看見哈倫這種表情，連奧夫也不禁皺眉了。他坐在椅子上合抱起雙臂。

「那麼：02區的低氣壓情況如何？」

「是：是。綜合C1C等處的情報，每小時的平均降雨量，會超過200公厘：



……」

「說不定這次太勉強了……。」

「是……如果考慮到『黑水晶』所使用的電波吸收塗料的性質，上面要是附著了些什麼異物，那些異物是有可能會反彈雷達波。」

「每小時二〇〇公厘的雨量，很容易讓雨水附著在機身上。問題是它的反彈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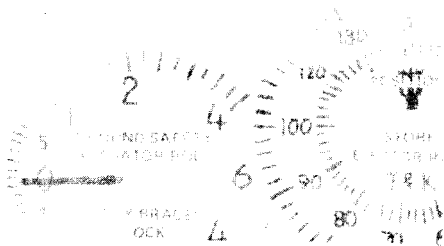
「和普通戰鬥機對抗應該還不成問題。可是『風神』擁有更精密的雷達，依雨量和距離來推算，『風神』還算有可能捕捉到水份所反彈的雷達波。假如撇開隱形性能，他們兩方的勝算是五五波，『風神』的運動性甚至還略高一等。」

「各務選擇這個節骨眼出擊，難道說他已經看穿隱形性能來自電波吸收了……」

？」

「我也不明白……。」

哈倫的聲音顫抖著，氣得奧夫不禁咋舌。他用輕蔑的目光盯著這個膽小如鼠的哈倫。



「那又有什麼好怕的！勝負還是未定之數呀！就算有二百公厘的雨量，那也不表示隱形性能會百分之百失效呀。就算喪失了隱形性能，各務這是第一次駕駛『風神』啊，反過來說我方的飛行員從『黑水晶』一出廠就一直駕駛著它，經驗豐富得很，放心吧！懂了沒？懂的話快回去工作，別讓其他人看見你這麼慌張的樣子！」

奧夫揮著手，急著把哈倫趕出去。

「看來，你實在太小看各務徹那小子了。」

哈倫突如其來的強烈語調嚇了奧夫一跳。

「你說什麼？」

奧夫用最嚴厲的眼神注視著哈倫，可是這回，哈倫卻毫不退縮的瞪了回來，兩人相對無言。

「打擾了。」

哈倫丟下了這麼句話，離開了奧夫的辦公室。冷冷的，奧夫看著他的背影，一言不發。

100
30 FACTOR
BACK
%

120

WAY
SALES

0 SYDNEY

0

彷彿是一正一反的兩個倒影，一黑一白的兩架超音速巡航機互相用音速牽制著對方，在空中劃出一縷縷殘影。可是，「黑水晶」卻先一步打破了這種均衡。雖然並沒有鎖定，但他的飛彈卻先噴火了。

和機身一樣施以黑色塗裝的飛彈，以數十倍音速的高速，猛然衝向「風神」。

「真是浪費彈藥……。」

各務一面嘟囔，一面將機身朝下方切入，沒有誘導的飛彈實在太好對付了。可是，那些掠過「風神」上方的飛彈，就在「風神」的正上方引爆，化成一團火球。

「居然裝有自動引信！」

各務怔了一下，一片飛彈的破片隨著衝擊波襲向了「風神」。「風神」好不容易才穩住機身，下一瞬間，它已經衝出了濃煙和火球。

所謂的自動引信，不必一定要命中目標才會引爆，只要距離夠近，飛彈就會自動引爆，藉著碎片和衝擊波來破壞敵機。換言之，這種飛彈不需要多精確的瞄準，只要朝敵機的大致方位發射就行了，使用起來頗為方便。

「好險！好險！我太輕敵啦……。」

剛才的爆炸震的各務的耳朵發疼，他伸手敲了敲頭盔，望著被拋到身後的火球，不禁糗了自己幾句。

「看來那傢伙的絕招不只有隱形性能一項而已嘛……。也好，那就更有趣了。」再度盯住那架在原地盤旋的漆黑戰機，各務大笑了起來。

「我要讓你把能力發揮到極限！你不是想要戰鬥經驗嗎？『黑水晶』！」各務希望「黑水晶」的飛行員能聽見他說的話，他開啟了無線電，大聲的吼著

可是對方並沒有回答，沈默所帶來的壓迫感穿透了「風神」的機殼，直接傳達到了各務的身上。

忽然，「黑水晶」翻了個身，將機首指向「風神」。「黑水晶」的砲口噴火了，機砲彈發著紅熱，毫不留情的衝向「風神」。

另一邊，「風神」則以極佳的迴旋性能閃了開來，像支圓規一般，繞著「黑水晶」劃著大圓。白色的機身撕裂了空氣。



100
EJECTOR RACK
80
120
%

GROUND SAFETY ACTUATOR ROD

SWAY BRACES LOCK

POSITION

STORE EJECTOR
T&K

這時，「風神」的座艙內，電腦突然對各務發出了警告。

「駕駛員請將雷達瞄準系統開啟到ON的狀態。重覆一次，駕駛員請……。」

「還早！在我發動攻擊之前，我得先把對方駕駛員的自尊心消磨到谷底！」

彷彿是在回應著各務的意念似的，「黑水晶」除了用火神砲攻擊之外，還連續射出了三枚飛彈。

「又是自動引信嗎？」

二機的距離只有二〇〇，剛發射的飛彈如今已經衝到「風神」的跟前，根本來不及做出反應。飛彈就在機身左右接連引爆，頓時，「風神」又被碎片和火焰所包圍了。

「風神」的座艙激烈地搖晃著，警告燈照的艙內一片通紅，一波波的衝擊震得抬頭顯示器上的投影一陣明滅不定。座椅的安全帶則深深的陷入各務的肌肉。

「你：你不要：太得意忘形啊——！」

這麼叫道，各務把機身一扭，朝下突破。

在脫離火球之後，海面迅速的朝各務面前逼近。「風神」在海平面高度一個轉



向，再度開始高速爬昇，剛好對準了上空的「黑水晶」的機腹。

「來玩真的吧！」

濺起了一陣水沫，「風神」配合著各務激昂的吼聲，迅速的與「黑水晶」拉近了距離。

各務用手指撥開了握把上的扳機保險，扣下了扳機，火神砲朝目測的目標噴出閃光，一朝黑色的機身飛去。

可是，砲彈竟然撲了個空。上空盤旋的「黑水晶」伸展著它的兩片大翼，一面滾轉一面朝側面滑了開來。閃光只切穿了空氣，這讓各務大吃一驚。

「風神」爬昇到相當高度之後，繞著大圓向右迴旋。各務又見到了「黑水晶」，展著黑色翅膀悠閒的留在空中。

「真了不起，一點破綻也沒有……。」

各務重新調氣，檢查機身的受損程度。還好，只有部分裝甲燒黑而已。

「沒想到你準備了那麼有趣的玩意兒……可惜啊！」

這麼叫道，把控制握把往左一推，各務的戰鬥意志衝到了頂點。

「黑水晶」的機尾也噴出了白色的火焰，跳躍似的開始移動，二架超音速巡航機就像扣在一起的兩節鐵鍊，在太平洋正中央的空中展開了纏鬥。低空飛行時，海面隨之騰起壯盛的水沫，二架戰機就像黑白兩條龍一般，互相捲曲著爬昇，鉤出了兩道螺旋般的軌跡。

各務瞄了緊緊跟在身後的黑色戰機一眼，偶爾當「黑水晶」咬住他的時候，他的座艙內會響起一片警告鎖定的蜂鳴聲。各務總是把「風神」的性能逼到極限，讓對手一直無法真正鎖定他。

「有什麼奇招快使出來呀！秀給我看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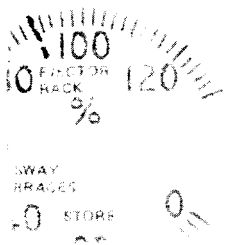
就在各務這麼說的同時，後方的黑色戰機拋出了什麼東西。

（是飛彈嗎？）

一瞬間各務繃緊了神經。可是對方拋落的東西似乎比飛彈大得多，而且筆直的落進了海裡。就像是小一號的副油箱一樣。

「……………」

很快的，答案就揭曉了。就在各務朝右下方滾轉時，蒼茫的大海突然有什麼



，垂直的竄昇了上來。

「！」

各務反射的把機身朝左翻，橫移了開來。機身因為極度的運動而發出悲鳴聲。可是從海中竄出的東西，仍舊準確的追蹤著「風神」的軌道。

「飛魚：『先進飛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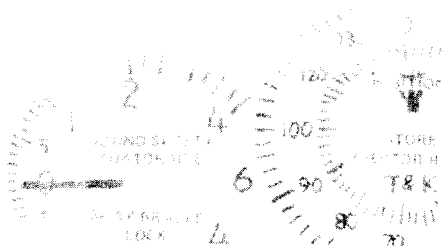
忍耐著足以翻騰內臟的強大G力，看著「風神」的電腦所捕捉到的畫面，各務不禁咋舌。

「先進飛魚」是一種詭雷式的對空武器。投擲後它會像魚雷一樣潛在水中，等到敵機通過時，它才發射出數個小型的對空飛彈彈頭。這些彈頭一衝出水面，就會自動追蹤、擊落敵機。原來剛才看到的小一號副油箱，竟是「先進飛魚」的飛彈策艙。

而且這些「先進飛魚」，都裝了自動引信。一一在「風神」周圍自動引爆了。

「混帳東西！怎麼甩不掉！」

各務口出惡言，改為急速俯衝。「先進飛魚」的彈頭仍舊在繼續接近、引爆。



在衝擊波和碎片的夾擊下，「風神」飛快的逼近海面。

「來試試這一招！」

各務啐道，機腹下兩枚飛彈脫離了開來，「風神」一抬頭，便反轉離開了海面。

。 施放的兩枚飛彈一撞擊到海面，便因震動而引爆。一瞬間，水面冒起了強大的水柱和震波。

下一秒鐘，畫面更壯盛了。各務施放的飛彈在爆炸時，接連誘爆了同時通過上空的小彈頭。一連串的爆炸，仔細數數不少於十幾二十回。

這股衝擊波擾亂了「先進飛魚」敏銳的感測器。一般而言，飛彈只要有一部分故障，或是失去目標，便會自動引爆。各務就是利用這一點。

在無數的水柱襯托下，「風神」開始垂直爬昇。一旁原本在靜靜觀戰的「黑水晶」這才追了上來。各務明白，對方已經開始動搖了。

「終於來啦！『黑水晶』！」

「風神」毫不猶豫的開始忽左忽右的閃躲，而「黑水晶」則是在後頭緊咬不放



GROUND SAFETY
ACTUATOR ROD

STORE
EJECTOR RA

T&K

ACK

5
1



WAY
RACES
EJE
RAE

WAY
RACES
0 STORE 0
20

。他們兩架戰機像是在做特技飛行似的，各務迅速的瞄了一眼緊跟在後方的「黑水晶」，便以極度的銳角將「風神」向右折。這是「風神」性能的極限。強大的橫向G力襲向各務，讓他頓時一陣眼盲。他拉命的甩了甩頭，才再度把視線投向後方。

「黑水晶」同樣在做著極度尖銳的迴旋，仍舊緊盯著「風神」的機尾。它的特殊裝備大概是用完了吧，如今「黑水晶」已經不像剛才那麼悠悠哉了。

（看來他也只剩下普通的空對空飛彈了。）
各務微微的笑了。

二架戰機的翼端捲起了一陣機雲，再一陣猛右轉，機身幾乎要橫向甩了出去。
（這次換我來玩玩啦！）

各務的心中默唸著，突然地把引擎的油門握把逆向推動，打開了所有的空氣動力煞車。「風神」的機身後方的煞車板突然張開，在一·五馬赫的高速下，這種非常的舉動惹得機身材料一片嘎吱作響。

在強大的逆噴射和空氣動力煞車的幫助下，「風神」的速度瞬間由超音速減到了零！引擎仍然怒吼著，可是這時「風神」機首上揚，已經完全停上在空中了。

「唔！」

激烈的衝力使得安全帶狠狠陷入了各務的肩頭。他沒辦法控制自己的呻吟聲。就這樣，「黑水晶」眼睜睜的看見在前方距離不到五〇〇的「風神」靜止了。「風神」的機身急速的變大，而這是在不到一秒內發生的事。

「黑水晶」反射似的立刻抬起了機首，仍然維持著音速，從一旁穿越了過去。這是老練的飛行員才會下的判斷。若是普通人，在發現前方飛機突然煞車時，一定會慌亂的跟著煞住，這麼一來，兩架飛機就會因為互撞而化成火球，成了海中的碎屑。可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但要做出反應，還要做出正確的反應，這是需要經驗和潛意識的。說來好笑，各務使出的這一招，還得要靠對方的技術和經驗來配合才行。

「黑水晶」就像是一道黑色的閃電，從「風神」機鼻前方三〇公分處擦了過去。

在各務的眼中，「黑水晶」只像是一陣影像，倏地便飛了過去。可是「黑水晶」機尾噴出的渦流卻很實在，跟著音爆一起衝向了各務的正面。





各務的臉因痛苦而扭曲，他咬緊牙關，努力的控制住「風神」，渡過這一波衝擊。

接著，他再度將油門握把推向最大，原本左右張開，讓機身看來格外膨脹的空氣煞車板又平貼了回去。高度錶顯示只有二〇〇公尺，「風神」機尾的噴嘴又再度開始冒火，白色的火焰雖然激盪著海水，但是，要把曾經一度失速的機身再恢復平衡不是件容易的事。引擎在經過剛才和現在的折騰後發出了尖銳的，幾近咆哮般的吼聲。「風神」的機首這時高高抬起，幾乎與海面呈垂直狀態，它的推力正在逐漸恢復，白色機身的後端湧起了龐大的水花，它的雙翼終於再度復蘇了。

就在此刻，「黑水晶」也碰到了類似的情況。剛才掠過「風神」時，過度接近而產生的亂流影響了它的穩定。當「風神」正打算垂直爬昇時，「黑水晶」仍舊以音速飛行，機身像根螺絲般的扭動著。

各務從眼角瞥見了這幅光景，不禁笑了。「風神」這時已經開始垂直爬昇，迎面而來的G力也開始壓迫各務。

「嗚喔——！」

100
120
%

WYAS
FRAC-6
TONE

0



各務吼叫著用全力扳起操縱桿，開啟了後燃器。引擎進氣口瞬間吸入了雨水和大量的空氣，「風神」終於由海面爬昇到了正常高度，重新恢復了水平的姿勢。同時，「黑水晶」這會也在努力恢復平衡。不過或許是剛才太過突然吧，「黑水晶」花了好一陣子才穩了下來。

當這兩架超音速巡航機都再度準備接戰時，「風神」已經咬住了這架黑色帝王
的機尾了。

「多謝啦！」

各務搖了搖頭，讓因為G力而模糊的雙眼恢復視覺。眼前這副光景如今對他有
利了。

很快的，「風神」拉近了它和「黑水晶」的距離。在各務表演剛才那招特技之前，情勢完全是相反的。如今，「黑水晶」為了甩掉「風神」而開始左右閃躲，可是後方那架白色戰機，像是有根繩子拴著似的，照著相同的路線在追咬。突然，「黑水晶」一扭機身，用銳角開始滾轉，這是世界上從來沒有人嘗試的，在一·五馬赫的高速下進行扭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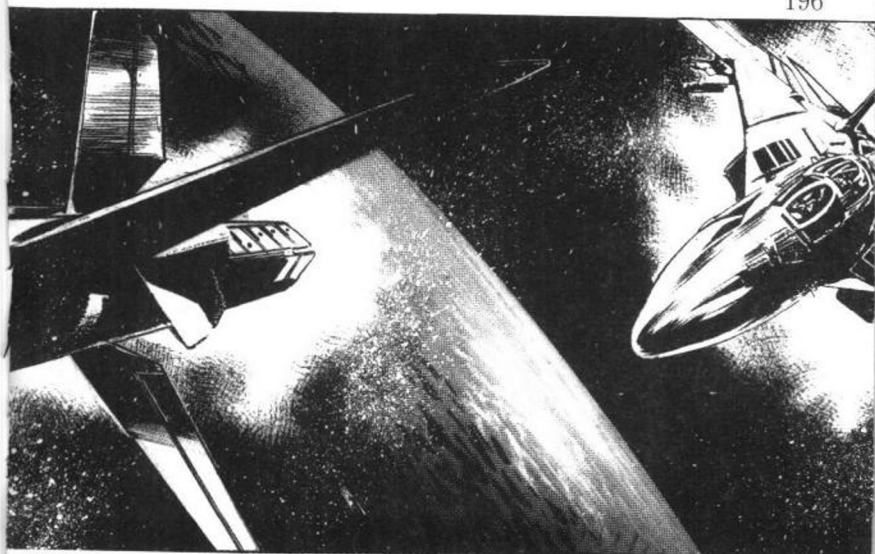
WAS
SHALLS
10 MORE

可是這也難不倒各務。「風神」馬上就滑進了相同的路線。各務眯起了眼睛：

「你沒救啦！快報上名來吧！好讓我幫你立墓碑！」

「你還真有兩下子啊，小伙子……。」突然，耳機中傳來一陣讓人不快的電子合聲語音。

這段話，像是一記重拳似的，讓各務感到一陣嫌惡，全身也彷彿被雷擊中一般難受。那個電子合成語音分不出是男是女，也沒有抑揚頓挫，完全是機械式的風格。這當然是駕駛員為了掩飾身份而耍的伎倆，但剛聽到的那一瞬間，各務還以為是「黑水晶」本身說話了。



「我是絕對的……我是無敵的。」

又是一陣使人不快的語音。但是各務畢竟是身經百戰的傭兵，他還不致於被這點花招嚇得目瞪口呆。

「你果然還是把無線電開著！因為你喜歡享受『狩獵』的樂趣對吧？我會毀掉你的自尊心的！連你的『寶貝盔甲』也一起毀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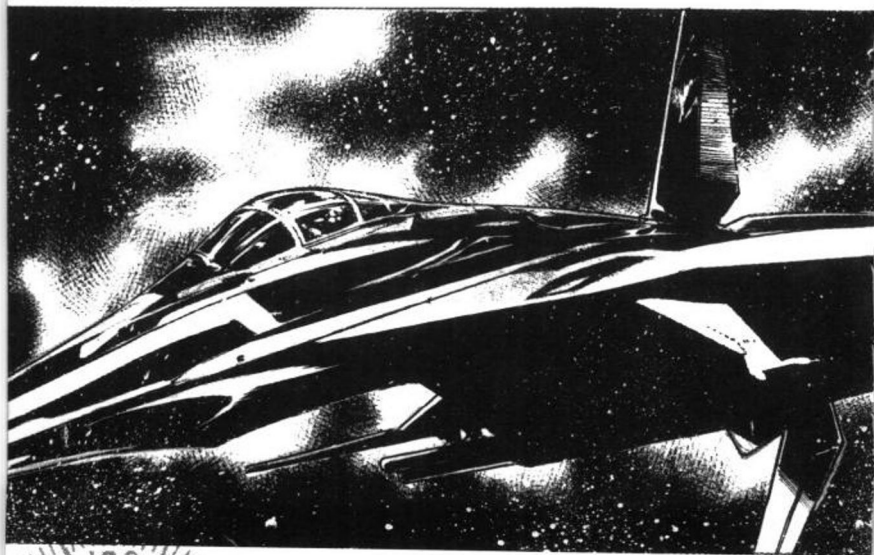
各務不屑的說完，便打開了武器誘導用的雷達瞄準系統。先前，他為了讓敵機誤以為「黑水晶」的隱形性能仍然有效，他一直忍著不肯打開鎖定目標用的雷達。

「什麼？」

當各務按下雷達的開關時，「黑水晶

擊碎！黑水晶

197



」的駕駛員發出了尖叫。在他的聲音背後，「黑水晶」的座艙內的鎖定警器鳴聲大作，就像那天克里普特的座機一樣……。

各務的抬頭顯示器上，攻擊用電腦顯示出「風神」已經逮到「黑水晶」了。

如今，這位黑色帝王的盔甲已經被剝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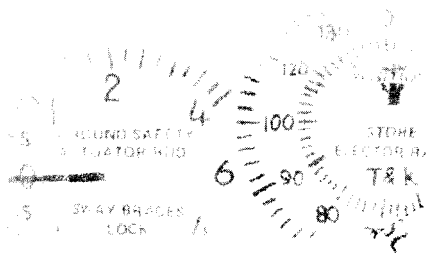
「你的座艙裡不斷昇高的警告蜂鳴聲，都曾經出現在被你殺死的飛行員的座艙裡！很恐怖吧？黑色帝王！『黑水晶』啊！」

「……………！」

突然，「黑水晶」朝右猛轉，開始俯衝了。這次甩頭的動作比剛才任何一次都要強勁。如今，這位黑色帝王開始認真面對自己所處的絕境了。

一旦「黑水晶」認真的開始防衛自己，它所展現出的運動性就更叫人驚異。雖然它現在是處於被獵殺的狀態，可是只要有機會，它還是會反撲回來。各務也明白這一點，拼命的追擊著。畢竟這場戰鬥還沒結束，就算對方喪失了隱形性能，雙方最後也可能只是互相扯平而已，誰也占不到便宜。

再者，假如雨在這時停了，那麼「黑水晶」馬上又會恢復隱形戰鬥力，各務現



在的優勢只能算是暫時的，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這兩架戰機，現在的速度都已超過了二馬赫。

兩架飛機還是串連在一起，鋸齒形滾轉、防衛用螺旋、溜溜球繞圈法、超越攔截等等各式各樣的高級技巧紛紛出籠。可是，不管對方怎麼拼命，都沒辦法甩開「風神」，畢竟就運動性而言，「風神」是略勝一籌的。反過來說，各務這邊也總是欠缺臨門一腳，始終無法完全鎖定住「黑水晶」。

好玩的是，「黑水晶」竟然沒有飛出這片雲雨區的打算。對方似乎也有心在這一個雙方勢力均等的區域好好的鬥上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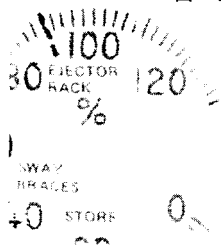
「我真該感謝上帝，能和你這樣的對手交戰！」

「黑水晶」的駕駛員的聲音再度傳來。

「你想玩真的嗎？」

各務聽了這話不禁坐直了身子，這麼叫道。

這時，「黑水晶」為了彌補本身不夠靈活的缺點，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事。黑色翅膀下剩餘的飛彈嘩啦啦的扔進了海中。黑色的帝王竟然為了減輕重量而放棄了自



己的劍。這等於是向各務宣告，自己打算堂堂正正的分出個高下，維護自己王者的地位。

在扔掉了飛彈後，「黑水晶」的行動果然更敏捷了。

「媽的！」

各務這麼罵道，也命令電腦拋棄「風神」掛載的武裝。如今這種情況下，愈靈活愈有勝算。

被「風神」所拋落的飛彈，落進了後方的海裡。

落水的飛彈因為震動而引爆，在水面上製造了龐大的漣漪。

戰場已經開闢出來了……。

「黑水晶」開啟了後燃器，黑色的噴嘴中吐出了白色的火焰。各務隨即也將後燃器打開，黑色與白色的戰機各化成了一股疾風，兩方都想結束對方，為戰鬥畫下休止符。

（拋棄飛彈減輕重量之後，你還想使出什麼怪招……？）

在強大G力的壓迫下，各務推開了護目鏡。他眯著眼望著前方的黑色戰機，沈

重的喘著氣。

剎那間，均衡被打破了。各務眼前的「黑水晶」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就在五〇〇公尺前逃竄的敵機，突然極盡可能的使出了全部的制動力。「黑水晶」開啟了所有的空氣動力煞車板，膨大的機身變成一個伸開雙臂，打算用全身力量打垮敵人的猛獸。剎那間，各務看見了對方瘋狂的鬥志。在如今的局面下，只能靠運動性和火神砲來決勝負，誰飛到前頭誰就得曝屍大海。敵人這次使出了各務剛才用過的一模一樣的招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侮辱敵人，用敵人的招術來殺死敵人。到了如今這種情況，「黑水晶」還是想讓敵人羞辱地死去。

可是各務的身體比他的反應還快，一見到「黑水晶」的動作，便立刻做出了反射動作。

「還早得很呢——！」

各務的狂吼與「黑水晶」逆噴射的轟隆聲打成了一片。

幾乎就在同一瞬間，「風神」也像「黑水晶」一樣開啟了空氣動力煞車板，開始逆噴射。引擎因為過度的使用而悲鳴著，同時，各務的手指扣下了扳機。「風神



」的機身震動著，火神砲的砲彈向前飛舞，兩架戰機的距離在一轉眼間縮短到只有七〇公尺而已。

時間彷彿凍結了，這時的「黑水晶」和「風神」，都凝結在太平洋的上空。

很快的，時間又開始流動了。黑得完美無缺的機身迸出了火花。裝甲的碎片飄散在空中，「風神」發射的火神砲彈，像是被黑洞吸引似的，紛紛鑽入了黑色的機身。

各務漆黑的瞳孔中，這一切都以慢動作在播放著，他扣住扳機的手指，感覺得到火砲的威力。

兩架戰機都緩緩的落了下來。

引擎中彈的「黑水晶」著火了，火焰映照在各務的眼中。

可是「風神」這回也不能全身而退。它的引擎因為超載使用而冒出了火花。

失去動力的兩架戰機，只剩下雙翼能夠繼續滑翔，就像是秋風中的落葉一樣擺盪著。

「求救！求救！左引擎起火，右引擎燃燒室熄火失去動力。現在高度六二〇，

請駕駛員放棄座機，跳傘逃生。重覆一次，求救！求救……。」

「風神」的座艙內再度響起警告聲，機身受損指示表中，引擎部位閃著紅光。

「沒救了嗎……？」

各務喃喃自語著，再度推下護目鏡，扯開了逃生座椅的握把。座艙罩才剛彈向後方，外頭的風雨就立刻打向各務。各務捲起了身軀，連著座椅一起彈出了機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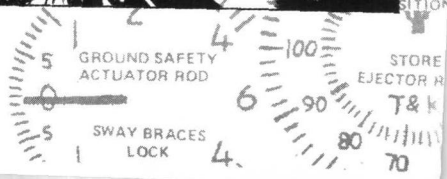
（結束了……是吧？）

他的手指扣了扳機，他親眼看見「黑水晶」被機砲打得冒火，像是在噴血一樣。可是如今他又覺得一切好像都不那麼真實。

頭頂上傳來降落傘張開的聲音，連在身上的彈射座椅也脫落了。各務無力的吊在空中，可是他還是四處張望，想確定一下「黑水晶」的下場。他沒有見到「黑水晶」，但是他看見了一具黃色的降落傘，下頭吊著一個身穿黑色飛行服的駕駛員，在他右手邊約一五〇公尺處飄搖著。

各務用銳利的眼神緊盯著，拳頭不由得握緊了。腦海裡無數的影像像怒濤似的襲來，最後停格時出現的是克里普特的臉。他立刻伸手去摸腰間的槍套，心裡只有





「殺掉他！」這唯一的一股意志，但是，他還是沒把手槍拔出來。

他沒有制裁生還者的權利，各務很明白這一點。

（我沒有制裁別人的權利……還是把他交給命運吧！殺了他，我也會變成相同的殺人犯！各務徹……！是這樣吧？舒密特？）

各務就這樣自問自答著。在戰鬥中殺人，和殺一個沒有抵抗的人是太不相同的，他不希望自己從此就這麼樣喪失了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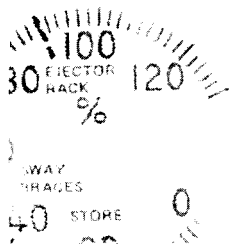
在這種心情的糾葛下，各務還是決定做個正常人。

「媽的！」

他就快摸到槍套的手微微顫抖著，各務咬緊了牙關。他用前所未有的充滿殺氣的眼神，瞪著黑衣的飛行員。可是，情況好像有點不對。對方原本吊在那裡隨風飄盪，這會卻突然急急忙忙的操作傘繩，想要改變滑行的方向。各務覺得驚訝極了。就在這時，上空傳來一陣極其低沉的轟鳴聲，各務不經意的仰頭一看。

「黑：『黑水晶』……？」

連各務也失聲叫了出來。那個噴著烈焰的黑色戰機，仍舊乘著風，無力的劃出



弧線，緩緩地朝海面滑翔。就好像是失去了主宰似地徬徨無措。各務只能呆著一張臉，目送它橫越上空。

「……………」

但下一瞬間，各務睜大了雙眼。就在「黑水晶」的墜落路線上，黑衣的飛行員剛好擋在前方。凝視著這一幕的各務不禁嘆氣了。

「黑水晶」就像是充滿怨恨的幽靈似的，前來取它主人的性命了。

就在主人的面前，「黑水晶」化成了一團火球。四散的無數碎片射進了主人的四肢，紅色的火焰吞沒了這一切。各務不忍的別開了頭，他只聽見如同哀嚎般的爆炸聲，震動著大氣，撼動著太平洋的海水。

同時，另一陣巨響在各務腳邊響起。原來是失去控制的「風神」落水了。龐大的水柱和波紋隨之捲起，白色的「風神」高高抬起了機首，在波浪中搖晃著，在兩點擊打下逐漸開始沈沒。各務眯著眼，皺著眉看著這一切。如今，他只能對這架短命的愛機和慘死的對手，致上最高的哀悼了。

那團吞沒了主人的火球，在千萬個碎片的伴隨下摔進了海裡。這個過去人稱「

黑水晶」的惡魔，如今只剩下漂浮在水面的火焰，映照著深灰的雲層和海水。

大海仍舊和往常一樣，包容了這團代表了憎恨、傲慢和野心的火焰。各務就在海風的包圍下徐徐朝海面接近。他有過多年的傭兵生涯，獲得過數不清的勝利，可是他從來沒像現在一樣，感覺到如此強烈的人生無常的感受。

無常感逐漸轉化成了悲哀，這也和往常一樣。

3

雨激烈的下著，可是，航空母艦「獨立」號的甲板上卻擠滿了人。在這些人群的中央，一架直昇機剛剛才著陸。直昇機還在旋轉的旋翼還是不斷的向外甩出水滴。

當初，當「風神」墜毀的報告傳來時，艦上的空氣立刻被不安和沈痛所籠罩。很快的，搜救的直昇機出發了，所有人都感覺到，這次又要重演克里普特的悲劇了。但沒過多久，附在各務救生衣上的無線電發出了求救訊號，確認駕駛員生還，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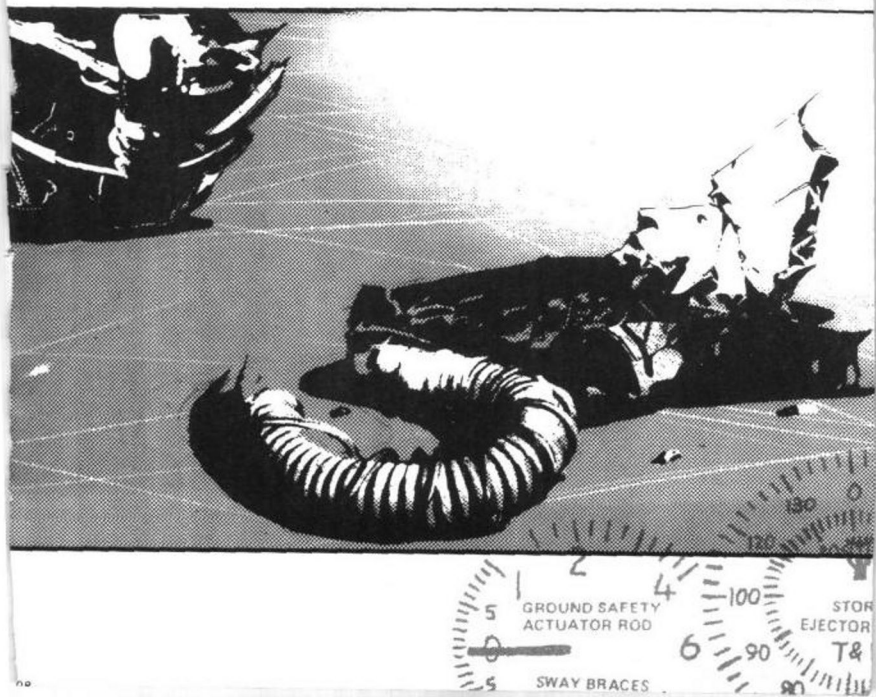
100
ELECTOR
RACK
%
120
SWAY
BRALES
10 STORE
0

上的氣氛立刻為之一變，大伙都歡呼了起來。更進一步，當「黑水晶」被擊落的消息証實後，全艦官兵興奮得幾近瘋狂了。自然，只有二個人除外……。

前去接機的人們，焦躁的等待直昇機打開機門。在人群中，當然也少不了面帶微笑的克藍和紅光滿面的史萊得。相對於周遭吵嚷的人群，他們兩人只是安靜地等待朋友平安歸來。

沒等多久，直昇機機門的內側傳來了開鎖聲，周圍立刻一片鴉雀無聲，只剩下兩點擊打甲板的聲音。嘩啦的一響，機門打開了。

機門的後方，出現了一個飛行服被水



和油污濡濕的人，他靜靜的踏上了濕滑的甲板，微風吹拂著他黑色的頭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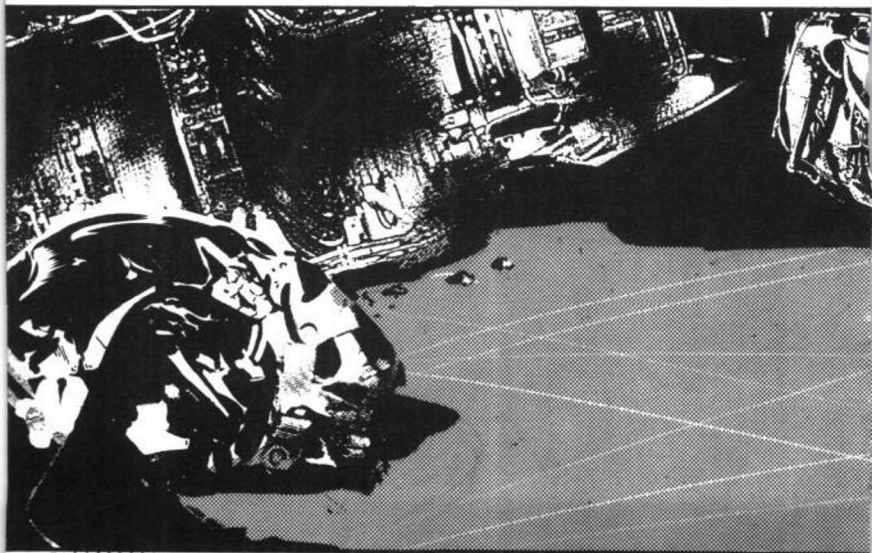
各務眯起眼睛，看著周圍前來歡迎的人，微笑了。這時，周圍也立刻爆起了一陣歡呼聲和笑聲。

各務高高抬起了他手上拿著飛行頭盔，回應這片歡呼，而歡呼的人群也都高舉起拳頭，回應各務的舉動。

「阿徹！」

史萊得透過層層的歡呼聲叫著各務的名字。聲音一路傳到了各務的鼓膜，他掙扎的穿越興奮的人群，朝兩位朋友走去，而克藍和史萊得也朝他走了過來。

三個人又聚在一起了，他們無言地緊



握住對方的手。周圍的情緒更激昂了，使得一旁維持秩序的海軍陸戰隊疲於奔命。

「真是幹得太好啦，阿徹。」

看著史萊得滿面的笑容，各務只是一言不發的把手上提的黑色大提包往甲板上
一扔，引來克藍和史萊得一陣訝異的眼光。

「什麼東西？」

史萊得問道。克藍則彎下了他巨大的身軀，往提包內猛瞧。

提包裡雜亂無章、塞著橡皮管、光纖電纜、LSI晶片、各式各樣的零件，還
有一些黑色的機殼碎片，和一個沾滿了油污的燒焦頭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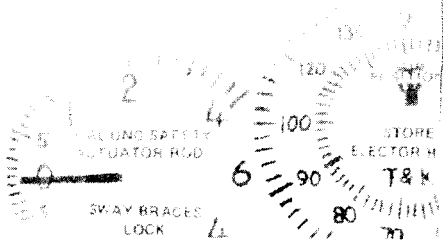
克藍挑出了其中一個LSI晶片，仔細的看著。晶片髒污的表面上，似乎還留
著一些可以用肉眼辨認的文字。

上面寫的是『海洋頂尖企業』。

「這是『黑水晶』的東西嗎？」

克藍沈著的抬起頭，詢問各務。

「嗯。」



各務看著那個破碎的頭盔，傷感地回答道。克藍似乎也發現了他臉上表情的變化，仍舊抬頭望著各務。

「這是『黑水晶』駕駛員的……？」

史萊得不禁皺了皺眉，更仔細的看這些東西。

「是用飛彈擊落的嗎？」

克藍站起來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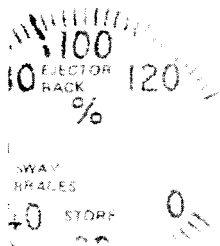
「不，飛彈早就扔光了。」

「扔掉了？」

「嗯。對方先扔，接著換我。因為是近距離纏鬥，『黑水晶』為了彌補運動性不足，才把飛彈給扔掉了。詳情待會兒再談。這些東西是直昇機來之前，我在佈滿油污的海面上撿來的，應該可以當做證據吧。可惜那架飛機整個炸成碎片了，而駕駛員也……。」

「……先別管這些，你已經很累了，別待在這淋雨，趕快進去吧。」

克藍扛起了提包，催促著伙伴邁開腳步。三人就在警衛們的簇擁下，走進了船



艙。

可是，周圍的人即使看不見各務了，狂歡的氣氛還是沒有消退。如今，只有靠下不停的雨，來冷卻這股熱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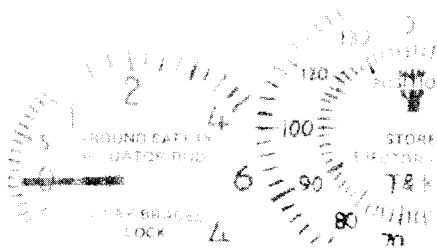
當「各務徹生還」、「擊落『黑水晶』」的消息傳到奧夫耳中時，他倏然站了起來，臉上的肌肉抽動著。往後的這三個小時，沒有人知道老顧問內心在想些什麼。

如今，他失去了他的棋子——黑色的魔法寶石。可是他臉上的表情仍舊沒有改變。他的雙眼緊閉著，因為他明白下一步他該怎麼辦了。

另一方面，當哈倫·德勞收到消息時，他跌坐在椅子上，雙手抱頭，微微呻吟了起來。但不一會，他的心情便轉變成了憤怒，他猛烈地打開了通往奧夫的房間的門。

「有事嗎……？」

老顧問依舊閉著眼睛，沈靜地回答道。哈倫這時拳頭緊握，肌肉因為失血而顯得蒼白。



「早知如此，我們當初根本不該出手才對……。」

哈倫嘟囔道：

「我們根本就不該出手！根本就不該提供『風神』，只要用這個艦隊原有的戰機去當靶就行了！不是嗎？奧夫顧問。」

哈倫愈說愈激動，不斷質問奧夫，並且用拳頭槌打著桌面。

「為了要瞭解『赫克力』的極限性能，我們這麼做是絕對有必要的。哈倫。」奧夫還是閉著眼、語氣沈著、和哈倫的激動剛好相反。

「可是挑選飛行員也犯了大錯啦！我不是提過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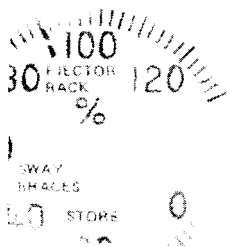
「別那麼娘娘腔，哈倫·德勞。」

奧夫加強了語氣打斷了哈倫的話，慢慢睜開了眼睛。哈倫從來沒見過殺意這麼強烈的瞳孔，不禁倒抽了口氣。

「娘娘腔？如果硬要拿你跟我比的話，好吧，我承認我是娘娘腔！」

哈倫俯視著老顧問這麼說道。

「可是，即使我是娘娘腔，我也有替自己辯白的機會！對不對？奧夫·菲利普



！
奧夫好像根本就沒在聽哈倫說話似的，轉過了椅背。哈倫望著他的後背，不禁笑著搖了搖頭。

「情況演變至此，我也不想隱瞞些什麼了。法庭上見啦，顧問。」

二人之間一陣沈默，只有波浪聲微微的響著。

「不許你這麼做。」

奧夫靜靜的說道。

「不許？別開玩笑了。你還要我繼續犧牲自己，為公司掩蓋過失嗎？這是什麼鬼企業，把什麼責任、罪過全要我們擔當！現在只有靠自己來保護自己啦！不是嗎？我再也不想替這個企業背黑鍋啦！」

「這就是你想說的話嗎？」

「對！就是這些！我勸你到時候也坦白一點比較好。當然啦，這是以祕書的身份在勸你。抱歉，我得走啦，為了下一場仗，我得好好準備一下了。為了上法庭那場仗。」

說畢，哈倫便轉身朝外走去。

「不准！」

哈倫的鞋跟才剛敲到地板，奧夫便一拍桌站了起來，大聲怒罵道。

「『V X計畫』是我的夢！就算我死了，這個計畫也要繼續下去。所以我需要像『海洋頂尖』這樣的企業的力量！我不允許任何人破壞我長年來的夢！不，誰也不能！」

老顧問的眼光更銳利了。

「我才管不著你的什麼夢不夢的！我以後的人生重要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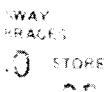
哈倫嘲笑似的轉頭看著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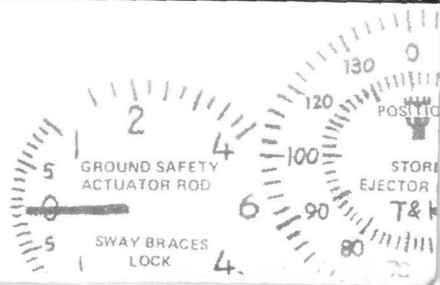
「哈倫！」

「一切都結束啦！我已經失去一切啦！現在只要能活命，我什麼事不敢做？就算是背叛你和企業，我也不在乎！」

「不准……不准你這麼做。」

奧夫這麼喃喃自語，一邊拉開了抽屜，取出了手槍。





「你這樣威脅我，也改變不了我的心意。我只剩這麼一條命了，而且我還年輕，和你不一樣。我還有很多想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

好一陣子，空氣中保持著沈默的均衡。一種恐怖的均衡。最先打破這種均衡的是奧夫。

「好吧，假如你這麼堅持的話，那就沒辦法了……我年輕的時候，也常常違抗長官，想想你倒也蠻像我的。哈倫·德勞。我隨後就來，你先走吧。」

這時，奧夫彷彿全身被瘋狂所圍繞。可是當哈倫注意到這點時已經來不及了。一瞬間，哈倫全身寒毛倒豎。

狹窄的走廊上傳來了一聲槍響。這時，克藍和史萊得正帶者幾名部下，前往奧夫的辦公室。他們倆對看了一眼，立刻帶著部下拔腿狂奔。

一群人高馬大的壯漢就這樣在狹窄的走道上跑著，彎過轉角，閃過幾個水兵。史萊得一把抓住了奧夫房門的門把，用力往裡推，可是房門紋風不動，鎖上了。

克藍二話不說便推開了史萊得，連續朝門把開了二槍。史萊得這才見識到前SAS隊員的敏捷身手，但這不是贊嘆的時候。史萊得一腳蹬開了門，衆人像雪崩似

的一擁而入。

可是一見到房內的光景，大家都呆了。房裡的硝煙味還沒散，就在他們的腳前，一個西裝筆挺的人倒在地上，雙眼無神的瞪著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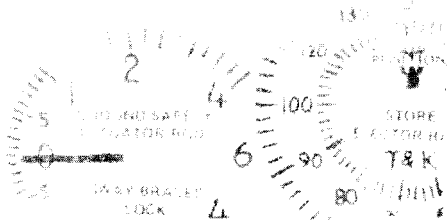
那人的額頭上，開了一個小小的孔，一看就讓人感到噁心。

開槍的正是這個房門的主人。他的表情冷漠，手上還拿著手槍，閃閃發著駭人的光芒。

奧夫緩緩的巡視著這批入侵者。他刻滿皺紋的臉上，浮著辛辣、淒慘而又諷刺的笑容。克藍和史萊得不由得一驚，他們這麼多壯漢全擠進了這間活動不便的艙房裡，現在想後悔也來不及了。面前的老顧問，為了維護自己的最後一點尊嚴，慢慢的舉起了手槍。一瞬間，克藍、史萊得、還有他的部下們都繃緊了神經。可是，槍口並沒有朝向他們，而是指向老顧問自己。

「年青的戰士們啊，仔細看好。這就是失敗者該走的路！」

奧夫話才說畢，槍聲就響了。可是，子彈並沒有貫穿奧夫的腦袋。反而是奧夫的手槍向後彈開，擊碎了身後舷窗，消失在大海中。史萊得的槍口冒著煙，又傳



出了一陣火藥味。

「你沒有制裁你自己的權利。」

史萊得舉著槍，他的眼神從來沒這麼嚴肅過。

克藍也舉著槍，可是史萊得剛才比他更早開火，把奧夫的槍給擊飛了。

（媽的，鋒頭全被你搶去啦……。不過，真是好身手呢。）

克藍將手槍收回槍套。

「奧夫·佛烈斯特·菲利普。我們以殺人現行犯逮捕你。另外，你與國際犯罪第2789號『黑水晶事件』相關，被列為『海洋頂尖』的嫌犯之一。証據就是各務徹上尉帶回來的同一公司的產品。因此，在聯合國要求引渡你受審之前，你將暫時由我方拘留保護。你的一切權利都將暫時凍結，我方會派遣一位律師給你……。」

史萊得仍舊把槍口對準奧夫，這麼說道。一旁的陸戰隊員立刻上前給奧夫戴上手銬。這段期間，老顧問的表情絲毫未改，身體一動也不動。

直到奧夫在史萊得部下帶領下走出房間時，他的額頭上才滑下了一絲血痕。這是剛才手槍彈飛時碎片所劃傷的。



「把遺體整理好。雖然是嫌犯，但仍舊是死者。要慎重點。」

史萊得一面收槍一面命令剩餘的幾個部下，可是克藍卻先一步跨了出去，取出手帕蓋住了哈倫的臉。然後抱起了遺骸，在史萊得注視下走了出去。

「這個人，也曾經拼了命想活下來，雖然行徑為人所不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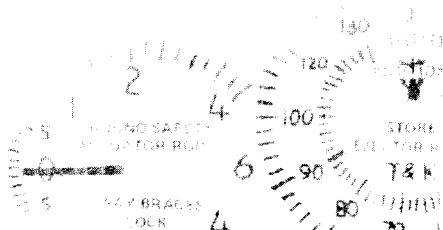
克藍這麼說道，抱著遺體離開了房間。史萊得看著克藍的背影，深深感覺這才是真正的戰士。

一切都結束了。曾經用火焰染紅太平洋的「黑水晶」。也粉碎沈沒在太平洋之中了。

史萊得嘆了口氣，他該做的都已經做了。未來只剩下審判的過程。而明天，又要恢復平淡無奇的航海生活了。

史萊得又回頭望了房間一眼，才輕輕關上了門。一陣海風灌進了破碎的窗戶，吹進了空無一人的房間。

二星期後——。



美利堅合衆國猶他州的鹽湖城。

今天的鹽湖城一片風和日麗，幾片碎雲和微風拂過大地。陽光也暖暖的，映照出石階上的二個人影。

「那些零件經過科學技術調查局鑑定，終於認定是『黑水晶』的零件了。」

一個寬肩闊背的男子，用低沈的聲音和他身旁的人說道。他的伙伴並沒有點頭。他們兩人都穿著黑色的西裝，戴著墨鏡，身較高的人還戴了頂帽子。乍看之下，這兩個人的身材像大人和小孩一樣。身為伙伴的東洋人體格也十分結實，可是和一旁的巨漢相較之下，就微不足道了。

不用說明，他們就是各務徹和克藍·舒密特這對傭兵搭檔。

他們的手上，都握著一束昂貴的，卻又毫不五彩繽紛的白花。各務另外還帶著一個白布包。

「奧夫他怎麼樣了？」

各務很不情願的開口拿這件事當話題。

「這個月要舉行第一次審判。因為是前所未見的國際企業犯罪，所以檢查官、

100
120
%
SWAY
BRAKES
40 STORE

律師的人數相當可觀。我看，要定罪還得花好一段時間。」

「『海洋頂尖』真的把奧夫犧牲掉了嗎？」

「嗯，痛快得很。其間費了不少口舌。原本國際輿論對這件事都感到很憤怒，但久而久之，不希望『海洋頂尖』企業就此垮台的人，展開了政治活動，想要饒它不死。畢竟，它創造出了世界第一的戰鬥機，誰也不希望這種科技就此石沈大海。」

「真是無恥。」

各務不悅的咒罵著。

「可是，我費盡苦心搜集到的零件，已經證明是他們的了，『海洋頂尖』的研發部門總不能否認這一點吧。」

「嗯，說得也是。」

二人走上了種滿光滑草皮的墓地旁的石階小徑。供奉在各個墓碑前的花束飄著輕香，各務過了好一會，才繼續說道：

「話說回來，當初引起這次事件的鑰元素，結果到底怎麼樣了？」

「咦？有那種東西嗎？我怎麼沒聽說？」



「舒密特，你真是……。鏽元素呀！放射性物質呀！製造核子彈的原料呀！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是開玩笑的。可是你……為什麼不說那是核能發電的燃料，而要說它是製造核子彈的原料……？」

「你管我！」

「不提這個，你難道都沒有看報紙嗎？」

哼！各務的鼻子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唉！真搞不過你。我只好給你這個無知的伙伴再上一堂課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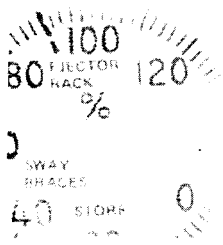
克藍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微笑。他俯視著各務。

「多嘴！誰說我無知了！我只是一直忙著處理工作的事，所以才疏忽了！」

「好吧好吧，我就說吧。」

（嘿！還敢強辯！只要有看過報紙的人，沒人不曉得這條新聞呀。）

克藍沒敢把他心裡想的話說出來，他怕各務知道「自己居然連這種報紙上的頭條新聞都沒看過」之後，會像刺破的氣球一樣轟然爆炸。



「聽了你可別洩氣啊，其實就藏在夏威夷群島中的某一個小島上，那個島是『海洋頂尖』以開發休閒設施的名目擁有的。」

「連船一起嗎？」

各務為對方的大膽而感到驚訝，睜圓了雙眼，克藍看了更加得意。

「嗯，藏的很好。而且為了偽裝，他們還在偽裝上蓋了家屋，還有些人就住在上頭呢。」

「那些人當然也是僱來的。只不過他們壓根沒想到，自己會睡在數以噸計的放射性物質上面。」

「這真是太……。」

二人相對苦笑著繼續向前走。陽光真是舒服，一點都不嫌燥熱。

「既然他們把那東西藏的那麼仔細，那麼他們就更甩不開企業犯罪的指控了。」和剛抵達此地時不同，各務的心情逐漸開朗起來了。

「這麼一來，那些設法想替『海洋頂尖』開罪的人就更煩惱了。犯罪事實已經這麼明顯，再掩飾下去就是要與全世界為離了。」

「哈！那正好！自作自受嘛，讓那些人煩惱一輩子吧。為了這次事件，有多少人因此而喪生了呢！」

兩人之間再度沈默了下來。

「我記起來了，有一封信是寄給你的。」

「信？」

「是聯合國國際法庭的通知。要你對擊落『黑水晶』的事作証。」

「哦。」

各務對這種麻煩事最不感興趣了。

「別臭著一張臉呀。畢竟，那傢伙是你擊落的吧。」

克藍用平淡的語氣說道。

之後，他們沒有再對話，走進了寂靜的墓園。他們今天的目的地在角落，那裡只有幾株樹影，是個照得到陽光的好地方。各務脫下了墨鏡，把帶來的花束供在墓碑前，而克藍則把脫下來的帽子放在胸前，表情肅穆的在默禱著。空氣中只有小鳥的啾啾聲，和遠方教堂傳來的鐘聲。



不一會，兩人抬起了臉。

「這說來也奇怪，你竟然連錢都肯出，硬是要照顧他直到最後……。」

克藍重新戴上帽子，微笑了。

「嘎？哦……。」

各務搭著腔，又把視線放在墓碑上。那裡有二個墓碑，並排在一起。

「他也只有哥哥一個親人，總該有人幫他也立個碑吧。否則做鬼來找我，我不

就頭大了。」

克藍咧著嘴，微笑地聽完各務的話。各務覺得不對勁。

「怎：又怎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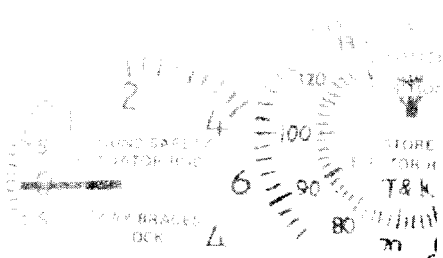
各務又戴起了墨鏡，他懶得搭理他那無聊的伙伴了。

「沒什麼。」

克藍愉快的笑著說道。也戴上了墨鏡。

一旁的各務，開始剝掉另外一樣東西的白色包裝紙。

「那是：什麼？」



「酒哇。」

「酒？」

「嗯。當初我跟克里普特約好了，等到平安返回母艦，我要請他喝一杯，慶祝他完成第一次任務。」

去掉包裝一看，原來是一升瓶裝的日本清酒。

「這是日本的好酒。」

各務一邊說，一邊拔掉了瓶塞，嘟嘟囔囔的把酒倒在墓碑上。透明的液體在陽光下閃耀，淋濕了墓碑。

「喝個痛快吧，克里普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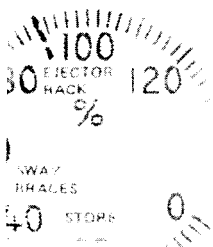
克藍默默的注視伙伴倒酒。

「以前，我的父親說過……。」

「……………」

各務看著墓碑繼續說道：

「人類自從由人猿進化成人之後，全世界只剩下二個共通的文化。你知道是什



麼嗎？」

「……不知道。」

「是音樂，還有戰爭……。如果說，表現人類各種意念的繪畫、文學、電影、戲劇可以算是文化的話，那麼具體表現憎恨和憤怒的戰爭，也能算是一種文化。一種可悲的文化。」

各務開始在克里普特的哥哥——馬克的墓碑上倒酒。

「各種文化都會有興衰，可是戰爭卻一直存在。假如把歷史上的戰爭都加起來，你想一共死了多少人？為了創造英雄，為了變成英雄，人類到底流了多少的血……？而劫後餘生的人更不可計數了！可是，這種悲劇卻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各務不屑的說道。然後把倒空了的酒瓶放在兩個墓碑之間，才繼續說道：

「戰爭中是不需要英雄的。」

「……。」

各務看著面前的兩個墓碑，克藍則想看看穿各務的痛苦根源。世界各地的戰友們、親人們、愛人們、朋友們……還要再重複幾次今天這種場面呢？

「……好啦，走吧。」

克藍將他的大手放在各務的肩上，催促著他。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呢。只要有戰爭，有弱者向我們求助，這條路我們就得一直走下去，是不是？」

「嗯……說得也是。」

兩座墓碑，望著逐漸走遠的那兩個人。墓碑上，刻著如下的文字：

「二位年輕的英雄「克里普特·羅倫」「馬克·羅倫」兄弟長眠於此。
依上帝之名，他們將得到平靜與和平了。」

上空，二隻白鴿緩緩的飛了下來。幾片白羽毛隨風飄舞。透過樹葉直射下來的陽光像是聚光燈似的，照亮了離去的二人和白鴿。停在墓碑上的二隻白鴿望著那兩人愈走愈遠，直到看不見了，才再度振翅飛去。

鴿子能看穿他們的未來嗎？未來，他們二位傭兵，還會再走向戰場嗎？被戰爭吸引的人、悲哀的人們，仍舊要在這條路上走多久呢？

像是被這兩隻鴿子引導似的，其他的鳥群也一同振翅飛進了空中。

